

1936 年
第 2 期

海
滨
文
艺

No. 2
19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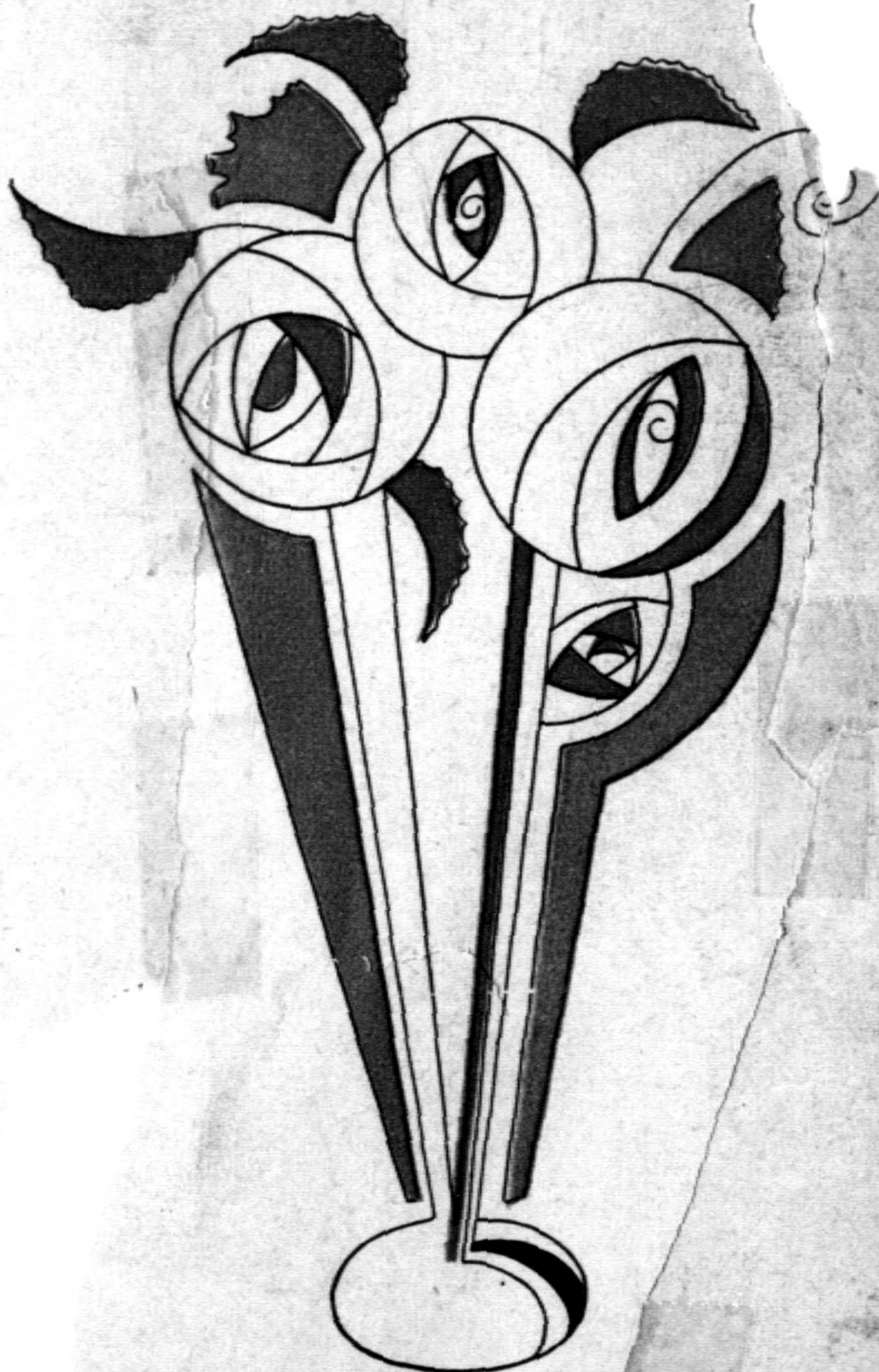
R
524. 8233
752 .1

国图藏书



3 1595 8406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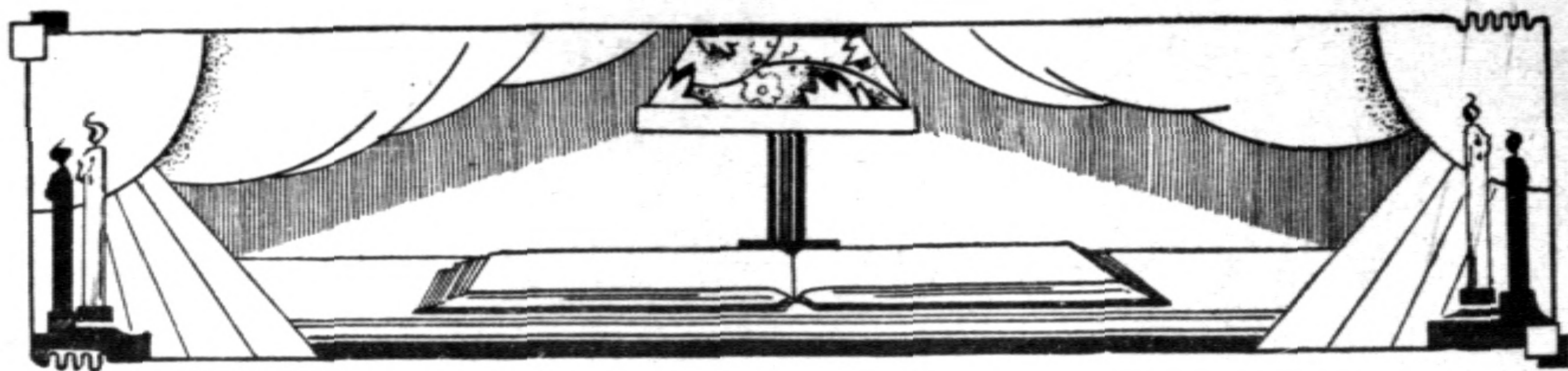
新文苑



2



R
524.8233
7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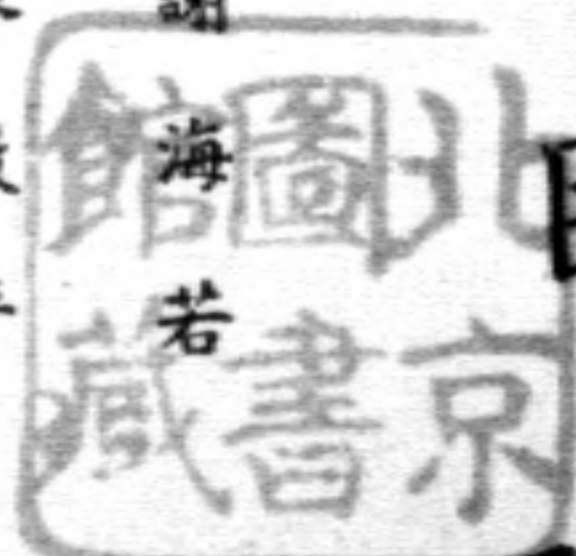


論 著 戲 劇

海濱文藝 第二期 目次

封面
木刻
素描

謝海若
張致平



詩人歌德底創作生活

黃勛吾

托斯退益夫斯基的戀

俞念遠譯

亨利·海涅及其歌集

楊樹華

萊森誕生二百年紀念的回顧

趙世銘譯

超現實主義之前前後後

李東平

陳子昂評傳

沈炳華

西廂雜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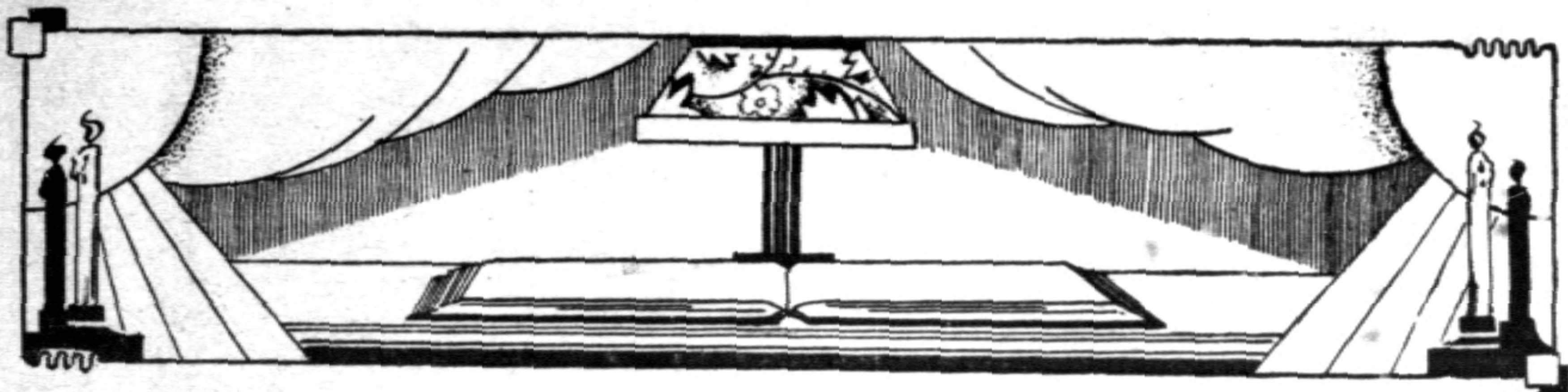
吳其敏

論詩

沈達材

流落

陳琳



歌 詩 文 散 說 小

沉 無名碑 荒野的牧歌 阿谷之女 黑貓 求學捷徑 醒來罷！ 彷徨 橋 夜來香 夜 水手外一章 短吟三篇 漁家 寵及其他 詩一章

補白
編後

林希雋 孟昭 寒櫻 樓霞 掃塵譯 金滿成 白鷗女士 侯汝華 方之中 林希雋 謝海若 侯汝華 林英強 吾 吳其敏 寒櫻

霞 霞



工場(木刻)張致平作



素描

謝海若作

詩人歌德底創作生活

黃勳吾

(一)

假如你會想到萊茵河上千古洶湧的銀濤，那末，你就會聯想到萊茵河北岸有一個充滿了生命力的條頓民族底存在；同時，你也就會聯想到那個民族中有不少在全人類文化史上建立了偉大功績的巨人；而，在那些巨人中，又將會叫你意識到詩人約杭烏剛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是其中最偉大的的一個。

『歌德，是個偉大的天才，可是並不使你感傷流淚，他的感情同天地的變幻一樣繁複；但是他的智力，就是太陽，照耀一切，籠罩一切，他並不受感情的驅使，他的感情受他判斷力的審判與節制。所以，我覺得，歌德是大作家的活模型……』

『他的特點，不僅在幽雅動人的氣力，創造構思的靈巧，不僅在善用判斷力以節制他的熱情；他的特

點，也在於他智識的豐富，意緒的深遠，與感情的繁複。

——Thomas Carlyle——

『歌德……他有一個清明廣大的理性，真摯親切的感情，極端純潔的心。』

——J. G. Herder——

『歌德是人類的人中最偉大的。』

——Wieland——

與詩人歌德同時以至歌德以後對於這位巨人整個人格與作品的批判，篇籍紛繁，我們真是舉不勝舉，但從上面數家的批判中，正不難窺見詩人歌德簡單的輪廓啦。

(二)

歷史告訴我們，他，詩人歌德雖也曾經在魏瑪（Weimar）渡過一段悠長的政治生涯，但他却始終沒有放下這

一扣創造新意志文化，不，十九世紀歐洲文化的沉重的担子。他以戀愛作他生活的中心，他就在這戀愛的中心上放射出一切生活的光環；看，那光環中是永遠永遠湧現着那位巨人魁偉底影像。

這裡，讓我從他那麼錯綜，那麼豐富的全部生活中，擷取一部分——創作生活來說一說吧。

詩人歌德的創作生活，顯然可以劃分三個時期：

第一期是浪漫主義時代

第二期是古典主義時代

第三期是浪漫與古典底渾化時代

在第一期中，是詩人歌德的少年時代。

這時德國的社會背景，是歷史上有名的狂飆運動時代

• (Sturm und Drang) 法國的盧騷 (Rousseau) 英國的莎

士比亞 (Shakespeare) 理查生 (Richardson) 都是這新時代思

潮的先驅，德國的萊生 (Lessing) 黑德兒 (Herder) 更是那

狂飆運動底實際領導者，少年歌德，在這個運動中，是一位

位生力瀾漫的異軍。他們在消極方面，主張打倒權威，剷

除社會上的傳統思想，廢去一切偏狹的格律規則。積極方

面，却發揮情感主義，自由主義，革命與天才。我們的詩

人便在這時代之下產生了名劇瞿之 (Gotz von Berliching-

二) 這劇本是描寫那十六世紀的騎士，他爲了維持正義，

招募了許多同志，去反抗暴虐不仁的權威者，給無數可憐的老百姓解去自身的鎖鍊；瞿之最後終不免於禁死，但他臨死的一刹那還是忘不了正義與自由。這劇本從藝術方面說，是大膽的擺脫了三一律的束縛；（所謂三一律，是在戲劇中：時間，空間，情節三者的一致）從意義方面說，是充滿了以熱情衝破一切秩序與制度的精神；故不愧爲狂飆時代的代表作品。當一七七二年的仲夏，歌德在鄉下的跳舞會中，他無意間遇見一位媚眼迷人的年輕姑娘勃甫夏綠蒂 (Charlotte Buff)，而這位年輕的姑娘却是他的朋友昔史丁該南 (Christian Kestner) 的未婚妻；他歌德對她雖然會發生火一般的熱愛，然而他覺得這熱愛的結果是不會給他圓滿的收場，於是，他忍着悲酸的眼淚走了！當他離開了圍次那 (Wetzlar) 域時，他的另外一位青年朋友耶歌撒冷 (William Jenusalem) 因失戀於一位貴族的有夫之婦而飲彈自殺的不幸事件傳到他的跟前，再滲入他自身因愛而不得其愛的苦痛經驗，終於使他寫成一部哀艷動人的小說——少年維特之煩惱 (Die Leidsln Des Jungen Werthers) 這部小說寫作的方法是用舒卷自如的書簡體裁，內容是抒寫一位熱情橫溢的青年維特 (Werther) 跟少女綠蒂 (Lotti) 的戀愛事迹。他們在晴光暖翠的大自然懷抱中過着他們甜蜜的芬芳的初戀，他們真是一對天上幸福的小鳥；

秋風中，綠蒂的未婚夫歸來了！維特才從好夢中驚覺：雖然綠蒂的未婚夫對他沒有猜忌，但他却感到內心無限的苦痛與彷徨，他終於走了。他在某使館和靜的工作中，有一天，他又在某伯爵底宴會中，因為愛上一位貴族的小姐，而受到特殊階級嚴重的侮辱，這種可恥的事情真是叫他格外難堪，他又走了。他暫時投奔於某公爵，他厭倦於無聊的生活，想從軍而被阻不成；最後，最後他另走到綠蒂那裏想取得一些新的生命。可是，世界變了！那位當年叫人魂搖骨軟的姑娘，已經變成一個能幹的主婦；他覺得戀愛再沒有希望了，他覺得他心靈的高空是罩滿了黯淡的黑雲！而他還勉強抱着一個已經創傷了的必，於無人處找到舊時的戀人傾說他滿腔的心事；綠蒂的青春之戀，在這一剎那間又被喚起啦。他瘋狂，他想抱緊這位古希臘的女神來一個痛快的甜吻，但嚴酷的道德，終不許綠蒂去接受他的熱愛。越夜，終於使這位可憐的熱情的青年造成那自殺之悲劇！我們明白：這一部悲劇底成功，是詩人歌德個人內心的矛盾生活底反映，也就是那狂飈時代整個的社會意識底反映；因為那時自然主義跟浪漫主義剛作正面的衝突，前者注重理性，後者標揭情感；前者是固執的自然神教者，後者是自由的汎神論者；理性跟情感的衝突，正是書中所表現的基本悲劇的人生。這本書的描寫少年維特心理

變幻過程的細膩，悲抑情調的深刻，它能騙取數百萬讀者的眼淚，染成一個時代的『維特熱』(Wertherfieber)。(當一七七四年少年維特之煩惱出版，一般青年大受感動，追慕維特之風而效其裝束，青衣黃褲的『維特熱』流行一時，因憧憬於戀愛而致於自殺，更屬不少。)自是必然的結果了。以後，他和順愛曼小姐(Schöne mann)相愛，又創作了不少美妙的詩歌。

在第二期，是詩人歌德的壯年時代。

歌德少年期因追求愛而引起了幻滅的悲哀，而引起了內部生活與外部生活的矛盾，到此時期已達到相當的慰藉與甯靜；這，意大利的旅行是使他思想轉變的一個最重要的關鍵。

我們知道：當十八世紀最後二三十年間，正是古典主義重新抬頭的時候，那時意大利，法蘭西，和英格蘭許多文壇健者，多不然而然地走入這個動向；德意志以經濟落後，轉變雖然沒有像意法等國那麼快，可是，她結果終不免捲入這個世界文化的漩渦中。

在一七八六年的初秋，他，詩人歌德對於政治生涯覺得厭倦了，他想找尋一種新的刺激，他想讓他的生活再起了一個波瀾；於是，他決然向那古希臘文化的兒子！意大利作一個長時間的旅行。從這旅行中，他流連過那清光軟

翠的威尼士，(Venice)維羅那，(Verona)醫冷翠，(Flor-
ence)他體味到那均衡，和諧與平靜的古希臘底造形藝術
，阿波羅(Apollo)·幻那(Juno)黑克列西(Herkules)……
他的內心深處湧起了無限的美的情調與奇異的光明！

『此後，我可以說，開始了一個新生命。我現在用我
自己的眼見我生命的全體，從前只是部分的。我現在
看見我青春所有的夢幻顯現在活的具體形式裡。』

這是詩人歌德於狂喜之餘，寫給他的戀人斯坦因夫人
(Charlotte von Stein)的一段小報告。

他旅行底結果，除寫了一部意大利遊記(Die Itali-
sche Reise)和二十首羅馬歌(Römische Elegien)外，還先
後完成三部古典主義典型底名劇——伊弗根尼(Iphigenie auf
Tauris)、愛格蒙(Egmont)，和塔梭(Torquato Tasso)。
在意大利遊記中，我們可以看出詩人對於宇宙萬物具多方
面的興趣。(歌德對於植物學，礦物學，地質學等的新見
解，這部書畧有述及。)伊弗根尼是寫英雄亞堅民諾(Ag-
amemnon)之女伊弗根尼，於戰爭紛紜中，給女神送到桃
西(Tauris)島上去，她便在島上做了女主教；島王托亞斯
(Thas)很仰慕她，想向她求愛，終給莊嚴的純潔的女性
伊弗根尼謝絕。當時島上有一種殺人祭神的蠻風，她的哥
哥粵乃斯特(Orest)激於母殺其父的復仇之念，約了朋友

比拉德(Pylander)同往盜丁那(Diana)神像，事未成被捕，
島王正想把他們作祭神的犧牲品，伊弗根尼以高貴之人格
與心靈拯救了他們，並且為她的哥哥洗滌心中底罪過，結
果被赦回家。本劇完全是一種善征服了惡，理性克制了邪
慾的象徵。愛格蒙是一都歷史的悲劇；劇情是敘述荷蘭為
要求獨立與自由，決然跟西班牙腓力二世(Philipp II)抗
戰，民族英雄愛格蒙，是領導弱小民族摧毀暴力的主角，
但不幸他被擒而為阿爾巴(Alba)所殺害了。這一部的劇情
誰很簡單，可是描寫劇中的各個人物却很生動；女角克萊
新底柔情綽態，尤足叫人傾心。塔梭是寫詩人塔梭作咏史
詩，獨立之耶路撒冷(Das befreite Jerusalem)得到非拉
拉(Ferrara)王的激賞，並且受王妹的愛慕，王命妹子把
放在那亞里奧斯陀(Ariosto)塑像頭上的花冠，轉贈於塔
梭；秘書安東尼(Antonis)却以此生妬而發出一種尖銳的
冷諷，這麼一來，真叫多疑的塔梭陷於瘋狂的錯亂中，後
來安東尼對他表示抱歉，塔梭却反拔劍相待；不久，塔梭
因反省與自覺，又與安東尼攜手了。從這一部劇本中，我
們又可以看出歌德內部生活的突變。劇中主角塔梭正是歌
德中年期人格與生活的象徵——他有流動的生命，而他終會
叫這流動的生命納入於規律化的生活形式中。這，跟他前
期的創作少年維特之煩惱中的少年維持，只握住奔的放熱

情，不顧一切的秩序，定律，軌道，真是判然不同了。喀萊爾(Carlyle)以爲：『維特是陷於悲劇命運裡而對於自己生活毫無反省的少年歌德，而塔梭是在黑暗中亟求自救自拔的中年歌德。』這也可以說是歌德由熱情的浪漫主義走到理性的古典主義的一條路線。

在第三期中，是詩人歌德的晚年時代。

中晚年之交的歌德，在一種和諧的生活中，著有維廉的求學時代(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續作的維廉的漫遊時代(Wilhelm Meisters Wanderjahr)和詩與真(Dichtung und Wahrheit)等書，這些都是人生的經驗與智慧的結晶品，往日火樣的熱情，在這兒是沒有牠的痕迹了。

然而，他，我們的詩人歌德，將像深秋病榻一樣的搖落麼？不，決不，他的最偉大最成熟的作品，還要期待這八十多年的老蚌的孕育呢。

誰都明白：浮士德(Faust)是詩人歌德終生最大的收穫，也就是世界詩壇上最大的收穫；而我們要了解詩人歌德的全生涯的意義和他對於人生的見解，也只有從這浮士德一書去探求。浮士德是取材於古代的神話，而那古代神話所附着的慾的追求，生的苦痛，光明的渴慕……舉凡包括一時代人類心靈的秘密，完全給我們的詩人抓住了！全書分上下二部，上部自一七七二年寫起，到了一八〇八

年告成；下部自一八〇〇年寫起，到了歌德死的一年——八三二才脫稿。總計這部名著的創作過程，一共要費了六十多年的歲月，這種毅力與精神，真是值得我們萬分的敬佩呢！

本劇的綱要，在歌德的草案中有這樣的說明：第一部：尋求深入全自然的合作和他同感的理想的努力——形式和無形式之間的鬥爭。——在黑暗的熱情中從外面的人生的享樂。第二部：行動的享樂及有自覺的享樂。美。從內面的創造的享樂。第一部的劇情是：浮士在哥特式的幽暗的書齋中，做一個忠實的真理追求者，他正想不出一個難題的答案，忽然給神祇說了幾句淡漠的話，他的生之意志便倏爾消失；他想飲鴆自殘，禮拜堂復活節的鐘聲响了！他的生命的熱流忽又重新湧起；而那否定的精靈靡非時特匪列司(Mephistopheles)却想以低級的感官享樂來玩弄一下浮士德的命運，浮士德雖知道靡非時特是黑暗，罪惡的魔鬼，但他爲了求知慾與好奇心的衝動，終毅然跟惡魔訂了一張打賭生命的契約。於是，惡魔帶着浮士德走到魔女之廚，給這位年高的浮士德以反老還童的靈漿，示浮士德以魔鏡中的裸體美人的幻影；這，真的叫他給迷住了。春天。浮士德在某禮拜堂前又瞥見一個年輕貌美的姑娘，她就是花一樣的瑪甘麗(Marguerite)啦，浮士德給這一抹彩霞

射得像喝醉了酒般的顛亂，他向她求愛，他在這兒造成了許多滔天底罪孽；而，惡魔又帶他遠颺哩。在那極感官之樂底「瓦爾普幾之夜會」，浮士德幾乎離棄他精神的本源，他給情浪淹沒了！然而，他終會從歡樂中憶起那悲慘的身繫固固的瑪甘麗，他和惡魔親到獄中想把她救出，但她却沒有法子用眼淚洗淨她的良心，她死。這是一段多麼凄美動人底故事呵！第二部的開場：浮士德隨着惡魔在奔赴他們遼遠的旅程：他倦了，他躺在那羣山環抱的一塊綠色的草坪上，他想緊閉一下眼睛以減去周身的疲乏；而，自然界呈着一幅幅美麗的晚景，一聲聲曼妙的音樂，終使他懽欣起舞，使他感到一個有力的決定：「永遠地努力去實現那最高的生命。」他從苦痛記憶的逃脫中，走到一個新的生活方式——偉大事業的創建。他跟惡魔去到某皇帝的朝廷，爲某皇帝發展金融，計劃軍事，並且爲了皇帝的請託去「母親」國召現古希臘的標準美人海倫，他迷惑於海倫的美貌，想把她緊緊抱住，但，轟然一聲，海倫的幻像却在煙霧中消滅了。浮士德爲要把捉那美麗的幻像的實體，於是，同他的僕人瓦格訥所創造的小人阿命丘拉司（Homunculus）（阿命丘拉司僅有軀壳而沒有靈魂。）到希臘去，恰巧在一個「古典的瓦爾普幾司之夜會」，浮士德跟海倫相遇了；他們由戀愛而結婚，（這是象徵古典主義與浪漫主義

的結合。）由結婚而產生了小孩子；最後，海倫又像幻影般消逝啦。浮士德他從希臘歸來以後，又爲皇帝建樹許多光榮的政績，皇帝想酬勞他，便給他一片土地。那土地雖還不小，但很荒僻，並且不時給海濤掩蓋着，浮士德他下了決心想把荒地弄成樂境，積年累月的經營，終把這個澤地開墾成功了。他認爲不私自地爲人類服務是他快樂最高的滿足。他的臉上呈露着光榮的微笑。然而，當他發覺惡魔靡非時特爲了完成他的事業，而燒毀了教堂裡的二個可憐的生命，他不安；這一夜，「憂慮」的女鬼把他的眼睛吹瞎了！可是他心地倒格外光明，他更確定他那不私自地爲人類服務的信仰；當他高呼着：「等一等吧，真美的時間！」他便停止了最後的呼吸。天使從惡魔的掌握中，迎迓這不朽的向上的靈魂升入極樂的天府，那兒，舊日的戀人瑪甘麗正在招呼他去受神的仁愛的恩寵。浮士德勝利了！

這本劇啓示我們的意義，是表現宇宙間底善與惡，光明與黑暗，肯定與否定，求心力與離心力的兩性的矛盾，及由矛盾克服而來的必然的不斷的上進。而全劇的內容完全全是十八與十九世紀二個時代文化的縮影。故上部充滿了凄美如夢的詩情，而下部却貯藏無限的深微的思想；總括起來，我們可以說：全劇是「一個哲學的旅程。」現代美國哲學家升他安那（Sartre）對本劇就有這麼一個

評語。

(三)

歌德終生在戀愛中，歌德終生在哲學的冥想中，歌德終生在文藝的創作中，歌德每一次生活的變遷，就啓示一次人類生活上的重大的意義。

「我的作品，就全部來說，是合與一般有志尋求世界人生最深意義的人們受用；如果就各部來說，是合與

那些向詩人尋求悲喜的人們享樂。」

這是詩人歌德對他自己作品忠實的批判。

當一八三二年的暮春，我們的詩人走到了人生最後的終點了，他在彌留之際，還叫人給他打開一面窗子，他還想多得一些光明。呵呵！這真難爲了他那八十三年奮鬥的生命！

人說有電光石這樣東西，把它晒在陽光里，它便吸收光線，到晚來發亮一會。我尋的這個人就譬如電光石。我覺得他的眼光看過我的臉，他的頰，他的衣扣和衣領，這種感覺使我把他的一切都十分的神聖視，十分地重視！在這一剎那中就在一千金來我也不肯把這青年放手。我在他的面前非常適意。——請你千萬別要笑！威廉，假使是使我們快活的，便是幻像麼？

——節錄郭譯少年維特之煩惱——

托斯退益夫斯基的戀

俄·莎菲女士作
俞念遠譯

安瑜塔最初的文學成功，感到很愉快，她立刻開始寫第二個故事。這個故事的主人翁是一位年青人，他是遠離家族，爲他的僧侶的叔父在修道院裡養育大的。這主人翁的名字叫做米哈意爾，有些類似「卡拉馬左夫兄弟」(Brothers Karamazov)裏的阿里育沙。幾年之後，當我讀那篇小說的時候，我立刻被類似之點所感動了；我把這件事告訴托斯退益夫斯基，在那時，我是常遇見他的。

「我相信你是對的，」他拍一拍額角說。「但是我敢發誓說，當我創造我的阿里育沙的時候……或許他是無意識地在我的記憶中了，」他停了一會兒之後，接着說。

當安瑜塔第二個故事出版的時候，來了一個尾聲；一封托斯退益夫斯基的信，落在我的父親的手裡了，因此有一個大騷動。在安瑜塔寫信給托斯退益夫斯基的請他來訪之前，我們幾乎很難從鄉下回到彼得堡去，托斯退益夫斯

基，真的，在指定的日子來了。我還記得我們非常熱狂地等待他到來，希望他要來到的一點鐘之前，我們聽見每一陣門鈴的響聲都要飛跑至門口去。但是托斯退益夫斯基的第一次的訪問是完全失敗了。

我的父親無故極嫌惡所有的文人。他允許我的姊姊與托斯退益夫斯基認識，這是事實，但是他心裏是懷着一種不安的，當我們要回轉城市去的時候(他逗留在鄉下)，父親別離的時候，向母親說：

「麗沙，你要留心你所承擔的大責任。托斯退益夫斯基是不屬於我們的社會圈的。我們到底知道他幹些什麼呢？他只不過是一個新聞雜誌的投稿者，和以前坐過牢就是了。除了好好兒接待他之外！我們必須要很當心他。」

父親尤其特別囑咐母親說，不應時刻離開安瑜塔獨個人與托斯退益夫斯基在一起交際。我請求允許出席這第一

次的會晤。我們的兩個德國的老姑母故意藉口這樣那樣的事情，不時地走進這房子裏來，凝視着我們的來客，好像他是個奇異的動物；後來她們兩個坐在沙發上，一直等了他去才走開。

安瑜塔與托思退益夫斯基第一次的會晤，她是非常失望的，她對於第一次的會晤抱着很高的希望，但是弄到這一種的環境；她的臉色很難看，也不願說話。托思退益夫斯基在這兩位老太太的前面也很不高興，顯然地，他是非
常的煩惱，那天，他好像生病，年紀也老了一些，當他發脾氣的時候，他是常如此的。他神經病似的扯拉着金色的短鬍子，咬着髭鬚，裝着怪可怕的臉孔。

媽媽極力引起有興趣的談話。唇上浮着微笑親切地談話，但是顯然地是非常狼狽的，她試說各種愉快的和贊美他的話，和問他智識的問題。

托思退益夫斯基單調地和鹵莽地回答。後來弄得媽媽沒有辦法，只得沒有說什麼了。托思退益夫斯基與我們一起坐了半個鐘頭；於是他拿了帽子，匆忙地和愚鈍地向我們大家鞠一躬，也沒有與我們握手——走了。

他一走開，安瑜塔就跑進寢室，倒在牀上開始歎息了，「她們常掠奪了我的一切！」她一遍一遍的重複說。

但是，幾天之後，托思退益夫斯基再來了，他的訪問

的時間很湊巧，因為媽媽和姑母都出去了，只有姊姊和我在家裏，他立刻變得很和藹可親。他握住安瑜塔的手，與她一起坐在沙發上，他們一見如故的就開始談天了。這一種說話，不像初次訪問那樣的，從一個乾燥無味的問題硬拉扯到別一個無趣味的問題那樣的困難了。安瑜塔和他趁此良好的時機，他們互相盡量傾吐衷情了，他們繼續或談或笑。

我是坐在同一間房子裏，但是他們的談話是沒有我的份兒的。我目不轉睛地凝視着托思退益夫斯基，和吞嚥他所說的每一句單語。這時候，他的樣子與第一次訪問完全不同了——年青，坦白，聰明，和有魔力。「他真能四十三歲年紀了麼？」我心裏想。「他真能有三倍半我的年紀，和兩倍安瑜塔的年紀了麼？他們說他是一個偉大的作家，然而我們能對他好像一個親友似的談話！」忽然，他好像對我很親密似的。三個鐘頭好像飛也似的過去了。忽然在前室有一陣響聲：媽媽從城市回來了。她不知道托思退益夫斯基來了，她戴着帽子，抱着小包走進來了。

當她看見托思退益夫斯基與我們在一起的時候，使她驚奇和害怕的，「我的丈夫要說什麼吧？」這也許她最初要想到的。我們匆忙去迎接她，當她看見我們這樣高潔的精神的時候，她立刻變為和藹了，並留住托思退益夫斯基吃

午餐。從那天起他就熱情地到我們家裡來，當作一個朋友了。我們逗留在彼得堡沒有多久時候，他是常來的，可說每禮拜中要來三、四次。

當他晚上來的時候，剛好我們沒有別的來客，這尤其是特別舒適，在這種機會，他是非常活潑和有趣味的。斐阿多爾·米哈意羅維基不歡喜普通一般的談話；他只能在所有人都同情他，和準備熱情地聽他的時候，當一個慷慨而談的獨白者。當這種環境都很滿意的時候，他說得最美麗——沒有一個人能說得如此動聽的。

他常常告訴我們，他正在計劃着要寫的小說的內容和常常告訴我們，他自己生活的插話和實況。我還能清楚地記得，例如，他描述他自己宣告死刑執行時的情形，他蔽目站在一中隊的兵隊前面，等待着「打！」的命令，反之，代替這命令的，來了一陣中止的大鼓聲，他們聽見恩赦的報告，赦免他們了。

托斯退益夫斯基在他的談話中是常常很現實的，我想，他是完全忘了年青的姑娘在聽着的。我們的母親是常常被驚駭的。他有一次告訴我們，從他年青的時候計劃着的小說的一個場面。這小說的主人翁是一個中年的，善良的，有教養的地主，他常至國外去，讀深奧的書，和購買畫片與版畫。在他的年青的時候，真的，他是很放蕩的，但

是，他隨着年齡漸漸變為端莊；這時候，他有一個妻子和幾個孩子，和被大家尊敬。却說，有一早晨，他醒來很早；太陽燦爛地照着他的臥室；在他四周的一切東西都很精美，美麗，和舒適。他充滿了幸福的情緒，他是經過淫樂的人，他還沒有完全的醒悟，所以沒有毀壞那差不多植物似的隆盛的愉快的境地。在這夢與醒之間的境界，他享受最近在海外旅行的在精神中的連續不斷的愉快印象。他想到在一個美術館裏奇異的燈光反射着的聖·西錫麗亞裸露的肩膀。於是想起書本中美麗的二、三節所謂「論宇宙的美及調和」來了。但是在這些愉快的夢和經驗的中間，他忽然感到一種特別悲哀的苦痛，這種感情好像從一種內心的痛苦或一種神秘的煩惱而來的。正像打入的子彈尚沒有取出來的舊傷的人；同樣，當這舊創傷忽然開始創痛的時候，他完全感覺到舒適的。如今我們的地主開始反省什麼意味呢？他沒有憂愁，他也沒有煩擾，然而他在這兒是完全可憐的。但是在這兒有加以說明的必要，他屢次回憶着……他忽然想到，他經驗過的一切好像生動的，和實在的——他的行為的每個分子中都包含着恐怖——二十年前的事情好像昨天發生的一樣。然而在這一二十年當中，從沒有一次煩擾過他。

可是他記憶到從前有一次，一夜酒色之後，被醉漢的

朋友們所教唆，他曾經強姦過一個才十歲的小姑娘。

當托思退益夫斯基說這些話的時候，我的母親在頭上揮着手，恐怖地喊道：「斐阿多爾·米哈意羅維基！請發慈悲！孩子們聽着啊！」

在那時，我不解托思退益夫斯基說些什麼，但是，從我母親的驚愕，我斷定那必定是一些可怕的事情。

媽媽和托思退益夫斯基還是一樣的變成好朋友。她是很歡喜他的，雖然他給她許多剛愎的事情。在我們未離開莫斯科之前，媽媽決定主催一個別離的宴會，邀請我們所有的相識的朋友。當然，母親也邀請托思退益夫斯基的。起初，他是拒絕的，但是，不幸地媽媽竟成功說動他來參加。

這一夜，是非常抑鬱的。賓客們互相之間一點也感到興趣；但是至於文質彬彬的來客，因為他們造成這種抑鬱之夜的要素，所以他們倒泰然的不嫌冗長的聆絮着。

在這種宴會中，我們很容易看出托思退益夫斯基感到多麼可憐啊！他的人格和外觀是與別人完全不同的。他不得已穿上一件燕尾服；而這件燕尾服又是大小不相稱的，弄得他怪不舒服，整個晚上束縛他的性格。在這不相識的好像神經病似的來客的宴會中，感到非常不好意思，顯然地，他的壞脾氣要趁着最早的可能機會發作出來了。

我的母親匆忙把他介紹給別的來賓；代答這種慇懃的感謝的，他說些含糊不明白的話，而且立刻就躲避開了。但是最不對的，他從開始就獨占了安瑜塔。他和她退避至一屋角去，坦然地要整個晚上占有她。當然，那是違背一切禮儀的；加之，他對她的任何的舉止，全然沒有客廳的禮儀——握她的手，在她的耳邊低聲細語。安瑜塔感到很忸怩不安，媽媽幾乎苦惱得要死。起初，她慎重地暗示給他的行為是不合適的。她好像乘機走過他們兩個人的身邊，叫我的姊姊，似乎要遣她到隔壁房間裏去有些差使似的。安瑜塔站起來，想動身走，但是托思退益夫斯基唐突地把她拖回去，說：「不，等一會兒——我還沒有說完哪！」但是，我的母親再也忍不住了。

「請原諒我，斐阿多爾·米哈意羅維基；她是一家的長女，必然要招待特別的來客的，」她憤慨地說了，把我的姊姊領開去了。

托思退益夫斯基是惱怒了；他靜寂地仍坐在屋隅，懷惡意地看一看四周。

在這些來客之中有一個從最初就非常不歡喜他的。這一個就是我的遠親，一個年青的德國人，守衛隊裏的軍官。

這位優美，高大，自滿的貴人物惹起他的憎惡。這位

年青人裝模作樣的坐在安樂椅裏，露出纖弱的踝骨，穿着貼身的短絲襪。他愉快地彎着腰向我的姊姊，分明地對她說些很好笑的話。安瑜塔，她爲托思退益夫斯基和我的母親之間的場面還沒有恢復過來，含着定形的微笑聽着他說：「我們的英國的女傳笑描這『定形的微笑』說是『溫柔的安琪兒的微笑。』」

至於托思退益夫斯基看了這兩個人，在他的腦子裏形成一個真實的羅曼斯。安瑜塔痛恨和嘲弄這位德國青年，他是一個自滿的花花公子，可是他的父母的思想把安瑜塔嫁給他。

托思退益夫斯基馬上相信這一種的假想，沉入於狂想中去了。那年冬天，大家正高談闊論英國牧師做的：「新教與（希臘）正教的比較論」這一本書，在我們的俄德的社會圈裏，對於這問題是引起非常有興趣的，一提及這本書的時候，談話立刻就漸漸更有生氣了。媽媽，她自己是一個新教徒，所以批評新教是比正教更有利益些的，因此新教徒與聖經也更來得親密。

「難道聖經爲着時髦的太太而寫的麼？」托思退益夫斯基倔強地靜坐到現在，忽然開口說。「因爲在聖經中所寫的，其中：『上師造成他們男和女。』再：『因此將有一個女子拋棄她的父親和母親，嫁她的丈夫。』這就是基督教

的結婚的概念！我們的母親所說的是什麼，她們還不是只想如何可以銷去她的女兒得到最好的利益嗎？」

托思退益夫斯基懷着非常感動的情緒說這些話。這些話的效果是巨大的。所有我們的文質彬彬的德國人均瞠目而視，驚惶失措了。他們聽了托思退益夫斯基這番話，好像感到多麼不舒適，一會兒之後，於是他們立刻又開始談話，似乎把這種不幸的印象忘却了。

托思退益夫斯基第二次帶着惡意地再看一看大家，於是退回屋角去，這一夜他就沒有說過其他的話了。

當他第二天來的時候，媽媽試以冷淡的態度迎接他，給他明白昨夜已得罪過她了；但媽媽的天性是善良的，從不會與任何人發怒很久的，所以他們立刻又變爲好朋友了。

但是，反之，托思退益夫斯基與安瑜塔之間的關係從那晚之後，完全改變了，受了這一打擊之後，她對他喪失了感動的力量了；牠在腦子裏現在仍繼續反對和惱怒他。在他這方面，他表示極大的苦惱和難堪；她每天要與她敵對，並且顯然地，他很敵對她所歡喜的一切人。他並不減少訪問我們，真的，他比以前更常來了，每次均逗留很久，雖則他每次來訪都與我的姊姊爭論不休的。

在他們親密的開端，假若安瑜塔知道托思退益夫斯基

要來的那些日子，她常謝絕了許多邀請和快樂的宴會。現在這些也完全改變了。當他晚上來的時候，那時我們已有別的客人了，安瑜塔鎮靜地專心招待別的來客。假若那個晚上，她要被邀請到別的地方去的話，她寫信去斷絕他。

第二天，托思退益夫斯基是常要發壞脾氣的。安瑜塔裝作不知道似的，拿着一塊布片縫着。這樣使他更要難受。靜寂地坐在屋角。我的姊姊什麼也不說。

『不要縫吧，』托思退益夫斯基後來終於忍不住說，走近去奪去她手上的工作。

我的姊姊兩臂交插在胸膛上，一句話也不說。

『你昨天晚上到那兒去玩呢？』托思退益夫斯基苦惱地問她。

『在跳舞會裏，』我的姊姊輕率地說。

『你有跳過麼？』

『當然跳過的。』

『與你的表兄麼？』

『與表兄和其他的朋友。』

『很用心麼？』托思退益夫斯基更深一層追問說。

安瑜塔聳一聳肩。『再沒有比這更有趣味了，所以非

常開心的，』她回答了，又開始縫布片了。

托思退益夫斯基沉默地凝視他半晌。

『你是一個淺薄的，愚蠢的傢伙，』他忽然說。

這就是他們的談話最普遍的論調。當他們討論到虛無主義(Nihilism)這個問題的時候，他們有一番激烈的痛戰。爲了這個問題，各人持着極端的論點，常爭論至夜深。

『今日的青年，都是傻子，沒有教育的！』托思退益夫斯基常如此說。『他們對於一雙鄉下的靴子比全普希金更寶貴。』

『普希金已不合我們的時代了，』我的姊姊泰然地固執着說。她知道除了失敬地批評普希金之外，再沒有一樣東西給他如此澈底的難受了。

托思退益夫斯基常發怒得跳起來，擡起他的一頂帽子，嚴肅的誓別說，他與虛無主義者是沒有什麼關係的，他再不要跨過我們的門限來了。但是第二天晚上他又來了，好像沒有發生什麼事情似的。

托思退益夫斯基與我的姊姊之間的關係變成愈緊張，我與他的感情漸漸地變成愈親密。每天最受他的支配，和更受他的影響。當然，他能知道我是怎樣的崇拜他，他顯然地很歡喜的。他常常告訴我的姊姊說，她應當以我爲模範的。

當托斯退益夫斯基說一些奧妙的理想或奇論的時候，我的姊姊常常故意假裝着說她不瞭解他；當她沒精打采的

苦惱他的時候，我是十分被感動了。

『你是一個可憐的，不足道的東西！』托思退益夫斯基感歎着說。『你的妹妹多麼與你不同啊！她還是一個孩子，但是她能諒解我，多麼奇異啊，她是一個美麗的，靈敏的孩子！』

我歡喜得滿面通紅；我願把我自己切得粉碎表示我是怎樣深深地瞭解他啊！在我的靈魂深處，我是深深地歡喜這種托斯退益夫斯基對我的姊姊的變節，非難我自己的不對，爲了這種秘密的罪惡對待她的慇懃，感到極大的痛苦。但是，不論這一切良心的苛責如何，我是常常喜歡托斯退益夫斯基與安瑜塔之間每一次的新鮮的爭鬧。他叫我做他的朋友，在我的天真的頭腦裏，我相信我是比我的姊姊更親愛他，和比較瞭解他。縱使他贊美我的外貌，對於安瑜塔是不利的。

（後來托思退益夫斯基向大姊求婚，但是她沒有答應。）

托思退益夫斯基，辭行的時候，再來過一次。他只逗

留一會兒，但是他對安瑜塔的態度是純潔的，和友誼的，他們允許互通音信。他很親切地向我辭行。他甚至吻我，但是，我相信那是沒有什麼用意的。

六個月之後，托思退益夫斯基寫信告訴我的姊姊說，他已認識和愛上一位可欽佩的女郎了，她已允許嫁他。這位小姐，安娜·格列哥里維娜·絲奶托金，成爲他的第二個的夫人。『我敢發誓：假若半年之前有人預言這件婚事，我無論如何不會相信的！』托思退益夫斯基在這封信的後面天真地說。

附記：本篇譯自托斯退益夫斯基的回想記，這回想記共有五篇。第一篇是格里哥羅維基所寫的，我已經譯出，在文學季刊（二卷二期）上發表了。本篇是莎菲小姐所寫的，他是俄國著名的數學家，她寫這篇回想記的時候，年紀還很輕；但是，當托斯退益夫斯基和她的姊姊戀愛的時候，她已經熱烈地愛上托思退益夫斯基了。

一九三五，十二。十三，於九州帝大。

亨利·海涅及其「歌集」

楊樹華

是在巴黎的蒙麻都爾墓地，其中埋葬着一位終身亡命異邦的德國偉大詩人亨利海涅。在他的墓前，豎立着一座孤寂的紀念碑，上面刻着一首他臨終時所作的碑銘：

那里是將來

疲倦行者的最後棲所？

南方的椰子樹下？

萊茵河畔的菩提樹蔭裏？

×

我能在一個沙漠中

被素不相識的人掘土掩埋了麼？

或者我要僵臥在

大海邊岸上的沙石裏？

×

總之！上帝的長空碧落

覆蓋着我，此處無異彼處
並且如同守屍的燈光一般
夜間的星宿在我的頭頂虛懸。

當憑弔者一字一字地誦完這首深帶感傷情調的詩章，對於這位身世淒涼的詩人，不由不灑一掬同情之淚。

是的，海涅的身世，實在太淒涼了。他曾熱烈地參加過德意志青年愛國運動，和贊助過法蘭西七月革命，亦曾熱烈地謳歌戀愛，投身於愛情的渦流；然而，這種熱烈和努力所回報給他的是：失望，冷酷的失望！理想與現實衝突的愁恨，精神與肉體（他患着長年的風溼症，呻吟病榻二十餘年。）挫折的苦痛，這一切的毒素，已是够足減削他的天年，使他飲恨長逝於異域。

海涅最不幸的，是他降生於猶太族的家庭。當時的猶太人，在社會上，甚受德國人所排斥岐視。海涅一生之鬱

鬱不能有所發展，甚至遭受人們的冷眼，亦就是半爲了這種不幸的原因。除此之外，他的矛盾性的思想和生活，亦可以說是他一生痛苦的源泉。他是兇暴的和溫和的，天真的和奸詐的，懷疑的和信仰宗教的，秀雅的和庸俗的，柔心柔腸的和譏刺刻毒的，熱烈的和冷靜的，守舊的和革命的，古典的和時髦的，唯心的和唯物的。這些話，是出自他的朋友那伐爾的客觀批評。我們如果仔細研究海涅的一生，就會相信這些批評對於他並不離奇，並不過當。

在哥廷根大學卒業之後，他就開始了漂泊的生活。他到過英國，（寫有英吉利斷片一文，世界文庫曾譯成中文。）意大利和法國。因爲環境比較自由和氣候適宜的緣故，就客居巴黎養病，終老不再重返故鄉。客居巴黎期間，他一方面和大小仲馬，戈蒂耶，巴爾什克，喬治桑等人結交；另一面又和一般亡命巴黎的社會主義者相契。他的詩才，深被當時法蘭西文壇所讚譽推崇。詩人的美譽，亦就廣播於異邦，而在祖國德意志，反寂然無聞。這種冷酷的事實，我們不能不替他深深地慨歎了。

從事實來說，海涅可以算是歌德以後德國的第一個大詩人。他在文學上的貢獻，是奠定抒情詩的基礎。他那種情調悱惻纏綿，音韻自然和諧，字句簡潔樸素的特色，不單開前昔所未有，而且是十九至二十世紀來他人所少能媲

美的。這一點，便成就了詩人不朽的偉大。

論起抒情詩的最初源頭，可以說是來自古代的民歌。民歌的特色，第一在情感率真，第二在音節自然。抒情詩的素質，因此亦就具有下列四點：

(a) 率真的情感

(b) 天籟的音韻

(c) 用白描的天然語句

(d) 外形極簡，內涵極富。

具備這四種素質，才能够發揮抒情詩的效用，震蕩每一個人的心府。

海涅對於詩的態度，他說：「向一個詩人我要求兩件事情：在他的抒情詩的作品裏，應有天籟的音韻；在他的史詩和戲劇的作品裏，應有純真的人物。」所謂「天籟的音韻」正是他的抒情詩最顯著的特色。他的詩，在內涵上，是寄寓着美妙的靈感，蘊蓄着豐富熱烈纏綿的感情。意境平澹幽遠，隱抒言外，如泣如訴。在外表上，音韻自然，腔調流利，詞句簡樸，格式鮮明新穎。因此，我們可以說海涅的抒情詩，乃係集歌德、威蘭，賀享多夫的詩和德意志民歌的精華而成的結晶體。

「海涅歌集」是他的抒情詩的精華的總匯，是他一生的實錄和淚的結晶。海涅生當十九世紀末期，他一方面是

浪漫主義文學的猛將，另一方面又是寫實主義的先鋒。最足表現他一生前半期浪漫主義色彩的，就是這部「歌集」。因此，我們亦可以說這部「歌集」是劃時代的作品。

「海涅歌集」。於一八二七年出版。所收錄的詩，計自一八一七年起至一八二六年止。全書分爲五大類。

第一類，題名爲「青春之煩惱」，係收錄一八一七年至一八二二年所作的詩。內中又分四小類，即（一）Dream Pictures（二）Songs（三）Romances（四）Sonnets。這幾類所輯錄的詩，不是抒寫他童年時代的生活，便是歌詠着夜鶯玫瑰與愛情。這些年青時代的作品，雖然未見有什麼顯著的特色，但是筆法輕巧，意境清新，亦算是難得的。Songs和Sonnets兩類，有不少綺麗的情詩短曲，茲選錄數首於下。

一、

似隱隱的一陣可愛的鐘聲，

透過我的幽衷，春月的消息。

鳴罷，小小的春歌兒，由幽衷裏，

鳴了出去到廣濶的疆域裏。

鳴了出去到那一座房屋裏，

在那裏百花開放，競艷鬥麗！

若是你瞧見一朵兒玫瑰花，
爲我傳言歡迎她！

二、

在高翔的詩的羽翼上，
我愛，你要隨我飛旋，
遠到恒河湍流的地方；

那花園裏有的是玫瑰，
在月光下靜吐着紅燭；
那裏有青蓮花在希求
她們多情美麗的侶伴。

紫羅蘭花在嬉笑擁抱，
向天穹偷看星兒的光，
玫瑰用溫香陳訴熱愛，
輕嘯在每朵花的耳旁。

我們倆要假依着熟睡
在那棕樹下，溪流旁，
在歡欣與安息裏陶醉，
夢着溫柔快樂的夢鄉。

第二類的詩，題名爲「插曲」係輯錄一八二二至一八二三年間的作品。這一類的詩，無甚特色，有幾篇日後採入悲別 'Almussx' 和 'Ratellif' 裡面，作爲劇中之插曲。

全集最精彩部份，可以說是第三第四和第五這幾類了。

第三類題爲「歸鄉集」，係輯錄一八二三至一八二四年的作品。「歸鄉集」計共有詩八十八首，辭藻優美，情調又十分悽惻纏綿，因此，深刻地感動了無數的讀者。

海涅當少年時期，曾寄居於漢堡他的叔父的家裡，和他的堂妹安瑪麗發生熱烈的情愛；可是，在事實上，安瑪麗是一個高傲的少女，她對於海涅，態度十分淡漠。這種殘酷的事實，使自負而又深情的海涅，陷入悲哀的境地。一八二一年，安瑪麗出嫁了，可憐的海涅，感情上自然不免受了極大的刺激。這種無窮的幽恨和悲哀，永遠縈繞着詩人的心頭，使他時時流露於詞句中間。青春期悲哀的歷史，可以說是作成他詩歌中幻想世界的背景。一八二二年之秋，海涅自柏林返漢堡，舊地重臨，風光如昨，只是所歡的人兒是不能再見了。「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睹物傷情，不禁觸起他深切的悲感！

往事雖然已是不堪回首了，但是可憐的海涅，這次的歸來，舊恨之上還添上了新愁。安瑪麗有一妹妹戴綠茜，

恣容不遜乃姊，玉立亭亭，宛似出水芙蓉，多情的海涅不自禁地又陷入愛情之網了。他明知這種愛戀，是不會獲得美滿的結果；但是，熊熊的情焰，終使他不能自拔。在這種愁腸百轉的情況之下，他就動筆寫下這篇哀感頑艷，如泣如訴的「歸鄉集」了。

「歸鄉集」裡面，各篇都是極深刻動人，茲摘錄兩首于下。

一、

洋之水，

縹緲映斜陽；

阿儂雙坐打漁房，

情默默，意淒涼。

暮靄升，海潮漲，

白鷗飛渡來而往；

自卿雙愛眼

玉淚滴千行。

千行玉淚滴卿掌，

而我跪在X之上——

自卿白玉掌

飲淚入肝腸。

自從那時消瘦起，
靈魂已爲鍾情死；——
不幸的夫人呀！
將淚來毒死我矣。

二、

在我幽暗的一生中，
曾有一可愛的影兒照耀；
現在可愛的影兒消逝了，
我好似在長夜漫漫之中。

孩子們若在暗中，
心中常覺彷徨；
爲減少他們的恐懼，
他們常朗朗地歌唱。

我是一個淘氣的孩子，
現在在黑暗中歌唱；
歌聲縱未必悅耳，
終可減少我的彷徨。

海濱文藝

第四類題名爲「哈爾次山紀行」，係一八二四年的作品。這裡所包含的詩，都是他於哥廷根大學畢業後旅行哈爾次山時，對於山林美景的歌詠。在這一類詩裡面，他所描寫的大自然，是十分明淨美麗，情感十分愉快和諧，時不時還流露他那種特有的談諧腔調，這樣清新巧妙的詩，實在十分可口。茲摘錄一首于下。

翱翔吧！你們舊夢！

開放吧，你這心扉！

燦爛地湧出來

歌的歡悅悲情的淚。

我要遊翔於樅樹間，

那兒奔湧着流泉，

親愛的畫眉在高唱，

驕傲的麋鹿在盤桓。

我要登上山之巔，

登上懸絕的巉巖，

那兒灰色的宮墟

巍立在晨曦裏邊。

我靜靜地坐在那兒
追念着古代的風光，
舊日全盛的豪家
同着銷沉了的榮華。

如今野草鋪遍了比武場，
那兒曾經有驕傲的勇士交仗，
他或勝了一切的人，
得獲了戰爭的獎賞。

枯籐滋生跳舞台，
那兒曾經有美人玉立，
她向驕傲的勝者
用柔媚的眼波示意。

啊！死神的手爭服了
男的勇士，女的美人——
那瘦削持着鐮刀的武士
把我們一齊打落在沙塵。

海涅歌集的最末部份，題名為「北海紀遊」，寫於一八二五至一八二六年。這是他兩次漫遊德意志北部的北海所

得感興雜詩。東海之恬靜，北海之洶湧，並為德國海景之兩大勝蹟。北海之遊，正值詩人「愛情之夢」破滅，落落寡合，滿懷悲感的時候，所以對着那洶湧狂嘯的海潮，萬頃的碧落，滔天的雪浪，更激起他內心無限悲壯熱烈激昂的情緒，發為裂石泣血的歌吟。

海涅對於海的愛戀，實在是熱烈到極點；對於海的歌詠，也可以說是深刻和美妙到極點了。他說：「我把海當做靈魂一般的愛撫。」在那萬頃的碧波中，他是能夠看出那和在自身胸中一樣的鼓動，激昂，悲壯，苦惱和憤恨來的。海涅對於海的歌詠，所以能感動着讀者的心弦，具有不朽的價值，就是在他描寫得十分神化，新鮮，雄壯，深刻，情感真切到極點，簡直把海的生命與氣魄直接融化入他的詩裡。

「北海紀遊」的詩，都是以有力的和不規則的韻律寫成。在這種不規則的韻律之下，才能傾瀉出他滿懷的積鬱與悲感。茲摘錄兩首附于下。（下錄兩首，均係寫平靜的海景。餘各詩，中國文藝月刊曾全譯刊載，可參閱。）

一、悄靜的海濱

海濱悄靜，

夜色深沉，

月自雲中破綻，

海向明月談心。

「那兒的那位先生，
是癡呆，還是硬在鍾情？
他怎麼那樣地傷心又那樣地高興？
分明是在高興，同時又在傷心」。

明月兒笑臉盈盈，
發出嘹唳的聲音，

「他也是個痴呆，他也是在鍾情，
而且況且呀——他還是個詩人」。

11. Seraphin 第十六首

日光之中大海明

顏色如黃金。

朋友們喲，假如我死時，
請沉我屍入海心。

我倆原來是相親；

我有愛海情，

海用他柔潮，

時常冰爽我方寸。

「海涅歌集」出版後，立刻風行各地，博得廣大讀者的讚美。第三版的時候，海涅再寫一篇詩序加上去。這篇詩序寫得十分哀艷，裡面有這樣的詩句：「這是夜鶯，她在歌唱，歌唱着愛和愛裡的悲傷。」她歡呼得多麼憂戚，她噎嚥得多麼歡愉，忘了的夢兒又重新憶起」。是歡娛裏的痛苦，是痛苦裡的歡娛！痛苦和歡娛，兩兩沒有邊除。」「唉，親愛的，這是怎麼一回事哩，你把一切的幸福，都滲和着死的痛苦！」這般悽戚的詩句，實在都是一字一血，都是他創痛的呻吟。

作者謹誠摯地推薦這部偉大的歌集於讀者之前，因為在裡面，你將會看到綺麗深刻的詩句，偉大奇特的詩才，和一個詩人可歌可泣的生活史。

萊森誕生二百年紀念的回顧

德國 J. Richter 著
趙世銘譯

獻給亡妻趙璧之靈

本稿原名“Rückblick aufs Lessingjahr 1929”爲德國 Julius Richter 氏擷取各家之紀念論文所成。原文掲載于德國“Zeitschrift für Deutschkunde”雜誌一九三〇年度第九冊。譯者據日本帝國大學德國文學會編譯之『德國文學研究』第六輯新關良三氏之譯文重譯。

萊森 (Gothold Ephraim Lessing, 1729—1781) 爲德國著名之批評家，創作家，及哲學者。生于一七二九年，卒于一七八一年。初在利伯茲 (Leipzig) 研究神學，哲學等，後來到柏林爲新聞記者及批評家。他是一個精通古代文化，具備近代精神底傑出人物；

是路得與歌德之間最偉大的作家。對於德國國民趣味之向上貢獻獨多。他不特是卓越的批評家，同時是優秀的詩人，劇作家。作爲批評家的萊森，既于二十二歲時以『文學書簡』激動舉世的耳目，復以論造形美術與詩的境界底『黎孔論』奠定他批評家的基礎。其次，戲劇方面的評論，當推『哈勃爾希劇評論』。他在這書裏縱論悲劇的本質，爲德國劇壇置下萬世的基石。

萊森常作美妙的短詩，散文式的教訓寓言（鄭振鐸譯『萊森寓言』分載于小說月報，後集單行本歸商務印書館出版），與富奇智之諷刺詩。但他創作的大部分却是戲劇；尤以青年時代之習作爲最特色；如

『沙拉·薩孫小姐』，推為德國第一部平民悲劇；也是戲劇史上最可紀念的作品。至于『米奈』一劇，不特是德國戲劇史最初的傑作，即至今日還是富有舞台生命的古典喜劇。此外，如悲劇『愛米利亞·嘉羅特』，『哲人拿敦』……也是不可多得的東西。

此外，在哲學上也有極重要的著述，惜限于篇幅，不能一一紹介。

以下，我們試看最近的德人，對於他們偉大的天才作家，有着作麼的批判？

一九二九年，當祝賀萊森誕生二百年的時候，社會上關於他的演說，論文，或雜感之類非常之多，其中可貴的著述固然很多，而淺薄無聊的東西為數也極夥；我們分別把它淘汰，單吟味優秀底著述家，詩人，作家，學者……等發表的意見，看看現代的鏡子怎樣照出萊森的面目。他的個性與工作中，那一種價值是消滅呢？那一種是存在呢？這些，現代下過怎樣的批判，這是值得注意的。綜合一般的意見，于所謂萊森的現象中，不用說，在我們的時代已開始發覺其重要性了。即使他們對於萊森沒有獲得新的解釋，可是他們的意見已帶有他們自身底時代記錄的價值。所以當吟味這些著述的時候，不但窺見映入現代之鏡的

萊森底面目，即這鏡子也可見出現代精神生活的動向了。我們不注意萊森的問題則已，否則，我們不可不注意萊森的全現象內的各個問題，不研究全現象內的各個問題，不能決定歷史底萊森的面目，同時也不能滿足具有特色的我們底現代的要求了。

萊森的性格是鬥士型的。所以政治及宗教方面的人，因黨派關係，各執己見，或加擁護，或與非難，莫衷一是。如 Hermann Wendel 因他為詩人，同時又認做警世者，鞭撻中等階級，反抗王候底專制政治的人。在這著作中他提供很好的資料，可惜過于掇拾一八九三年出版的弗蘭茲·孟里克的『萊森聖傳』之流的唾餘，例如：他力証萊森攻擊法蘭西文學，原因是法國的擬古主義受魏倫沙專制政治支配之故，諸如此類，完全暴露着戴有色眼鏡的人觀察的謬誤。雖則孟里克一派的背後有不少信仰的人，但他們怎樣認識萊森，從這些意見看來，怕不難測臆了。

Jakob Overmanns 清清楚楚地站在加特勒教的立場觀察萊森，他在『萊森崇拜的變遷』一文中，極端暴露萊森的缺點，儘量搜集近代研究家不利萊森的批判；同時論者更進一步，指摘他缺乏創作的空想，精神的深玄，歷史的理

解，與及對於自己批評的對象欠缺公平與真實的愛。其實，萊森的積極底評價，關於他的美點擅長方面，在論者採取非難材料的同一文獻中，實際上不勝枚舉，而完全把它抹煞，未免太意氣用事。做這樣偏狹的論文，不特意義毫無，即內容也空虛得可憐了。比之還更拙劣的是企在閉塞底同若斯易多宗派立場的宣教師 Viktor Kolb。他非難萊森缺乏宣傳真實的意志，可是在他的論文『哲人拿敦與萊森的智慧』中却錯誤百出，引用文的謬誤，文學史實的錯誤，處處皆是，不特貽笑大雅，并且自暴凡庸。諸如此類，舉不勝舉。總之，當偏狹底宗派的狂信者舞文弄墨的時候，萊森的面目變成怎樣的歪曲，用不着如何說明了。

超越黨派而迷于種族附會者應推 Julius Bab。他認為作者意識的地描寫『哲人拿敦』為純粹猶太人而加意考察，他歷舉這人物說話的調子與訛誤的技巧為証。縱然他還從純粹猶太人說話的方法中提出很多精確的類似，也不能見出他的論斷的確實性；因為從來的文學史研究者，絕不認拿敦為純粹底猶太人，像查拉丁不是純粹回教徒一樣。

二

其次，是詩人，作家們的意見。如 Walter Von Molo 在祝賀萊森與歌德的演說中，推崇他們為拯救現代困苦底

時勢的精神力底人。他認為萊森的生活是『內容豐富，外表貧乏』。又說他對於真實底德行勝利的信念，為擁護真理而戰；他的浮士德底德意志魂，他的為人，給立于難局的現代德人注入一股生氣，然而，作家的 Molo 對於作家的萊森却不發一言。而作家 Wilhelm Schaefer 關於萊森的作風也幾乎沒有道及，只是推崇他為德國教養的支持者。他以為現在正需要像萊森般的人士，現在和萊森所處的時代一樣。德國的教養正徬徨于瓦解底荒野，要打破肉與靈的生存的分裂，努力達到人性的新底統一，萊森正是唯一協力的人。

Thomas Mann 在普洛舍藝術院的祝賀演說中，也和 Molo 及 Schaefer 一樣，承認萊森的不能抹滅的特質。他說：『無疑地，萊森的明徹底精神性足以制約啓蒙思想，所以，後來對於深彻底，悲壯底人生觀不得不稍讓步，但是，現代却逸出這樣的人生觀；現代人的血已向背理的傾向氾濫了。現代的思想排斥精神，否定理想主義。在這個時候喊出萊森底精神，正是必要。』(Margarete Susman) 也指出萊森中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結合之存在，以為他理解現代的新現實，且脫却抽象的底理想主義，力助復歸于完全的生活的真實人。這一點他們兩人的意見一致，但是，現代怎樣考察萊森，我們應藉此測知現代新思想進出的方向。

，才有注意的價值)。Molo與Susman不評論作家的萊森，反之，Mann却力讚萊森的作家的使命，尊爲『詩的理智的古典作家』，『一切伶俐動人的詩底氣質的父祖』。冷靜，聰明的詩底氣質，據Mann看來，正是純粹的詩底氣質。這種批評，無論如何，確是特色而有趣的意見了。他接着復引証歌德會稱萊森爲天才，謂在『米奈』，『哲人拿敦』中，未經豫想而啓示新底創作的他，的確是天才。——Ott Flake和Mann同樣確信萊森的作家的才能，不承認是情意的作家，以爲『米奈』只是直觀和體驗的創作而已。即他的戲曲，據Flake看來，依然是按着規範誠心直書吧了。

三

專門的文學研究者，依然有許多意見發表，即觀察的範圍也擴大許多。雖然關於萊森個性的研究，較以前沒有什麼增加，也沒有什麼變更；但是，既經探討過的特殊點却大增強調。例如：他的創作及研究，他全部生活中存着的不安性，漂浮的不安性，非組織性，——或者說：一時性，像這種種的特性是很強調的了。Julius Petersen把萊森的作家的創作活動全體看做實驗的，即他的研究活動也完全是臨機的研究，他指摘萊森厭惡學者的不拒絕開尼斯畢爾大學教授招牌的理由，就是生活多方矛盾的表现。

Adam Kuckhoff說明這矛盾，謂他不特是Journalist的活動，即創作上也常傾向目前的招引『最強烈底瞬間』。萊森努力把握着現在之中現實的內容，與現前的瞬間之中的『超經驗的東西』。這些在我們現代的努力中有着特殊的接近。Horst Stephan這樣說。萊森從未空閒度過一天，每日都給活動充實着；同時決不終止努力，努力獲得就是他的生活理想(Franz Schultz說)。他的努力是走向人生的源泉，不是浮士德般衝動(Julius Petersen)。像浮士德樣底，或像赫德爾(德之詩人，哲學者)與克拉斯(德之戲劇家)樣底情熱的醞釀或沸騰，在他完全沒有，所以，他描寫浮士德完全是啓蒙期的產物，而不是狂飈時代的英雄。歌德與萊森常向瞬間追求永遠，但萊森却爲現實而轉向刹那。(Karl Holl)

據Paul Hankamer看來，在萊森自己的諷喻中，有着或些悲壯底生活感情。萊森不拘有幾多辛苦的经验，可是總不失却樂天的人生信仰；同時更固意把快活留在表面。他的自負心禁止把自己個人的最不幸的生活現在表面，所以他的生活充滿着悲劇的感情，因此，他把握着沙士比亞的悲劇的內容。Ott Flake却抱着全然相反的意見，他說萊森沒有接觸着悲壯味，他的性質是清明的，愉快的，好像莫札爾德(德之音樂大家)一樣，『我是一個人，與其哭

泣，不如歡笑。」這是戲曲的主人公斐洛達斯的說話。總之，認為他的性質足以容納一切人間的情緒，却是從來解釋萊森不敢極力伸說的一面了。

萊森是一個不知滿足的勇敢底真理探求者。但是對像的真理的把握以至認識，他怎樣思考呢？他努力向着真理為的是人間的目的，可是絕對的認識大約不是給與人間 (Paul Hankamer)。H. A. Korf 力說他「究極的懷疑」不外局部的認識吧了。據 Ferd. Jos. Schneider 看來，萊森的真理解探求，不過意圖藉此完成自己的精神，發達提高自己精力的有意識的手段；Paul Gastrow 也說這是真理的認識存在着兩極，一則向着或種確定的目標點努力；一則向不斷的啓蒙的展開的衝動，如世所週知的是萊森與康芝關於神學的論爭。這論爭他守着十足的「智的正直」，他的真理與愛的關聯的論議，較之他的論敵康芝，對於真理忠實得多了 (Karl Holl)。有時他的戰法是曖昧的 (Gustav Wurttenberg)，而在這場合的萊森公然為真理辯護，比較上雖把真理着眼於個人的探求 (Horst Stephan)。可是，他未嘗迴避過困難，他始終為真理奮鬥——

四

關於作家的萊森，除了若干例外，總之，此次各家的

意見，大都否定他的作家才能的優越性。如某批評家說：他的作品，最初只持有似是而非的生命，但現在看來，完全不像豫料般死沉，而像尚延殘喘似的。倘若相信歌德的話，那麼，不能不下無禮的判斷了。Rud. Unger 也說萊森不是作家，謂他自身并無作家之感。Thomas Mann 和前述的作家却力說萊森的特性。Julius Petersen 在「米奈」，「哲人拿敦」中見出他真正底作家的才能；Korf 謂寫着這五十年來長留舞台上的作品的人，是不能輕易否定他的作家的才能的。Horn 謂把思想家的萊森放在作家之前而加指摘，這種意見恐怕誰也不能贊成吧。

關於各箇作品的批判，A. C. Berger 認「米奈」一劇為模範的德國喜劇，雖至今日還沒有較它優越的作品出現過。又嘆賞「愛米利亞·嘉羅特」為最有價值的技巧的作品；以「哲人拿敦」為「德國藝術的宗教的使命」的宣言，佔有舞台最高品位的戲曲。「米奈」的確是完整的構造。雖然這一點正是萊森的偉大底「容人」的性質，他藉其表現「勤勉的」天才，這是 Ernst Elster 的意見；同時，這學者還指出「耶米利亞」的強大底思想內容與「被迫害者的叫喊」，「拿敦」的戲曲的內容中生活的真實性雖嫌不足，但是那「黃金般的果實」，所謂思想的結晶已被盛于銀皿中，在那裏的確表現無遺了。尤其是把這三大戲劇一般的地評價的 Erwin

Schulz 所下的判斷，以為單是歷史的地評價的時代已經過去，這些實際上雖不接近現代的文學活動的時節，無論如何，最近的文學復歸于形式的緊密與構造的堅實，傾向新藝術法則性的兆候却是顯著了。把這種見解和前述 Mann 的主張一併研究怕格外有興味吧，除 Mann，幾乎沒有別人談過這方面，即特別指出萊森作品的文體與言語上創作意義的 Berger，也讚揚萊森德語的表現能力，尤其是對話術的豐富而向上的功勞，認為這種功勞是他以前的作家所未獲得的。

就批評家的萊森來說，這方面也沒有提出格外特別的新問題。縱觀各家的意見，大部分都認為他的批評在他的時代有決定的意義，但今日已成爲過去的了。例如 Schöndorfer，說他的藝術批評及藝術理論的著述在當時不久便給青年的赫爾德追越過頭了。Holl 認為他的批評的結果，只有時代史的價值，即他的批評的方法不過具有思考的永續的底教育的模範價值吧了。如『黎孔論』中的藝術區分都異口同聲的否定了。雖然那問題提出雄大與證明法的見事底構成，即這著書的形式價值，依然承認。『文學書簡』的歷史的意義，尤其是第十七信含有萊森的沙士比亞轉向問題，最爲重要，這是他的『事蹟，生產的批評的事蹟』(Ereignis der Kunst)，『十八世紀精神史的決定的底轉回期』的一要

素的事蹟，萊森對於新的轉向，原來較之法蘭西藝術更接近近德意志國民趣味的英吉利藝術已作了或種內的基礎 (Peterson)。沙士比亞的轉向，不外遵循前人吧了。……

萊森之後，尤其是『哈勃爾希演劇評論』，可說是所有藝術之古典的規律的古代文學的復歸。在這關聯的他，Peterson 把其比之摩西。萊森和摩西一樣，他把他的民族從外國的奴隸的束縛解放，導入父祖之邦，他統制他的民族的藝術，并贈以新的方針。然而，他自身尚未達到這約東的聖地。即，他沒有認識歌德的天才，他不滿新時代對於沙士比亞的禮拜，因此，遂走向阿里士多德與古代文學的規準。雖然 Harkamer 說他推賞古代悲劇，對於抵抗破壞一切藝術形式的沙士比亞的強烈的自然力，見做他的文化史的事蹟；但是，步他後塵的歌德，自『傑茲』至『伊凡傑尼耶』却不得不放棄了。

演劇著述家的 Otto Breda，認為萊森的批評中，至今尤有通用的價值與標準。今日的作家除了惹起緊張之外沒有持着什麼目的者爲數極多；像這樣的作家，以先得萊森性格的教示實爲最要。單要求以內的真實代史的忠實的萊森的考察，則歷史劇至今尤屬重要。最後，以劇評爲舞台與大眾間必要的媒介，劇評同時具有文化批評，與時代的全面批評的大任務。像萊森這些模範的底見解，時至今日

還可十足適用。演劇理論的萊森的力門，照 Brues 看來 Co-hultz 和他的意見一致。即今日再獲得現代的意義。什麼原故呢？因為抓住演劇藝術的本質的新勢力，已在新時代的文學開始了。

五

萊森的世界觀與宗教觀的問題，現代把它放在最有興味的前線，這怕是察知現代精神傾向最好的資料吧。萊森對於啓蒙期思想有什麼關係呢？他是這思想最忠實底兒子嗎？并且他是征服這思想的人嗎？他的思索是純粹底合理主義嗎？尤其是爆發非合理主義的他，內裏有着關與的體驗嗎？這些就是今日研究萊森最重要的問題。現代最大的標語就是非合理主義，當和過去的合理主義對立的時候，萊森問題自然浮現出來了。Thomas Mann 呼出萊森以抵抗現代人的背理傾向的事，前面已經說過了。但最近許多文學家，例如：佛朗茲，哥賀，金特爾曼·茲傑爾那茹爾等，却從萊森中見出非合理的傾向而提供新說，此說 Schönbach 認爲現在的研究尚欠確定與充分實証的材料。不過被認限于天才本質的他雖然有天才時代的非合理主義關與，但誤認歌德的天才，浮士德的地缺乏傾向人生根源的衝動，歸根說來，他自身實沒有非合理性的素質了。(Petersen)

(an)

Rud Vuger 較上面的考察更進一步，認爲萊森在自身中深體驗着「精神的世界歷史的危機」并且和它戰鬥着了。他的世界形相是汎神論，或非合理的理想主義，或歷史的進化思想，結果不能不和那時代的新底全生活感情的新要求鬥爭，但 Vuger 對這箇問題也不敢斷言，斷言是艱難的告白，而理由也很多。萊森雖然比較伏爾夫(德之音樂家)等更達到「最高的合理性」，可是和斯多姆·苑多，多蘭克的無意識的底創作感情與創作空想的衝動却顯然不同。Schneider 也指摘萊森雖脫却合理論的世界觀的束縛，却不能脫離自身合理性的天賦的制肘。萊森對於德國文化之一新時期，無疑地，是最強烈地給與進路的指針。據 Hohl 看來，他是征服啓蒙期，導向康德及德國理想主義的人。Horst Stephan 也見出他傾向康德，而名之爲德國早期理想主義的初生兒，是結合康德與斯尼納札(荷蘭哲學家)的人。(Paul Hankamer)

其次，關於宗教哲學的問題 Gertrud Baumer 把萊森完全從這方面觀察，以爲他是在宗教的古世界形相與科學的新世界形相之間成立和解的第一個思索家。是教人求人生的究極的底具象化的人間精靈的久遠底要求——即宗教的人，他的神不是神學者的認識所能理解，而是精神與力

的作用中的經驗。Ernst Cassirer 也把萊森的宗教思索的方法詳細吟味着。認爲他確是『偉大的合理主義者』，說他的『人類的教育』，在那裏足以觀取他的合理論者思索的特殊性。即是，他的理性概念，不是帶着像歌德或孟狄爾遜（德之音樂大家）般的靜底性質，而是動的。換句說：理性不是始原以來同一普遍，而是生成的，通過誤謬與疑惑的歷史的發展，而進于完成之域。所謂神的理性觀念，也不是自始即完全，而是徐徐漸進以達成熟。人類通過未知之道，走向或種未知之神。這是萊森的意見。

最後，萊森對於基督教的态度，他關於他的宗教一般的理性思索，換一句說：他的理性宗教之中，把基督教怎樣編入呢？各人對這方面的見解寥寥無幾。一方面有着如次般的意見。如 Viktor Zenker 說：假令歷史的底基督不得不批評的話，那麼『我們中的基督』（真正說來：活在精神與力之中的基督），嚴存着永遠底神的啓示。又，他把基督教的『思慮與行蹟的宗教』復興。（A. C. Berger）他認爲基督教不是絕對的底宗教，也不是絕對的宗教所表現的形式之類，基督教是他的心底宗教。（Hermann Meltzer）——反之，別方面的意見却是懷疑的。據 Leop. Zscharna 看來，萊森眼中的基督教，不過基礎設計之一，但決不是宮殿。真正的宮殿，專屬理性宗教，像這樣的理性宗教

現在還未有過。這是屬於未來的宗教，人類向着前進的針路。基督教在各種宗教的發達過程上，現今雖生活于最高的階段，可是，却不是究極的目的點。那是和一切既成宗教一樣，都不是理想的自然的宗教的一映像。（Gustav Wurttemberg）尤其是 Stephan 的意見，謂萊森認爲與傳統的世界形相一般相同的基督教，雖然那歷史的形式時有崩壞，唯基督教的史的成立的神學的興味却殘存着。Heinrich Amer 更否定萊森的基督教，把他對於基督教的倫理所取批判的態度，進而指摘了『少年維特之煩惱』的批評。即是像維特一樣，寫着：『肉體的要求轉化爲美的精神的完成，小化爲大，蔑視變爲尊敬』，在基督教的教育中自始沒有這樣說嗎？『拿救』中的基督教採取一種被征服的道義的宗教的階段，總之，萊森正期待着基督教急速的征服呢。Korff 認爲把德意志精神從基督教的聖書信仰的事，是萊森的工作中最有意義的一回事。

可是，對這問題提出有價值的意見的，恐怕是 Heinrich Kofink 了。據他看來，萊森爲單純的基督教徒故把基督教的真理證明，第一，客觀的地基督教在歷史上把自己保存下來；其次，主觀的地賜與惠福的感情。所以，既存的基督教便藉此維持了。即萊森把宗教的與歷史的區別，以前者作爲自身立脚之基，因此，遂度過歷史的批判的危險

了。但是，他自身的問題，基督教倘若是本質的底東西，那麼，這便是理性宗教。而基督教結局怕消失在更高，更純粹底形式的理性宗教之中吧。因此，萊森對於基督教的歷史的形式抱着消極的態度，但對於永遠的底理性內容却是積極的了。因為，歷史的基督教確把這永遠的底理性內容尊為核心而包有了。

六

如上所述，不用說：萊森尤成爲今日縱橫論議的對象了。不特有黨派的爲然，即沒有成見加以檢討者也是一樣。萊森的名所結成的問題性，比較上以他的偉大底思想家及作家的場合爲最大。原因，恐怕他的思索幾乎是鬥爭的態度，而他的意見也只是目前的，臨機的，着手的，最後，永久地質疑而探求的他的內底未定性遂存着了。第一，對於他這人的解釋各方有着完全相反的意見，有的說他具有悲壯底生活感情的力；有的却說他有強調的快活而明快的樂觀性。有的說他不是真正的宗教的狂信者，不過是一個冷酷的宗教的思索家。其次，關於作家的他，除了少數否定他的作家才能外，還有通過他自身的告白對他下着

適當評價的一群，反之，却有因他的劇曲獲得格外勝利的事實，而給以極高評價的一群。再次，批評家的他，大多數人都是歷史的地評價，力說他是一個雖至今日猶具有實行底感化力的人。最後，作爲思想家的他，關於他的合理主義的尺度與境界，對於非合理主義與他的關係，與乎歷史的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的相對的積極的評價及理性宗教的更高的尊重，都加以詳細檢討。可是，這方面的不確定與質疑的地方却依然存在着。

但是，萊森是永遠存在的，無從撲殺的，他以最大的表情與優美的文句宣示人間了。不特生前影響社會，即至今日思想家的萊森尤成爲注意的中心。不絕以強烈的理解力突破了周圍的謎樣的世界的黑暗的真理研究者的他，恰好成爲現代的Appeal(訴說)者了。現代的世界再變爲謎樣的，現代正和萊森所處的時代一樣，「此處，而今」，不得不探求現前的底現實的真實了。他是德國精神史上至今最潑刺的探求者與質疑者之故，所以他再生在我們的時代了。

廿五年五月三十日壁逝世兩月祭

譯畢于澄海水寨鄉

超現實主義之前前後後

李東平

1. Modernisme 的發生

近代繪畫中的現代主義的發生是在1905年以後由野獸派(Fauvisme)的馬蒂斯(Matisse)佛拉芒克(Vlaminck)等及立體主義(Cubisme)的碧加索(Picasso)不拉克(Braque)開始。野獸主義者的運動說來是反抗學院派和印象主義的繪畫而成立，而立體主義則是由塞尚(Cezanne)的理論的發展，更由詩人亞波里納(Apollinaire)等為指導。立體主義自亞氏逝世後走入了末路，一般作家，從前曾熱中該主義的由該主義又產生了所謂利查(Leger)的機械主義(Mechanisme)，奧三峯(Ozenfant)和世界著名建築家(Corbusier)即Jeanneret的純粹主義，(Purisme)等等，而文學上的現代主義的產生，也可以說是和繪畫的進行一致。象徵主義(Symbolisme)的產生是由浪漫主義(Ro-

manticisme)而起，而至發展。

由Bouxdelaire, Verlaine, Rimbaud, 之所謂後期象徵主義者，在自由詩時代之中懷胎了新時代的精神(Esprit-nouveav)而顯現着文學界的現代主義。立體主義的詩人則可卜(Jacob)，亞波里納，沙盧芒(Salmon)是該新傾向的代表者。亞氏在1909年出版了「腐敗的妖術師」[L'Enchanteur Pourrissant]而在1910年更出版了「短篇集」[L'Herésarque et ciel]，他們在立體主義的理論上，大膽的否認了傳統的美學的束約而在理性至說明中產生的偏質在秩序的詩及文學，而在自由人間意識狀態中變換為無秩序的美學了。在靜的狀態中所謂description也奪了那主義，他們在動的生活狀態中所謂Suggestion為宣揚，因此由這新的學說蘇生了詩及文學。這時古典主義，浪漫主義，高踏派的多量寄生之中，往往藝術的本質也枯竭着了。他們把一

切思想的，感傷的，以及理智的一切修飾也掃蕩了，詩，所謂在原始狀態的純粹性歸復的現代主義，究竟是和野獸派與立體派所意圖的原始主義(Primitivisme)和純粹主義般的努力。這好似立體派的作家米山始哀(metzinger)說「以描着的物體能手感觸到般的畫家，現在一人也沒有」，這雖說是現着一種原始的要求，然而這種觸覺主義(Tactilisme)却在現代主義詩人之間共通主張，在其他的原始本能的立體要求之間的一切現象中以自然為立體的必然強調了。雖然他們在現實性(Realite)表現上說來，對從來的描寫方法也拋棄着，而進入了現實性的變形(deformation)。亞波里納在「特伊勒茶斯的乳房」的序文中說「模倣步行的車輪也產生了，輪是像腳了，而在未知之間超現實主義也到達了」。

藝術中所謂主智主義是以實證主義的現實性領域為變質的限度，為那種起見，藝術家對現實性患了不可治的近視病。現代主義對現實性至浪漫和夢見失謬誤的指摘，可說是現代主義唯一的大功績。後年普利東(Breton)在「超現實派的宣言」(Manifeste du sur-realisme)中說現實主義者是「在愚劣中接近明朗，犬的生活」的比較，這樣他們所謂嚴肅的觀察，是怎樣高尚的虛偽，老犬的滑稽，和無意味。

「由山·特馬至亞拿導·法蘭士的實際主義中所啓示的寫實主義是一切精神飛躍之妨害，提要之外什麼也不會存在。(超現實主義宣言)」

亞波里納為先驅而開始的現代主義運動雖為當時大戰關係而停止，然而戰後的達達主義至超現實主義都是他們精神的遺產，也許可以這麼說，戰後的精神的氣候是適宜現代主義傳統的再生。

這裡仍有二種不能不附加者：一是在1913—4的新人各克導(Jean Cocteau)的存在，而The European Caravan的著者不多南是由時代的順序而由Cocteau至Apollinaire戰前的現代主義的先驅者。

這一種對1932年出名的紀德(Andre Gide)之「法王廳之拔六」也有相當的重要性。普勒東在他的「失去的足跡」(1934年法之N. R. E版)之中(紀德之訪問)的一章對戰後的青年的「無償的行爲」也有重大的意味。

戰後的達達主義的文學

這裡說戰後文學時，非有對戰爭文學區別的明瞭不行。所謂大戰是以一種經驗為在來文學的精神及手法上之主題(Motive)的文學為戰爭文學。在無論政治的，社會的思想上所有多少共通點者，在文學精神上，是與戰後文學的

新文學運動無關。

這五年間所涉而背理的悲劇的歷史，這裡不述，因為這裡無述說之必要，然而，戰爭所以會熱烈的地捲起當時青年的魂魄者完全是由 inhuman 和 absurdiste 中所交集的暴怒與絕望中所混的專制精神狀態，因此，一切文化對合理的和正義的破滅，必然是個人精神秩序的崩毀所顯現。最先，這種進行是由內的無秩序而漸漸進展。（普遍的厭世主義與絕望主義）

在這零圍之間於1916年在瑞士國的秋力兮由Nath等產生了達達主義(Dadaisme)。這歷史的事實，在戰後文學與其後的超現實主義的發生，是由一種指導精神為中心，而對重要的歷史事實的蔑視。1916年普勒東在南特地方的戰地病院的邂逅。那時普勒東由這裡觸到超現實主義的核

心。

他那時曾說「文學之中的自己，亂保(Rinband)，亞波里納等順序的惹起了，而自己所得益者是捷克·維安納「他更對」一切的演劇和樂底無用」的說者毛拉路攜手，而教予：一切的價值的蔑視態度。

1918年在休戰後，達達主義在巴黎又惹起了一個忽然的大波紋，那時查拉，碧加比亞(Picabia)和普勒東等也參加了，他們在這種勢力之下發刊了達達的機關雜誌

(Bulletin DADA)。後年的三月，戰後文學也受了更大的影響，而發行了Literature(文學)這雜誌。這雜誌由ref. on與Aragon編輯之下，立體派的亞波里納，沙盧茫，則可夫，而所謂新時代人的毛蘭，山到拉等先輩至紀德，維亞勒利，等的作品都在那里發表，沙地(Sadie)和其他新音樂派諸人的(Groupe de Six)，而畫家的Picasso和Derain也加入了。

普勒東在「失去的足跡」與「一種達達宣言」之中說明了達達主義的精神——。

「立體派的主張是建設，牠是一種流派，而達達是破壞的意圖」，紀德曾這麼說。

這樣是一種精神的狀態，一種破壞意圖的達達派的精神是大戰中及大戰後的個人精神的反抗乃至集團的狀態，然而牠的精神和進行却沒有對象為標準。這只不過是對一切過去的真理統傳，藝術，規律的否定，而由否定之中所生的一種肯定。可是他們在否定，破壞之前却又沒有預想到破壞之後如何地去追求問題。他們否定了文學之後也沒有提到解決的問題，這是DADA的唯一的缺點。

達達主義的運動漸漸地由此消滅下去了。而超現實主義由胡羅特的學說移入而至產生了。

超現實主義的成立

1924年末，在四年間停頓的達達主義却又由新生的超現實主義而復活了。同年十二月他們發表了「超現實的革命」(La Revolution Surrealiste)。那時由普勒東爲代表而在文學家亞拉貢，(現已轉向社會主義)愛路由亞，拿維路，維特拉克，等，和美術家曼雷(Man Ray)直力可(Chirico)，涅斯特(Erist)，碧加索等等爲集團。

超現實派的科學背景是胡羅特，和始也納等的心理學說，這都是衆知的事。這里他們在反理智反智識，反日常意識爲立場。他們更發現了半意識及無意識的反射表現的自動主義(Automatisme)和Dream-Narrative的新手法。

世紀之間，人類所涉的生活之原始的地下要素，潛在意識，半意識，無意識等從日常社會的經濟的或是職業生活的上面所抑制以至窒息的一切意識狀態爲決定的認識，因此以夢的全體表現狀態，這是超現實派的世界中所許的了。他們在這種的立場上成立了超現實主義了。

然而胡羅特的學說與馬克斯的學說之間已引起了很大的問題了(請參看現代美術NO1超現實主義對大衆藝術的可能性)這派的首領，Breton去年爲超現實主義了解的問題會到比利時，捷克等國去開演講會，和展覽會而得到了

很大的同情。在同年的世界作家會議也會把這主義提出討論，他們認爲這是詩的活動，有了解的可能性。

我們雖不能說這主義是好，或是壞，然而在保守主義的英國也倡導了，這運動急速的地普遍到英國，美國，歐洲大陸各國最近更由日本而本國了。

但是我們可以承認最近的超現實主義者的進展是由夢境的追求而達到意識的共通性了，有人認爲這主義或由這基點上能到達大衆了解的地步。同時現代法西斯主義的歐洲，在他們被壓迫之下的環境之中，這主義的產生，他們能在潛意識之下得到很好的結果。

英國「單位」Unit One的批評家 Howard Reed氏說要證明這主義的好與壞是不可能的了，這好似當時 William Blake的詩般要待後一個世紀才能給人類同情吧。——

同樣，藝術家們是不理一切而直線進行的，由這種進行才能替世紀產生更多的文化。藝術家們最怕的是停頓，停頓只是帶藝術家們入墳墓！

紀德這麼說，「好的個性，能爲社會更大的福利」我們當要給予他一種誠懇的 Sincerity。

Bibliography——

普刺東氏的超現實革命，超現實主義宣言，

達達派宣言，野獸主義論，立體主義論，
Apollinaire傳，今日的藝術（H. Reed）現代

美術之「客虎」的「白紙」等等。

作者附記——

夜的風

樓霞

風，刮了大半天，夜是越覺淒其的了！月，沒有；星，沒有。黑暗走過了每個角落，空虛侵入了每個人心，什麼都失了主宰似的，過着悠長的遙夜。

雖然風是那樣的猛烈，而夜的行進，却如蝸牛的迂緩，喘色似的踱着跬步。人是無可奈何了，但風却淫掠的吹，吹動了鄉思，吹醒了客夢；而這鄉思，這客夢，竟是這樣的飄渺無据啊！

風過了後，一切的騷動雖稍覺靜止，然寂寞却又偷偷的爬上了心頭。由寂寞而悲哀，由悲哀而想到生的渺茫，於是又期待着風的惠臨，好藉着蕭颯的聲音，來掃蕩寂寞的淒涼。然而風一來了，那撩人的寂寞之感，又復和風結合了。它竟隨着風的舒捲，越尖銳，越冷峭，把個人煽動得更空虛，更煩亂，而又更浮蕩呢！

陳子昂評傳

沈炳華

——節錄唐代詩史

在七世紀的末年，中國的政治，發生空前的變態，同時，文學上也起了一回的反動，真算是歷史上的一大特色！政治變動的主角，誰都知道是女政治家武曌；文學改革運動的主角，就是陳子昂。

陳子昂字伯玉，梓州洪射人，生於唐高宗龍朔元年——六六一——家頗富有。他的父親元敬，是個俠烈的人，常把米穀分賑饑民，子昂生長在這種家庭環境中，所以也充滿着俠烈的氣概。幼年的時候，性很放蕩，到了十八歲，纔發憤讀書，頗想在政治上活動。二十四歲，舉進士，再過二年，從喬知之北征，他的改革文學的主張，就是在這時發表的。嘗獻書於武后頗受她的讚賞，官至右拾遺，在職每有建議，惜多不行，因此，常悶悶不樂，時適建

安郡王武攸宜欲北伐契丹，上表給武后，把他調用參謀之職，因兵敗，子昂遂告奮勇，請爲先鋒，攸宜爲着他是個書生，謝而不納，並把他徙署軍曹。他這時感着策畧的不見用，異常憂憤，乃登幽州台發歌一首以見志。

登幽州台發歌

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後來，就借着父親年老的緣故，辭職退處家中，後於武后大足三年，——七〇三——被捕於洪射縣令，死獄中，年四十三。著有詩文集十卷。

我們知道王績是個隱者，是個酒徒，在社會上，并沒

有什麼崇高的地位。而又沒有高官名士，替他捧場，故雖有獨特的作風，終引不起當時詩人的注意，所以他的力量，到底是挽不住那文藝思潮的頹波；而整個的詩壇，終於被那種只有外表，沒有內容的作品佔住着，一直靡漫了一世紀左右。在這個當兒，倘使沒有人出來作有意識的革新運動，那末，中國文學史的演進，便從此停止，而宣告運命歸終了。但歷史的事實，告訴我們：如果人類的全生命，能夠一天的繼續生存，則由人類的心靈產生的文化，自能一天在進化的潮流中激盪着。現在，人類既不是在唐初的時候，而終止其生命；中國也不是在唐初的時候，而消散其國魂。那末，中國的文學史，也就不會在這時而停止其演進了。陳子昂就是順應着這種的趨勢，而高喊其改革的主張，是時代的先覺也是時代所造成的英雄！

他對於文學的主張，是怎樣呢？他在修竹篇序裏說：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然而文獻有可徵者；僕嘗暇時，觀齊梁間詩，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每以永嘆思古人，常恐逶迤頹靡，風雅不作，以耿耿也。

我們把這裏面的意思，歸納起來，就是：

- (一)要推翻六朝文學
- (二)要建設漢魏文學

推翻六朝文學，是革新，建設漢魏文學，是復古，復古，是他對於文學的根本主張，革新不過是用來做他達到復古的目的的手段。我們於此，即可明白斷定；

陳子昂是唐代主張復古的詩人

又次 子昂爲什麼要這樣的主張呢？其動機怎樣？我們對於這個問題，也必須解決；

(一)爲什麼要打倒六朝文學呢？

因對於「彩麗競繁，興寄都絕」，只有外表，沒有內容的作品，深致不滿。

(二)爲什麼要復古呢？

因「常恐逶迤頹靡，風雅不作。」

(三)爲什麼不復別一時代的「古」，而偏要復漢魏的「古」呢？

因對於「漢魏風骨，晉宋莫傳」，深抱隱憂，要想「興廢繼絕」。

由這種分析的結果，可見他並不敢奢望做文藝界的創造者，而只是要做一個肖子肖孫的模仿詩人。

然而我們現在又要發生一種疑問了：六朝和漢魏，都是在唐代之前，都是叫做「古」的。子昂既毅然決然要把六朝的「古」，完全推翻，爲什麼還要於推翻之後，再復漢魏的「古」，而僅僅要做一個模仿的詩人呢？並且這種模仿的

詩人，有什麼值得人們去稱頌呢？「復古」，「模仿」，在文藝國裏，本是罵着詩人不長進的名詞，但在這裏，却因他的復古，模仿，而詩學反得着新的發展——如感遇詩之類，於唐代詩學，發生不少的影響。——他這種的主張，據他的修竹篇序所說，是受東方生孤桐篇的影響：

一昨於解三處，見明公詠孤桐篇骨氣端翔，音情頓挫，光英朗練，有金石聲，遂用洗心飾視，發揮幽鬱，不圖正始之音，復觀於茲，可使建安作者，相視而笑。

但據我們的觀察，還有過去的歷史背景，和文藝潮流做根據的：

(一)浮華雕刻的無內容的死文學，雖然是極風行於六朝，但在隋陳交替的時候，早就起了反動了，隋文帝開皇四年，——即陳後主至德二年——就有「公私文翰，並宜實錄」的禁令。那時，因為離開京師僻遠的地方，還沒有實行，李諤便上了一道革文華書，有云：

……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惟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句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惟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

觀此，我們就可以明白在子昂以前的詩壇上，已有了新的反動；而對於這種死文學的攻擊，又很能切中弊病。並且借着政治的勢力，認真去取締。革文華書又云：

……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艷！付所司治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鑽集，棄絕華綺。

雖然他的改革的主張，是建築在「衛道」上——參看革文華書全文——然亦可見這種文學，在那時，根本上已起了動搖了。唐代建國之初，魏徵編著隋書，其文學傳序所說的：

梁自大同之後，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馳新巧，簡文湘東啓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乎！

也就是對於牠起了很大的懷疑，而認定這是文學衰落期的象徵。子昂的革新運動，就是本着這歷史的使命，看出這種文學，再不能繼續發展，而提倡舉行的。並且從前的倡言改革，只是一種空泛的理論，并沒切實去創造新的好的作品來，所以不能得着很大的影響，子昂改革的成功全在他本著自己的新主張去創作，所以他的感遇詩出現以後，文藝界的局面，即時得着新的開展；張九齡的感遇詩十二

首，固是受着他的影響；即文學界中大名鼎鼎的杜甫韓愈，亦都很稱讚他。——詳見杜甫過陳拾遺故宅送梓州李使君之任冬到金華山觀等詩，韓愈送孟東野序薦士詩。——李白的作風，也有些是由他得來的。——見導言——於是從前頹靡的風格，到這時便掃却過半了。鄭振鐸先生說：唐之詩歌，雖因沈——佺期——宋——之間——而律詩以成立；然仍時時露清新質樸之氣分者，子昂的獨特作風，實與以很大的影響。

——文學大綱中世紀的中國詩人——

便是個極切當的批評。

(二)漢魏時代的詩歌，以內容的詩意言，是重諷刺，重寄託；以外表的格調詞句言，是多質樸，多雄勁。唐代的詩壇，在子昂以前，雖還是被那種萎靡浮華的作風彌漫着，但魏徵的述懷，李賢的黃臺瓜辭，已表現出漢魏的風格來了：

述懷

魏徵

中原還逐鹿，投筆事戎軒，縱橫計不就，慷慨志猶存。杖策謁天子，驅馬出關門，請纓繫南越，憑軾下東藩。鬱紆陟高岫，出沒望平原，古木鳴寒鳥，空山啼夜猿。既傷千里目，還驚九折魂。豈不憚艱

險，深懷國士恩。季布無二諾，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氣，功名誰復論！

黃臺瓜辭

李賢

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自可，摘絕抱蔓歸。

王績的古意和石竹詠，尤與他的感遇詩相接近：

古意六首錄一

幽人在何所？紫巖有仙躅，月下橫寶琴，此外將安欲？材抽嶧山榦，微點崑丘玉，漆抱蛟龍脣，絲纏鳳凰足，前彈廣陵能，後以明光續。百金買一聲，千金傳一曲，世無鍾子期，誰知心所屬？

石竹詠

萋萋結綠枝，曄曄垂朱英。常恐零露降，不得全其生！歎息聊自思，此生豈我情？昔我未生時，誰者令我萌？棄置勿重陳，委化何足驚。

我們於此，便可知舊的文學，已頽末日，新的文學，已漸抬頭。不過他們的創作，只是一種無意的演進罷了。到了陳子昂，他看見新的時代，已經開始，改革的時機，已經

成熟，乃毅然決然，順應着自然的趨勢，更加上人力的督促，而作有意識的運動。所以自從他加上這一鞭之後，進步的時間加快了，成功的效率加增了，他既把「六朝式」的文學，變做「漢魏式」的文學，盛唐詩人，又繼續建安曹氏父子的事業，從樂府新辭中解放出來，而構成八世紀詩歌的黃金時代，我們推其本因，也就是他開其先河啊。

由上述的結果，我們又可知隋文帝和李諤，只有主張，沒有創作；——魏徵的隋書文學傳，只是一種懷疑而已，還說不上主張，——唐初諸人，只有創作，沒有主張，所以都不能夠轉移風氣，而在詩壇上發生的影響極微，子昂一方面主張舊的改革，一方面創作新的作品，使人人明白舊的不好在那里，新的好處在那里，由比較而生信仰，既得多數的信仰，便得着更大的力量了，他的主張的成功，便在這里。

以上論他的文學主張既竟，現在又要來討論他的代表作——感遇詩：

感遇詩是他在什麼時候作的呢？舊唐書文苑傳，說是在少年時代作的，但我們却不敢相信，因為從這詩中表現出來的陳子昂，已不是少年時代的陳子昂了，陳沆的詩比興箋已替我們說過：

惜哉末學，目比秋荼，毀贊兩非，比賦如夢，至舊

唐書謂「子昂少爲感遇詩三十首，王適見而許以天下文宗，」此則猶太白蜀道難作於幸蜀之後，而唐摭言謂賀知章見之於初至長安之時。皆小說傳會無稽，止知取其生平有名之篇，傳以生平知遇之事，而不顧歲月情事之參差，無足深辯也。詩中云「林臥觀無始，」又云「林居病時久」，則是作於暮年去官歸隱之時。

我們讀了這段話，便發生了一個感想：我們覺得文學是環境的產物，無論在時間或空間，都脫不離牠的支配，所以同是一種作品，常因作者和作者間的性格不同，觀感不同，而各異其趣，即一個作者的自身，因前後期生活的環境不同，外緣的感觸各異，則描寫的對象，既不能一樣；而其作風，也就迥然有別，可見文學和環境關係的密切了，陳沆明白了這層關係的重要，拿來判別這詩產生時期的先後，已屬一針見血。現在我們再不厭求詳，把他少年時代的作品錄出幾首來，和它作一比較，益可知其不同之點了：

晚次樂鄉縣

故鄉杳無際，日暮且孤征。川原迷舊國，道路入邊城。野戍荒煙斷，深山古木平。如何此時恨，嗷嗷

夜猿鳴！

宿空舫峽青樹邨浦

的的明明水，啾啾寒夜猿，客思浩方亂，洲浦寂無喧。憶作千金子，寧知九逝魂！虛聞事朱闕，結綬驚華軒，委別高堂愛，窺覬明主恩。合成轉蓬去，歎息復何言！

這些詩歌都是表現他初出茅廬時的一種縱橫馳驟，蓬蓬勃勃地少年氣概，即他見拒於武攸宜以後，雖把他的政治命運，結束下去，但這時的作品，如：

田光——薊丘覽古之五

自古皆有死，狗義良獨稀。奈何燕太子，尙使田生疑！伏劍成已矣，感我涕沾衣！

郭隗——薊丘覽古之七

逢時獨爲貴，歷代非無才，隗君亦何幸，遂起黃金臺？

以及上面已經舉出的登幽州台發歌，亦都是表現其幽憤不平負才使氣的態度，沒有帶點消極的情願終老山林的意思。如果感遇詩係作於他少年的時候，爲什麼有了一鴻荒古

已頹，誰識巢居子」的自比，和「去去行采芝，勿爲塵所欺」的自覺？回看前作，不過是一種嫉妬，一種在歧路的彷徨，並且

贈別冀侍御崔司議

有道君匡國，無問余在林。白雲峨眉上，歲晚來相尋。

臥病家園

世上無名子，人間歲月賒。縱橫策已棄，寂寞道爲家。臥病誰能問，閒居空物華。猶憶靈臺友，棲真隱太霞。還丹奔日御，却老餌雲芽。寧知白社客，不厭青門瓜。

我們當也不會說是在少年時代作的。我們若再拿感遇詩來比，則不獨其詞意相似，而其作風亦同嗚淡樸，和上面作品的縱橫馳驟，負才使氣的態度，則絕不相同。所以我們從他的別的作品，詳細的比較申論的結果，益使我們確信他的感遇詩，是他晚年的作品而無疑。

她是一種回憶懺悔的文學，是自己痛定思痛的文學。內容所有的，是時代的背景，是詩人的生命。子昂在唐代

的詩名，全由這種感遇詩得來，即後人的稱讚他，也就是因為他有了這詩的緣故。不過她是一種寓言，她太重視「興寄」，故詞多古奧，而意極玄虛。如：

吾觀龍變化，乃知至陽精。石林何冥密，幽洞無留行。古之得仙道，信與元化并。玄感非象識，誰能測沈冥？世人拘目見，酣酒笑丹經。崑崙有瑤樹，安得采其英！

吾觀崑崙變，日月淪洞冥。精魄相交會，天壤以羅生。仲尼推太極，老聃貴窈冥。西方金仙子，崇義乃無明。空色皆寂滅，緣業定何成。名教信紛藉，死生俱未停。

我們讀了再讀，思之再思，終不知其所感何事，所指何物。其他如：

至精諒斯在，
三五誰能徵？

誰見枯城蘗，
青青成斧柯？

金鼎合還丹，
世人誰見欺，
飛飛騎羊子，
胡乃在蛾眉？

仲尼探元化，
幽鴻順陽和。

亦是一樣的玄虛難解。——子昂自己認為滿意的修竹篇亦是這樣的難釋。——這樣其於時代背景的寫照，詩人個性的表現，便沒有什麼顯明，所以元稹一讀杜甫的詩，便「愛其浩蕩津涯，處處臻到……而訝子昂之未暇旁備。」——元稹杜工部墓誌銘——這便可以我們想見她在藝術上的成就的程度了。至舍却浮靡空虛的氣習，而養成清勁質樸的作風，則其在文學上的起死回生之力，又不可掩，而使我們認識其影響的偉大。關於這種，整個的感遇詩，都可見得，我們不欲再多舉例子。

要之，感遇詩在唐詩史上，是由「舊」的渡過「新」的橋樑。

西廂雜論

吳其敏

一，西廂的演化

研究西廂的演化，我們可以看出中國聲曲發展的一個順序。由散文蛻變而成韻文，韻文復從單簡的詞章演化而為繁複的劇曲。這其間，我們可以明白中國韻文的旋律是如何在坡狀的發展，中國文學是如何深入地混合到音樂領域中來。

西廂記的始祖，誰都知道是唐元和詩人元稹（微之）的會真記。會真記是元微之的自敘傳，太平廣記四百八十八卷所載題為鶯鶯傳。這是唐代傳奇小說中頗為有名的一種。魯迅在其所纂裨邊小綴中謂「其事之振撼文林，爲力甚大。」這就是指這個故事日後的發展而言。

會真記傳奇最先的變相是微之同時的楊巨源，李紳等的鶯鶯本事詩，這是散文進爲韻文的初期。到了北宋，趙

德麟（令時）便把它改製爲商調鼓子詞蝶戀花，載其所錄故事詩話侯鯖錄中。金章宗時（約在十二世紀的後半），偉大的北曲作家董解元的西廂搗彈詞出現了，後世論者遂以爲這是中國的第一部劇本。然而事實上，這還祇是劇曲的雛形，而且，會真記之演化爲曲調，董解元還不是第一人。據武林舊事所載院本存目中有鶯鶯六么一目，可知將這故事譜曲，已經很有人在了。

西廂搗彈詞或稱弦索西廂，或稱諸宮曲調。這是一種原始的戲劇形式，其中僅有「白」有「曲」，是不能搬到舞台上排演的。這祇是一個人用琵琶搗彈，一面彈奏着，一面念唱曲調而已。可是，這部書在元劇題材的歷史上實在是元代戲曲的開山創作，故鍾嗣成的錄鬼簿中著錄戲曲家也以他爲第一人。

我們知道，董解元是金人，弦索西廂要以金人的音歌

之才能相宜的，蒙古人入主中原以後，音韻是漸漸的改變了，當時改革舊曲，別創新調已蔚然成爲風尚，於是西廂也在王實甫的手下以別一種的姿態出現于元代文壇了。

王作爲崔鶯鶯待月西廂記。此作一成，中國戲曲在音韻上，在排場上，便完美地舞台化了。我們覺得董西廂在音韻上始終不能媲美于王西廂，就因爲王西廂的韻律細緻，與舊譜有了顯著的差異。這是王實甫接受了胡馬天風的蒙古人氣概以後，（王實甫是由金入元的劇家）使中原的音樂北方化之一種成功。這種成功也就相對地奠定了完備劇本的基石。

其後，雖然有關漢卿的續西廂，以及明季李日華陸天池的南西廂，周公魯的翻西廂，清季查繼佐的續西廂雜劇，類皆狗尾續貂之作，不足以言演化。

總之，自從元微之的會真記以至王實甫的崔鶯鶯待月西廂記，這種進展是沿着一條路線的：從想像到寫實，從歌唱到表現的路。

而且在形式上的演化，我們可以如此地表示出來：

散文——韻文（詩歌——鼓子詞——搗彈詞——雜劇）

二，西廂的作者

焦循在他的雕菰樓集中斷定王本的西廂不及董本，以

爲「談者未見董書，遂極口稱道實甫。」近人蔣蘭生，也極推尊董氏之作；不過，從整個的（文學的與戲劇的）看來，我們不能不沿襲一般的成見，認王西廂爲西廂文學之正統。

鄭振鐸在文學大綱上說：「它（指王作）實可算是一部極偉大的史詩；像這種的體裁的著作，在中國只有這一部，離開牠的別種重要之點不說，即以牠的本身的文藝價值而論，也可以使牠在文學史上占一不朽的地位。」

這兒，我們就只好擱開其他一切不談，僅來研究王實甫的一種西廂記的作者問題。——這樣說來，話意似乎很不可通。既然謂之王作西廂，而作者又發生問題麼？原來歷來對於西廂記的作者問題，是有着種種不同的說法：

（一）都穆南濠詩話說：「近時北詞以西廂記爲首，俗傳作於關漢卿。或以爲漢卿不竟其詞，王實甫足之。余閱錄鬼簿，乃王實甫作，非漢卿也。」鍾嗣成錄鬼簿及寧獻王太和正音譜在王氏雜劇書目上也都錄有此一作目，這些都可以說明西廂記是王氏所作的。

（二）清葉堂納書樓曲譜補遺中有崔鶯鶯一劇，楔子崔鶯鶯自白說：「昔日有一個關漢卿，他來應舉，只因他才疏學淺，俺父親不嘗把他題名，誰想那奸賊將沒作有，把奴家編成了一本什麼西廂記。」這便是認西廂爲關漢卿所作

者的一種證據。

(三)明王世貞藝苑卮言說：「西廂久傳爲關漢卿所撰，邇來乃有以爲王實甫者，謂至郵亭夢而止。又云至『碧雲天，黃花地』而止，此後乃漢卿所補也。初以爲好事者傳之妄，及閱太和正音譜，王實甫十三本以西廂爲首，關漢卿六十一首不載西廂，則亦可據。」這是最普遍的一種主張。相傳實甫的作西廂，是殫了畢生精力來從事的。當他剛寫到「碧雲天，黃花地」諸語時，便因思竭踣地而死！「驚夢」以後之四齣卽爲漢卿所續。

上面這三種論調，除開第二種說法爲一般好事者的妄自假托決不足信外，其餘二說歸納起來，大體是可以決定爲王實甫所作的，不過遺留下來的問題，就在最後的四齣的真僞。

西廂記載至驚夢止爲王實甫所作，是成爲鐵一般的事實了。那末，讓我們來說明驚夢以後的捷報，猜寄，爭艷，榮歸四齣爲絕對的贗品！

西廂記的最後四齣，不但不是王世貞的作品，同時也決不是關漢卿的手筆；非但不是關漢卿的手筆，我更敢大膽的說他甚至不是出自元人的手筆！馬玉銘在他的關續說辯妄中以爲王靜安先生著宋元戲曲史，曲錄的時候，還相信續本西廂記爲關漢卿所作，引爲一件可怪異的事；而我於

此，也將以馬玉銘尙以爲出於「元人老手」這一說爲不澈底的主張。我的證據是：

(一)王關二人在當時同被目爲描寫男女心理的擅長者。王氏作風綿密婉麗，涵虛子正音評他如「花間美人」，而關漢卿的劇曲向以雄奇排奐見長，極汪洋恣肆，感慨蒼涼之致。他們決不會寫出那樣粗劣的文章。金聖歎在其批評中也早說明續記四篇本不足錄，特欲爲天下人指出其僞，故兼而出之。梁廷柅的曲話也說按之漢卿所撰曲多至六十餘本，其目不載西廂，且續本多鄙陋不倫之句，亦引爲可疑。「鄙陋不倫」之句，不是「元人老手」所當續，這是很明白的事。

(二)明臧晉叔在他的元曲選序文上說：「或又謂西廂亦五雜劇」云云，可知到了明代，西廂所傳於世的還祇有「四雜劇」，「五雜劇」不過是「或又謂」而已。這個就是一個可疑之點，可以使我們懷疑續記的作者不會是「元人老手」，怕充其量祇是元末或更是明初的贗鼎，而托關漢卿之名。

(三)「破鏡重圓，明月光輝」，這種大團圓式的才子佳人故事，在明代可以說是十分流行。郭昌鶴在才子佳人小說研究一文所舉十二本代表才子佳人的小說中，沒有一本結局不團圓，這種憧憬着「皆大歡喜」的故事的下場，是明

人一種頗爲頑固的創作心理，自然這頑固的心理會施行到西廂上來。金聖歎在其團圓之後批道：「上來特續四篇，想來只爲此數語故耶？乃費盡無數氣力，而此數語又只草草，真不解何意也。」執筆作續記的人，若不是爲了一場大團圓，怕他筆下便沒有文章了。

基于上面幾點理由，我不禁懷疑第五本的西廂，怕會是明初人的作品。

我對於續記的意見是如此的，現在再來一按王實甫的性格。王氏的生平不大可考，僅知其名爲德信，也是曲家輩出的大都人。他是一位神經尖銳的人，他具備了先天的異質天才與後天的變質天才兩重性格。這兩重性格的交融，使他完全病理的底發展。在他的作品中，我們可以見到他能從音響中聽出色彩來，也能在自然現象的刺激之下燃燒了慾火。這種事態若應用起蕭洛依特的精神分析學來解釋，便是「色聽」，「見淫」，也就說明了他感覺器官的尖銳已經使他幾乎到了瘋狂的地步。然而他爲甚麼有此種性格呢？這個留待下面才去討論他。

三，西廂的人物

研究西廂的人物，我們應該根據到元稹的會真記上才能正確。會真記以後的，祇是作家對於一個現存羅曼斯的

憧憬與應用技術上將其誇大的擴展而已。

會真記中除了幫閒的紅娘爲一個典型的「穿針引線」的重要配角外，主要的人物是張生和崔鶯鶯。關於張生是誰的問題，最先提出意見的是王楙野客叢書，他以爲張生是唐烏江人張籍（文昌）。他所根據的，是蘇東坡贈張子野詩有「詩人老去鶯鶯在」之句，以爲詩人與鶯鶯，即張生與雙文事，謂指張籍而言。可是元微之所述鶯鶯事是在貞元十六年的春天，張生趕考不中是在越年。（即十七年）而唐登科記所載張籍考中功名是貞元的十五年，時間的距離有二歲，與其所擬不能相合，宋王性之（銓）早經在其傳奇辨正辨明了：張生不會是張籍，已無可異議。

第二個被懷疑爲張生的人是鄭恆。野談說黃野中掘得鄭恆墓誌，是給事郎秦貫所述，其間說起鄭恆的夫人，說是博陵地方崔家的女兒。後世的人，便以爲這鄭夫人是崔鶯鶯。

可是鄭恆這個墓誌，據俞曲園雜纂小浮梅閒話所考，謂其世系不對，疑係僞造。而且鶯鶯生於德宗興元元年甲子（七八四年），鄭夫人生于德宗建中元年庚申（七八〇年），生辰相去四年，也未吻合。總之，會真記所載鶯鶯後來曾經改嫁是個事實，而改嫁鄭恆也非絕對不可能，不過至少鄭恆是張生以外的人物，因此，鄭恆也決不會是張生。

那末，張生究竟是誰呢？

情天寶鑑說：楊徽公（疑即楊阜公）嘗見微之所作姨母鄭氏墓誌。云「其既喪夫，遭軍亂，微之爲保護其家備至」。白樂天作微之母鄭氏誌，云是鄭濟女，而唐崔氏譜謂崔夫人也爲鄭濟之女，（鶯鶯之母）再考微之墓誌，其生年恰又與會真記相合。

雖然元微之的姨母鄭氏墓誌不見于閩蜀刻本六十卷元氏長慶集，我們還不能不承認確有此文的存在。唐志著錄長慶集一百卷，小集十卷。容許在這裡可以找到，可惜此書已經不傳。

這樣看來，我們可以得到三點證明：

- 一，元稹和崔鶯鶯是中表兄妹。
- 二，張生保護崔氏母女，也就是元稹保護姨母鄭氏及表妹鶯鶯。張和元姓同所出。
- 三，元稹的生年與會真記相吻合。

此外，還有更好的例證，那是元微之的惆悵詩：「鐘動紅娘喚歸去，背人啜泣溼金鈿！」同會真記：「有頃，寺鐘鳴，天將曉，紅娘促去，崔氏嬌啼婉轉，紅娘又捧之而去。」不是如出一語嗎？這樣，張生即是元稹的變相一說是可以無疑了。爲避免清議，許多作家的戀愛事跡往往假托在別人的身上或採用隱晦的手法來表現，這在李義山是

如此，一直到彭玉麟的梅花文學也是如此。

在會真記裡的張生是元稹，可是來到王實甫的西廂記，這個張生便不是元稹；而鶯鶯也就不是元稹的中表妹氏了。

王實甫沿用會真記的本事來做文章，他的文章裡的人物決不肯去考證出本事的誰何而來替他刻劃。因爲王實甫根本就不在寫歷史劇。那末，王氏的人物是誰呢？我以爲王氏筆下的人物不是一個人，是王氏時代兩種典型的人物。

- 一，張生是個落拓江湖的色情狂的風流士子。
- 二，鶯鶯是個沒落的封建門閥中的游移小姐。

四，西廂的時代

產生西廂的背景，是元代的社會。元代是異族統治的時代，仕路的閉塞，文人士子社會地位的沒落，構成了當朝文學一個顯著的特色，那便是鄭振鐸所說的產生了許多往昔所少有的鼓吹達觀享樂的歌曲，讚頌隱居生活的詩篇。

西廂記是屬於前一種的。在異族統治之下，元代的政治的黑暗，使一般人民沉淪在重重的壓迫之下，尤其士大夫們，更陷溺在頹廢的，肉慾的，物質的享樂之中。那時

儒教的拘束已去，舊倫理的觀念已不存在，所以放縱而赤裸的「食」與「色」的追求，蔚成一種極高度的風氣。

王實甫他生活在這種環境之中，他受盡了種種箝制與誘惑，使他體驗到他性生活上的缺陷，更逼他變成了一個變態性慾者。他的性生活既不正常的發展，所以祇能使他困頓在肉慾的苦悶之下，而渴慕着純正的愛情。這樣的狀況之下，他產生了西廂，他也適應了他的時代背景。郭沫若說照近代精神分析派的學理講起來，王氏西廂可以說是 Libido 的產物。廚川白村說人的閱歷中常有了精神傷害，即謂曾經因了人自己的道德性，或者周圍的事情，受過壓抑和阻遏，因此在內的生活上，便受了酷烈的創傷。西廂便是由于王實甫受了酷烈的創傷而後產生出來的作品。因為王實甫無論在性格上，在境遇中，在社會上，都有各樣的缺陷，缺陷的處所依廚川白村言，一定現出不相容的兩種力的糾葛和衝突來。將這糾葛和衝突縱橫上下的觀看，描寫出來，就是他的西廂！

西廂中對於戀愛與結婚是有如是的說明的：

一，道德主義與功利主義是當代婚姻的基石。

二，肉慾的衝動突破道德的防線的必然。

這是當代以及前代後代一貫的現象，於此可以不必細論了。

五，西廂的藝術

王國維在他的元劇之文章上說：「元劇最佳之處，不在其思想結構，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謂之有意境？曰：寫情則沁人心脾，寫景則在人耳目，述事則如其口出是也。」用這樣的法度來衡量西廂，亦可謂精到之論。兩村曲話說：「西廂工於駢麗，美不勝收，……他傳奇不能道其隻字，宜乎為北曲壓卷也。」涵虛子又稱「王實甫之詞，如花間美人，鋪敘委婉，深得騷人之趣。極有佳句，若玉環之出浴華清，綠珠之採蓮洛浦。」

以這樣的評語來與王靜安見解互相參證，我們可以了然于西廂的藝術技巧的成功是在什麼地方了。

事實上，西廂是反抗舊禮教的作品，于思想上也不無可述，結構以繼承中國劇曲的一脈，無有何種新的發展也未可厚非，徒以與其描寫手法上一比，便覺應該讓步，所以對西廂的藝術上的稱揚，歷來就集中在「文章」上的成績。

現在就分開來評述西廂的描寫技巧。

(一)西廂是寫心理與個性的——中國舊戲曲小說中，寫到兩性的戀愛時，千篇一律，都是二人一見面便相見恨晚

，誓訂了終身。從不肯細細地來抒寫他們戀愛的經過，與及他們戀愛的心理的。西廂就是一個例外！他寫張生，一個少年書生的狂戀，自初見到圖謀再見，從退賊到拒婚，從和詩到遞簡，從跳牆到被噴，從臥病到佳期，從別離到驚夢，……無處不在戀愛的驚濤駭浪之中，喜怒哀樂，無時不在變動！

寫鶯鶯，在先表現着一個嬌澀的女兒個性。生長在深閨之內，一旦接觸到了張生那樣風流不羈的男子，不禁使她彷徨。那種欲前故却，欲却又前的心理，可謂極盡細緻能事，等到秘密被夫人識破之後，她的態度便急轉直下了，從一個嬌澀的女孩兒一躍而成爲狂戀的少婦，這種變幻非特不會急驟，而且是事實上的必然。他寫得那樣渾圓，直似天衣無縫！

(二)西廂是用反襯的手法寫的——誰都曉得西廂的主角是張生和鶯鶯，可是作者描寫的焦點還不是這兩個人。介於此二人之間，另有一個更主要的分子，那便是紅娘。作者自然是用全力來寫張生和鶯鶯的，但沒有紅娘，鶯鶯和張生便沒有文章可寫。金聖歎所謂「西廂記止爲要寫此一

人，便不得又寫一個人。一箇人者，紅娘是也。若使不寫紅娘，卻如何寫雙文？然則西廂記寫紅娘，當知正是出力寫雙文。」這是很很有眼光的說話。

(三)西廂記是感覺地的描寫——他寫聲音以感覺色彩。從「其聲幽」，而想像到「似落花流水溶溶」。他也寫外界的刺激，以挑撥內心的衝動。從「鶯兒作對，蝶兒成雙」而說到「春心動」。他從「眼角」找到留情的處所，他從「脚跟兒」聽到情人秘密的心事，這種感覺的描寫，是描寫技術最高的成就。于同時的劇本中不可多見，于後代的作品中也難尋求！

(四)西廂記是偉大的史詩——全篇一氣呵成，輝煌絢異；情調那末旖旎，詞句那末清麗。使讀者跟着作者的筆尖走進了詩的境地。讀了一頁便使你不能不一口氣讀到了完結，待掩起卷來，你的情緒還是流連忘返于書中的。

這種種藝術的價值，其神奇暢好處，是王實甫憂憂所獨造的。王西廂之成爲一種家喻戶曉的書，難道還是偶然的嗎？

論詩

——致侯汝華先生

沈達材

讀了你的來信，我真不勝慚愧！我是不會寫詩的，怎够得上批評？不過，你說你「已決定走」以平淡的字句表達豐富的情感」的路」，這却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我在贊成你的主張之外，也來說一說我的鄙見吧！

中國的新詩是跟五四的文化運動以俱來的。它是對舊詩的革命，其目的，在摒棄了舊詩的形式之外，又加以內容的改變，使一切舊詩的氣息，格調，形式都無法存在。正因為這一轉變的過於極端，所以沒了依靠之後，就不得不接受西洋詩的一切法則了。現代的新詩，簡直是西洋詩的移植，一切都脫不了歐化的意味，尤其象徵派的色彩。近幾年來的中國詩壇，幾全是象徵派的天下。

但是象徵派的詩，雖然曾給新詩以形式的內容的改造與新鮮，却因象徵的氣味太濃厚，因而埋沒了詩的真實，詩的本質。原來，所謂象徵，是一種形而上的抽象的東西，其意境是神秘的，憧憬的，是將現實蒙蔽在渺茫虛幻底意識底下，而將情感隱藏起來的。固然，它也有好處；可是這好處，我們的詩人並沒有學會，學過來的，是一些神秘的意味和看不懂的字眼。這趨勢自李金髮以後，是更形擴大的。因為要表達象徵的意味，不得不在字句上做工夫，而故意夸飾，故意閃爍，以達其目的。本來是自由的詩，却反而成爲有限制多拘束的東西了。新詩到了這地步，是必須革命的。——當然，着手第一步還是形式的問題。

所以你說的平淡的字句這個問題就值得討論了。

自然，你是現代派的詩人，且又受過象徵派的影响，從經驗與學習之中，你也許早感到塗澤艷飾之非了吧。所以你就在親嘗甘苦之餘，喊出這樣的呼聲來。

這是一種嘗試！但這嘗試必定可以成功的。

我們知道，新詩是以自由的形式表出的。它的存在是寄托在新的形式和新的情感上的，從反對雕琢，反對用典，這些舉措看來，自然它是需要一種樸素的自然的姿態，以達到要寫什麼，就寫什麼之路。這自然無須修飾的，且也不須修飾的。因為詩所需要的是「真實」。而這真實又是容什麼炫奇駭怪誇張華麗的字眼來表現。卡萊爾批評朋斯的詩曾說：

朋斯的卓絕處的確是最稀有的一種，無論在詩歌裡或散文裡；但同時，這又是很平常而且極容易被發現；他的誠懇；他的確定的對「真實」的態度。這裡沒有虛構的哀愁或歡樂；沒有空洞的，幻想的感傷；沒有冗長的修飾，無論在思想上或是在感情上；在我們面前描敘的熱情，是的確在一個活的靈魂中燃燒着的；他所發表的見解是的確從自己的理解發出來的，而且是他自己的發展中的一個階段。

要達到這樣的目的，自然內容和形式必須一致。故

「以平淡的字句表達豐富的情感」，就是新詩的出路。金克木曾說詩的滅亡，在於詩的貴族化。無疑的，象徵派的詩是夠難懂了。是以，我們今日，必須從象徵派那些神秘，誇張，艷飾，雕琢的層層桎梏中解放出來而返於天然的自然地位。

固然，我們所謂平淡，是拒絕光怪陸離的想像，而以真實作為基礎的。它是表現的，不是敘述的，是有靈感的，不是乏味的。陶潛的「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這是平淡，然而淡得有味。所以要使平淡的字句，不成為呆板滯拙的病態，它必須以情感作中心。

這是一個聯繫着的問題。

現在且來談談詩的情感的作用。

詩本來就是情感的產物，經過了情感的衝動而後發為吟咏，這道理，中外古今都是一樣。這是詩的特質，詩的靈魂。格羅塞說：

一切的詩，俱出發於感情和以感情滲透的，而且其創作及威力的神秘，也確存在於這一點。

又說道：

詩底作品的特色，是以感情，而且只以感情決定其作品之力。具有另外的目的——如教訓聽眾或使他受刺戟而動作等——的一切故事，不論那是裝於散

文，或飾入詩的形式，都同樣完全不是詩底作品——

——藝術之起源：詩

雖然詩是需要情感，但有時這種情感常常爲它的外形律所束縛而不得發洩出來。前人譏吳文英的詞爲七寶樓臺，眩人耳目，但拆碎下來則不成片段，這就是砌堆詞藻的害處。我們做詩必須力矯此弊，而後真的情感才得自然地流露出來。做詩而於情感之外，還要顧及什麼美的話，那這所謂美，必是本色之美，不假修飾的美。所以我說平淡的字句是和豐富的感情聯繫一起的。必須兩者互相一致時，才是好詩。詩經中如：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何嘗有什麼造作，而情感的豐富，自洋溢於字裡行間。李白的「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亦同樣地有此興致。但這還是片斷的例証，我們再以陶淵明來說。

陶淵明的詩，誰都認爲平淡的，好的，可是他的這種境界却是由於他的豐富情感所促成；沒有淵明的襟懷，天才是談不到這地步的。中國詩人學陶的正不知有多少，而稍得其似的，却只有儲光義，韋應物，王維，蘇軾幾個人。但因爲他們的學陶，只學得陶的平淡字句，而忽略了支持這平淡字句的中心情感，所以成就也就有限得很了。蘇軾的和陶詩，簡直是邯鄲學步。陶詩如——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意境，情緒，都恰到好處；所謂絢爛之極，歸於平淡，就是陶詩的真評。

陶詩的好處，我們是容易看得出的。因爲他對於情感的宣洩是表現的，不是敘述的，是撇開了理智的意念，而用直觀的感覺。假如我們只在字面上做工夫，而不注意情感的渲染滲透，那就成爲散文的故事的作品了。如李長之的贈哥德：

我生在一九一〇，

你生在一七九四，

你生在德意志，

我生在中華神州。

可是爲什麼你所要說的，
全是我生命裏，自己所要奔流的？

出污泥而不染，
入聖人之鄉而超凡，
歌德，歌德，吾將何以報之？
愛其人，想其德，將譯其詩篇。

字句雖極平淡，素樸，但我們不能認為是詩，因為缺乏了情感，缺乏了興味的緣故。

反之，如有豐富的情感作中心，雖是字句的表現沒有什末奪目絢爛，但依然是好詩。如你的燈下：

放下你的窗簾吧，
不要讓你的燈光跳出去。

外面的風很大，
月很冷。

我們的心也太淡了，
請給我們吃一個鮮橙吧！

然後，我們沉默的
望着我們的燈。

字句是平淡極了，然而它有情感，這情感就寄托在字句之外。水手一章，亦是極好的例。就是施蛰存發表在現代詩風裡的小艷詩三首中的二三兩首，亦是在平淡中見出豐富的情感。

現在我們該來討論情感的表現的方法了。

我以為感情的表現有二：（一）是顯露的，（二）是隱微的。顯露的情感，不是至上的情感，它是可以用字眼表達出來，易於使人感動，但沒有言外意，往往一瀉無餘，在受了戟刺之後，剎那間就歸消滅。如李白的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

表現的何嘗不強烈，不濃厚，可是因為只是剎那間的閃動，沒有什末含蓄，故而印象也就冷淡下去了。

隱微的情感，在字眼以內，即所謂得意文中，會心言外的。它是難於使人理解。你如要理解它，你必須撇開情感的作用，理智的地來加以分析，加以理會，而後才能深切地體認出來。「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要這樣的不即不離，含意未伸的，才是上乘。

這裡說到的「含蓄」，無論新舊詩都是重要的要素。司空表聖用「不着一字，盡得風流」八字來盡含蓄的境界，這是極妙的比方。不過，這類的話，一脉相傳的由嚴羽而王士禛，終於成了神韻派的詩論。神韻派的詩，雖說得上含蓄，富有言外意，但它的失敗，就只在專求超脫，專求神味，而忽略了內在的情感，所以只有空架子。而現代的新詩，却又缺少含蓄，情感的含蓄與否，對於詩的真美是有極大的影响的。像戴望舒在秋蠅裡的兩節：

木葉，木葉，木葉，

無邊木葉蕭蕭下。

紅色，黃色，七灰色，

昏眩的萬花筒的圖案啊！

前者有含蓄，所以我們可以於字句之外，來想像它的情感，領會它的情感。而後者，則表現的太過顯露，沒有什末餘味似的。不過這還是小疵。最可痛心的，是一班把詩當作標語官言的詩人，不但說不上含蓄，竟連情感也都根本滅絕了。須知詩的主要成分是情感，缺乏了情感，便不好叫做詩。凡足以傷害真實的情感的，我們都必須極力戒除。

最近，林庚提倡的四行詩，雖曾給新詩以一種新的生命，而又因太講究韻律，往往不免削足就履。我們固然不反對詩的韻律，但必此種韻律是出以自然；且又表現於情感之中的，方是真正的韻律。此理戴望舒曾有如下的說明：

詩的韻律不在字的抑揚頓挫上，而在詩的情緒的抑揚頓挫上，即在詩情的程度上。

因為詩的形式一固定了，便成了陳腔濫調，於是而詩的情感，意境，亦因受了拘束牽制而不能自由發揮，四行詩的弊病，就在割裂字句，以就其固定的形式，因而情感的表

現常不免於閃爍不定。固然，詩的情緒是最不可捉摸的，帶神秘性的東西，但我們終有方法使之表現出來，或顯或隱，以自然流露為主。以舊詩的過去情形來說，由詩經而楚辭，而樂府，而五七言詩，而詞，而曲，轉變雖繁，惜僅在形式上做工夫，內容是一點都沒更動的。而且，在一種文學作品成為固定的形式時，它就失去自身的生命，而再沒有新的意味了。我常說，中國文學是以形式決定內容的，自古代以迄五四時代的新文學運動，都是玩的這套把戲，我們今日要談新詩，應當轉變方向，不再換湯不換藥似的在追求形式的美麗，整齊，完固，而忽畧內容的充實的問題。我們必須先求內容的統一，真實，而後可以用豐富的內容來駕馭形式，轉換形式，我們不可開倒車，把五四時代所已解放了的詩，再加以桎梏，束縛，應讓其自由地發展，流露才對。所以我對於四行詩或韻律詩，相當地贊成其自然地真率的韻律，而反對那種固定整齊的韻律。

至於所謂豐富的情感，其範圍程度也須有加以擴大的必要。我們詩壇上的許多詩人，其所訴說的大多是個人的情感，依然脫不了感傷的悲寂的氣氛，我們應該把這狹小的感情擴充起來，來對社會人類表同情。詩人是應該有廣大的襟懷，有偉大的愛來同情於社會，於人類。這樣的情感才算豐富，才算廣大。中國的杜甫，西歐的哥德，都同

樣有豐富的情感充滿在他們的詩篇，也同樣表同情於社會，於人類，我們處在這動亂崩潰的時代裡，舊夢是無須重溫了，我們應該從新的環境，生活中去尋求我們的養料，生命，來豐富我們的情感，充實我們的情感；也只有如此，方能做到詩的真實的地步。這一點，是象徵派詩人們所忽畧的，所以我就在你的主張之下，再提出上述的一個小小的修正案。

末了，我就引勞倫斯的詩來做結論吧！

舊夢是美麗的，可愛的，柔聲而且真實的，

但已經殘破了，……

啊，來吧！把我們從今日的鬼夢中喚起吧。

……讓我們呼吸，並互相撫摸，

在甦醒的驚奇中，讓我們醒來對着

頭上真實的天光，從汗濁的夢箱中放出來。

——新夢與舊夢

來罷，詩人們，大家向着新世界走去。

蘇聯文學不能創造『戰爭與和平』，因為蘇聯的創造的力的全體，和舊的世界正在一個戰爭狀態，正在一個新世界的緊張的建設里面。在戰爭中，美學主義是不相稱的。在戰爭中還能做一個美學者，那祇不過是一個冷淡的犬儒罷了。但是，我們有權利說：「像我們現在一樣地，文學和生活能夠步調一致地進展的事，世界上還不曾有過！」

——高爾基

寫短篇小說，下面這幾項是必要的 鮮明地描寫事件的場面；活生生地表現作中人物；和挑選正確而潑刺的字眼。

短篇非寫得使一切事象在讀者眼前髮髻地出現不可。畫家畫的事物和人物，都像浮彫一般活潑地好像要從畫面跳躍出來；而小孩子畫的東西，就不管遠近法，而祇是畫一點平板的輪廓和外面的線畫。這兩種畫的不同在此。

——高爾基

流

落（歷史劇）

陳琳

人物

宮女永新

宮女念奴

樂師李龜年

掃墓人物一隊

時間

大唐至德年間

地點

金陵女貞觀道院

場景

幽靜的道院一所。前臨官道，紅牆碧瓦，石砌甬道經極多，雲房前滿植梧桐細柳。時值暮春三月，落花遍地，鶯鷓清婉之聲可聞。麗日搖影，光線極強。院正中置一浮雕香案，木椅兩隻。幕啓時，宮女永新傍案

讀經。忽抬頭呆望。

永新（道姑裝扮，有風塵倦意，一患強度傷感症的少女）
哦哦！你看這小妮子祇知一味頑戲，攀花撲蝶，弄得滿頭都是花瓣了。（長嘆）其實像她纔算幸福呢！只是在變亂的時候驚慌，一轉身兒便什麼都忘記了。悲哀似不能點上她天真的心板，也不知自己是個悲劇中的人物。（起身，步至階前翻經）哦！祇管呆思默想，忘記把經翻轉來囉，緩點下起雨來，看看又囉不成功了。（捧經）多心經！多心經！哦！想起來了！楊娘娘生時最愛此經，還親自教我念呢！自經喪亂之後，又好久沒有念此經了！唉！人生總是逃不出命運的支配，像她這樣聰明的人，若果能認真念起經來，持盈守滿，何會落得這個悲苦的下場呢！（垂淚）唉！死者已經完了，但這偷生者的心却時時在給悲哀吃咬着呢！

念奴 (道裝，約十八歲，持着一籃大紅牡丹，從左門上場) 揀了半天，幸而折得這幾枝大紅牡丹。姐姐天天在思念楊娘娘，我想娘娘平生最喜歡此花，現在摘來給她，或者可以安慰她的悲念！(走近案前) 姐姐！姐姐！你看！好好地又在傷心了！(堵着嘴) 叫你不要傷心偏要傷心，當心會損害你的身體呀！

永新 誰傷心！正在看經吧！

念奴 (嬌笑) 看經才好呢！呵！姐姐！你看這幾朵牡丹花，好生美麗呀！

永新 你又作虐了，摘牠幹嗎？怎不讓牠多活幾天？

念奴 楊娘娘喜歡此花，姐姐也喜歡此花，因此摘來！

永新 娘娘所愛的牡丹，是天竺寶種，非人間所有，比這花美麗多了。娘娘親自移種在興慶池的沉香亭前，開得似雲霞一般燦爛，皇上還命李學士作詩紀念呢！唉！後來胡奴作亂，娘娘殉難，西宮南內，盡被污穢，此花也不知是何下落了！(垂淚)

念奴 不提起了！不提起了！一提起娘娘就要掉淚。(一笑拉其肩) 姐姐！你嘗一嘗你的眼淚是甜的呢？還是苦的呢？

永新 眼淚若能洗去心上的愁恨，我想多流幾滴也是好的，就算是報答她在生時厚待我們的恩德！

念奴 人們都說女人是眼淚造成的，但姐姐却像淚神再世呢！好好地看見一個明亮的秋月，便說這是娘娘的臉孔，歇斯底里地流起淚來，看見一朵嬌嫩的柳葉，便說這是娘娘的宮眉，又歇斯底里地流起淚來，姐姐！你有多少眼淚，難道要流成天下第二道黃河嗎？

永新 妹妹！我不聽你的話，太糟蹋自己的身體了！

念奴 (牽其手) 從前是兩根肥嫩的玉手，娘娘還要牽住牠玩呢！現在却變成這樣枯瘦了，莫非也是化成眼淚流去麼？

永新 記得有一次給那隻雪衣女啄出血來的時候，娘娘還親自撕下香巾，爲牠裹住傷口呢！

念奴 像這般可愛的玉掌，我若是那隻白鸚鵡，也要啄牠一口呢！

永新 胡說！那雪衣女是廣南所貢的珍禽，忒聰明的！能通音樂，楊娘娘十分愛牠，教牠念多心經，不上幾天工夫，也就會念起來了！

念奴 說起多心經，是娘娘平生最喜歡的。我想像她那樣夙根聰明的人，若能早日學道，何有這個馬嵬坡下的下場！

永新 這也難說，人當得意的時候，誰個肯想到未來的衰敗呢。便是我們也何嘗夢到會來這兒領受這流落的苦

味！

念奴（低聲）外間的人都說是寵愛那胡奴安祿山的緣故呢！

永新 唉！人們總是喜歡一味造謠瞎說。像娘娘那樣重視恩情的人，那會愛上卑鄙無耻的胡虜呢？

念奴 說的不錯！我聽了也是十分怒氣！那胡奴腫肚甕，豬爺臉，（作手勢）誰見了也要嘔吐呢！不過姐姐！你可不是勸過娘娘不要和這種人往來？

永新 我那有不勸過！只是娘娘說：胡虜奸滑可怕！皇上正要用柔策籠絡他！所以也不可把討厭擺在臉孔上呢！

念奴 剛才觀主往京請藏回來，說是娘娘死後遺下錦襪一隻在馬嵬坡下，被那兒的酒家拾得，行人紛紛出錢求看，惹得十分熱鬧，這倒是一樁頑艷動人的事情呢！

永新 娘娘死也罷了，還留香物落在這些俗人手裡，真是污濁了她呢！唉！娘娘呀！（垂淚）

念奴 雖說是娘娘待你好，不能不想她，但你不該這樣易於傷感，你忘記了道家清心守神之戒嗎？（突然向官道張望）呵！說了半天話，倒忘記今天是個清明佳節呢。姐姐！你看官道上那些紛紛來往的人們，不是剛從祭掃回來的嗎？

永新 在那兒？（此時有担祭品的人物緩緩從台前走過）

妹！娘娘殉難至今，忽已三個整年了，我們從沒有拜祭過一次，今天既是清明佳日，我們就安排清茗一盞，鮮花一束，望北拜祭，多少表示一片微誠，你說對嗎？

念奴 好極好極！我也有這個意思，倒給你先說出來了，快點寫起娘娘牌位吧！

永新（寫牌念）唐皇貴妃楊娘娘靈位！唐皇貴妃楊娘娘靈位！

念奴（插花）恰好這正是娘娘喜歡的牡丹花。

永新（跪）娘娘！你平日所愛的永新，此刻跪在你的靈前致祭，望你在天的靈，下來鑒此微誠呀！

念奴（跪）娘娘！你的婢子念奴，也和永新姐姐在此跪祭呢！（獻花，奠茶，永新伏地悲哭，念奴也哭。恰巧這時一陣急雨到來。）姐姐！暫且忍住傷心吧，下雨了！我們快把經籍收起！（扶起永新同下）

李（白鬚舊巾，抱琵琶上）哦哦！下雨了！下雨了！好好兒地正是日麗風和，怎地便下起急雨來呢！老天莫非也在為這破碎的河山痛哭嗎！（四顧）這座道院，紅牆碧瓦，桐砌花階，倒是一個靜寂的去處。（拂雨擁琵琶坐）哦！這條路兒真長呀！羊腸鳥道，我不知到什

麼時候才能跑完這生之道喲！（長歎）哦！我天天在追逐着牠，這不可知的黑影，跟着牠的足跡跑，我忘記我是從何處而來，也忘記要向何處而去，我只管朝着前面跑，跑，抱着這架雙鳳琵琶暹沙檀。我想，只要音樂之神不厭棄我，便從此流落下去也是願意的！我再不追想那過去的繁華，那金殿玉墀的尊貴了。我要把這琵琶的聲音送到民間去，使他們知道大唐的光榮，明白邦國淪亡的苦痛。我拚着這付老骨頭，走遍天涯，走遍海角，走遍繁鬧的城市，走遍寂寞的古堡。到如今，我又大大的失望了！呵！這人間喲！這醉生夢死的衆生喲！有的是給勢利迷住心肝，把人民的膏血當成美酒喝。有的是正在忍受着流離寒餓的苦難。可憐大漢的精靈的號泣，也喚不醒他們的沉夢了！（太息撫琵琶）昨天在古驛中無意遇見那詩人杜甫，兩人相見泫然，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和他一同走上一家茶樓喝酒，他的樣子也極憔悴，肩着一担亡國愁恨，江湖奔走。臨別時贈我一首絕句，我現在已經把牠譜入琵琶，當此靜院無人，不妨拿來彈奏一下，自己解解悶兒吧！（彈琵琶）

岐王宅裡尋常見，

崔九堂前幾度聞；

正是江南好風景，
落花時節又逢君！

呵呵！唱不好，唱不好！聲喉有點破啞了，這莫不是前幾天傷寒所致麼？那杜詩人又說：黃繡縛隨駕入蜀，中途病死了，馬仙期被殺於亂軍之中，雷青海立志報讐，罵賊殉國！梨園樂師，祇剩我一人而已。他又勸我，拚着老命，到靈武郭元帥的帳前投充。他說那邊正有無數的熱血志士，在為大唐的光榮拋擲頭顱呢。我想咱家雖然老了，已無躍馬持槍的氣力。但我這架雙鳳琵琶暹沙檀，却是經歷着大唐的興亡，我便把牠譜成樂曲，獻給殺賊的忠勇戰士吧！這正是我的責任，我不該再這樣怯弱徘徊了。（仰天）呵！討厭的梅雨還沒得停止呢，那迷濛的靈鷲，便是志士聚集的靈武嗎？（抱琵琶走近案前）唐皇貴妃楊娘娘靈位，唐皇貴妃楊娘娘靈位！奇怪！我想此地去京師萬里，兼乃是清寂道院，怎麼會有人供奉起貴妃神位來呢？此間定有來歷。今日正是清明佳節，家家祭掃，唐皇和貴妃平日對待我們恩德極厚，我老李也合在此神前拜祭一番吧！（拜下）楊娘娘呀！

念奴

（左門上）道經已收拾好了，但梅雨還是下個不住！奇怪！香案前怎麼有位老丈在哭拜呢？（近李）哦！原

來是李師父！李師父！你怎的也會來到這兒呢？

李 (拭淚凝視) 你是念奴娘子嗎？

念奴 是的！李師父！還有永新姐姐！也同流落到此！

(向內呼喚) 姐姐！姐姐！還不出來！李師父來到這裡呢！

永新 (上場) 那個李師父呢！

李 原來永新娘子也同在此！

永新 真萬想不到會在這兒逢着李師父！師父！你一响怎樣？

李 我嗎？自從京城破陷之後，我便改名換姓，流落江湖，抱着這架琵琶，沿路賣唱，一路飄蕩來到這兒呢！

念奴 李師父來得恰好！給我勸慰姐姐一下！她一想着娘娘便要傷心呢！

李 這也必然！娘娘待永新娘子最好，現在聽到娘娘殉難的消息，那能禁住悲念呢？

永新 李師父！馬嵬兵變的時候，娘娘殉難的實情如何？望師父給咱們細說一會。

李 唉！說起這樁千古冤慘的事，真是令人淒憤欲絕！當日者，胡奴的鐵騎西來，滿朝百官，人人都是束手無策，因此楊國忠便進了幸蜀的計策。誰知那統領護

駕羽林軍的恰正是和國忠最合不來的陳元禮，因此御軍剛至馬嵬坡下的時候，便借着與吐蕃謀反的名義把國忠殺掉了。國忠殺掉之後，六軍圍仍未解，又再要求官人把貴妃賜死，以謝天下！你知道官人是視貴妃如同生命的，那肯便下答應一箇。誰知這消息傳至後堂給貴妃知道了，她倒咽着苦淚，含笑走到官人面前道：『皇上，現在事變至此，陛下再不得不放開臣妾一人，以解國家之難了！臣妾生養深宮之中，實在不知家族人們的罪惡這般巨大。但胡奴既是借着清除君側的名義作亂，臣妾是楊氏之一，臣妾若死，胡奴便再沒有欺騙天下的名義了。這樣陛下得安全幸蜀，坐候天下勤王，誅除胡賊，臣妾雖在九泉之下，也是快樂含笑呀！』這席話說得官人和左右都哭得抬不起頭來，只得揮袂掩面，令內侍捧出賜死。一代玉容，便在佛殿前一株梨花樹下畢命了！唉！(揮淚)

永新 國忠侍寵作惡，罪有當除，但是貴妃長在深宮之中，一切都不知道，怎麼也該受此冤苦呢！

李 兵變是最危險的一回事，憤怨所積，便誰也不講道理了。

永新 娘娘呀！(垂淚)

念奴 絕代奇冤，言之痛心！但殉難而死，在娘娘是所謂

求仁得仁，死也無恨！天下後世，既非盡無心肝，也必有公允之論。只是我們受她厚恩的，難免要格外悲痛了。我想當日娘娘會親製霓裳羽衣一曲，并詔李師父製成樂譜。今日我們幸而能在淪落中相會，又值此清明祭掃時候，我們何不把此曲在娘娘靈前表演一下，以盡我們思念之心！未知二位豈是同意！

永新 妹子說得極是，李師父同意嗎？

李 俺也同意。想起當日清華宮宴會時，貴妃詔二位娘子傳曲，俺家製成樂譜，趕夜教導梨園子弟練習，情形何等熱鬧。自經變亂之後，此調便不敢動手彈奏了。

。（調琵琶）

念奴 姐姐！舞吧！（二人脫去外衣，內穿一色舞服。）

永新 妹子舞吧！（唱）

雲階似水

玉殿光瑩

袂影迴風

綽約花態分明

驪珠乍碎

玉液傾進

仙管停霞

寂寂天花香盈

舞鴻初定

鸞鳳忽驚

翠袖慢收

寥落河漢無聲

李 （舞琵琶法然）唉！想不到這樂曲會來這地方奏，想不到這樂曲會來這地方奏！

永新 當日師父把樂譜製成的時候，貴妃還稱師父是個製樂聖手，才能創此妙絕千古的聲調。

李 爲着製此樂譜，差不多把我的心血都變成黑晶了。其中每一個拍子，每一個音符，我都不敢輕易放過，一個人踏着深夜的月光，獨自在御河的柳陰下仔細吟哦着。我想自古來無論那一首偉大的作品，都可說是作者心血的結晶。作者生命的叫喊，藝術史上的光芒，皆是天才們心血放出的射影。我想果能把這樂譜製造成功，就像春末一隻子規，滴盡我歌喉的腥血也是願意的！這是我一向對於藝術忠實的態度，不管有人罵我是瘋人，是傻子，是不會迎合時髦的書獃。他們的所說或許是對的，但我的素性却是始終不能改變！我寧願沒有飯吃，挨着肚子餓，但我決不敢隨波逐流

，把作品當作商品出賣，忽視我創作的人格！

念奴 師父所言，俱是藝術妙諦。無怪天下之人，仰慕師父藝名，都紛紛爭來京師請教呢。

李 名與不名，倒無關係藝術的生命。天下不知埋沒了多少有為的天才，反之，庸人往往是能竊得高名的！

永新 不錯，李師父！

念奴 不知師父近來也常奏這曲子嗎？

李 哦！提起這話，又是觸着我的傷痕了。我自踏上這流落的路上，雖算是在這柳暗花明江南的關春中行走，但我却是感到極度的荒涼，哀楚！這人間呀，這欺詐剝奪的人間呀！我實在已經感到十分的倦厭了！我再不把我生命的結晶品，在這些昏迷者的面前演奏；因為我不敢污瀆着至上的藝術。在寂寞的時候，只好走到沒有人影的地方，在古驛的燈前，在荒堡的日下，我才有勇氣奏，一個人孤獨地奏了一曲。

永新 李師父對於音樂的忠實，真令人十分欽佩！只是不知舊日梨園諸位樂師，此時如何下落？

李 賀懷智和我一同逃出長安，可憐前月在揚州的驛亭中物故了！

永新 那位慣撥琵琶的馬仙期呢？

李 死在亂軍之中了！

永新 那位善敲銅板的黃縉綽呢？

李 隨着官人到成都去了！

永新 那位拿着一把大鐵錚的雷青海呢？

李 唉！說起雷老，真是令人肅然起敬！當胡騎蹂躪長安的時候，文武百官誰都是爭先鳥散了！只虧他獨自伏在民間，終日流淚，想要得一個報國而死的機會。果然在胡奴竊位的第三天，在凝碧池上大宴偽臣，又召了梨園樂部奏曲助興！老雷聽到這個消息，立刻歡天喜地抱着那把大鐵錚赴會了。當着偽國君臣酒興闌珊的時候，他猛地走到胡奴案前，把鐵錚當頭就是一擊，可惜那胡奴眼快！給他微倖躲過了，這樣老雷便給賊臣的亂刃剛死了！

永新 可敬！可敬！經此一擊，雷師父雖不幸而死，但最

少可以襯奪胡奴的賊胆，使知道大唐國家尚有忠義死節的人！

李 最可笑的是那班擁高位的文武百官，平日都說是人盡忠，個個爲國；但一朝胡騎到了，並沒有一人能想出半條抵抗的計策。反而奴顏婢膝，獻城求榮，跪降胡虜，你想這般人的心肝不是已經黑爛了嗎？倒祇有一個樂工，一個雷青海，才算能爲大漢民族吐了一

口鬱氣！

永新 國家到危難的時候，方能分辨出那個是真正的忠義，那個是該死的好惡！

念奴 國家遭此大厄，江北河山，盡被胡虜踏碎，我們今後，要怎樣生存下去呢？

李 我先前也爲此事苦惱到了萬分，此刻到想起一條光明的去路了！我想邦國既是如此破碎淒涼，生做男兒的若仍舊是苟且偷安，沒有必死的決心，那真的沒有希望了。難道堂堂華夏的後裔，便只有個忠義的雷青海嗎？（憤氣）現在郭子儀元帥，正在靈武招集忠義之士，陳師北伐，驅逐胡虜！我要去，到靈武投充去，就把我這付不值錢的老骨頭，和胡虜拚個死活！

念奴 師父的壯志雖是可欽，只是師父老了，持不起殺賊的大刀呢！

李 哈哈！念奴娘子！你這樣小覷我嗎？我的勇力，雖

已趕不上英勇的壯年！但我却有這殺賊的武器呢！

（撫琵琶）這架琵琶遍沙檀，原是蜀國的珍寶！上面鐫

着青鸞丹鳳，正是象徵着大唐的光榮！我便借着這九

宮金絃，在忠勇的軍士面前，奏出大唐精靈的宏聲，

作爲義師殺賊的信號！這難道是一回無益的希冀嗎？

永新 是的！師父說的不錯，但是師父已有報國的機會了

，可憐我們生做女子的便只有活着瞎愁呢！

念奴 我就不信，難道女子便沒有殺賊的本事嗎？

永新 （感動）我也有這個念頭，只是不知軍中容得女子投充嗎？李師父？

李 （沉吟）說及女子投軍嗎？古來只有一個木蘭！

念奴 難道就不可有第二個木蘭，第三個木蘭嗎？李師父？

李 （覺悟）哦，哦！念奴娘子！你說的是對呀！當這國家危難胡虜欺凌的時候，誰能挺身報國，誰便是義士，誰能出一分力量，誰便是好漢！四萬萬五千萬的同胞都是大漢神明的後裔，還要分誰是男子，誰是女人嗎？這美麗的河山，這祖先豐富的遺產，如果眼睜睜地讓異族的鐵騎踏碎，捧胡虜來做主子，那才是下賤的奴隸，不肖的子孫！肯拼命爲國的女子，是女英雄，是女好漢，是祖宗的驕子！反之！雖說生是男子！倒是奴顏婢膝，低首在胡虜鐵蹄的下面，那才是冷血動物，下等畜生呢！（興奮）念奴娘子！你說的是對呀！這時候的中原，正需要一些木蘭，幾千幾萬的木蘭呀！

永新 （喜極而立）哦！我們投軍去！我們投軍去！我最少有輸送兵糧的力量！

念奴（起立作拉力勢）我還能挽開十斤以上的殺賊勁箭！

李 哦哦！去！我們殺賊去！陰間的霧霧消散了！太陽

在啓示我們了！我們望着太陽的光明去！（李抱琵琶

起立，永新念奴從台後拉着大刀和弓箭。）

永新 我們殺賊去！

念奴 我們殺賊去！（幕下時隱隱聽到黨歌聲音）

一九三五年聖誕節夜改作。東京。

失眠

樓霞

是應該睡的時候了，怎麼心還是煩亂地不安？

說是有什麼想頭的吧？其實，近來是什麼都不敢想，不去想，連夢也鮮得做呢。就使做夢——在此昏燈孤館，旅懷冷落的時候，許是需要夢的溫存夢的慰安；但無論怎樣，有夢也應該睡，無夢也應該睡——而今晚却是例外，眼巴巴地竟合不攏來！輾轉反側，似另外有一番的滋味。

我幾回的想朦朧下去，却幾回地清醒起來，望着黯淡的燈光，推過悠長的黑夜，是時候了，却怎麼還睡不成？

唔，我失眠了！失眠，是多難堪的啊！

因了失眠而感到愁悶，空虛，算來不止一次了，今晚也不能有何例外，事實的促成，倒是爲着妻的一封訴苦底信。她好久不來信了，一來信便有些事端；是的，她也太苦了！滿紙的埋怨，掩滅了相思的積愆，許是我過於使她失望了吧？她說：一個人怪寂寞的；她說：一個人管不了三個跳動的孩子；她說：兵匪的紛亂，使她受了額外的驚恐；她說：家務的操勞，使她憂鬱的憔悴；她說：錢不夠用啦；她說：……她本來就胆怯，連雷的吼，風的嘯，都會縮做一團地戰抖着。自從做了母親胆才比較大些，一切都容忍了，鎮定了。爲的要使孩子們得點安慰；然而她的心都片片的碎了！

沉

林希雋

(一)

咖啡的味，煙捲的味，啤酒的味，混合了脂粉的味，搖成了一種複雜氣氛，濃厚地，魅人地，在廣廳里氳氳着。那邊是塗着中世紀舞蹈圖案的牆，竹色的牆，彩繪的牆——特爲夜遊者製造的領土哪。

從樂台前邊一隻柱形的播音機流蕩出來的是激情的，婉約的歌聲，而從彫像似的凝結着無形的憂鬱的音樂師的指縫彈出來的是催眠曲那麼輕揚的華爾茲。人便在腦子上邊纏着一千個荒誕的夢，一千個獵奇的幻念……於是有些探海燈似的瘋癲性的眼睛，貪婪的眼睛，飢餓的眼睛，鄙俗的眼睛，急性色慾感的眼睛，巡行在那些半裸的女性活動陳列像的嘴唇上，胸脯上，頭髮上……

人在桃色情感的暖流的泛濫中喘息着。

跳呵，跳呵！

在這裡超現實的高蹈主義者是站不住的，誰還能保持精神的潔癖呢！

幾個把生活合爵士樂混成一片的，離開了便沒法打發日子的同伴都在發揮他們的享樂唯物哲學，慫恿自家跟他們投進去，一邊煙士披里純地紛紛追着音樂檯那兒第一聲叫起來的梵亞琳，邁着大步子，賽百米突似的，浸到輕悠的旋律里去了。

平常自家出現在這裡邊，是能夠叫性細胞煉到昇華的頂點，抑止情感向軌道外奔突的。

可是此刻不知怎的，彷彿有一種誘惑力開始包圍着我。

便默默地想起——：

（這一夥兒同伴，老王曾經爲了建築一段羅曼司，在半年間消耗了五千塊法幣，給老子下過哀的美敦書，差點

就脫離父子關係。老李呢，爲着這同樣遭受家庭經濟斷絕的扼制，並且在欠上一學期可以戴着四方帽子的時候，以荒廢課務的罪狀，叫學校摺出來……這地方好像一座無底的黑洞，人們儘管把腿子往里滑，沒想抽回來的。）

心感到有些冷漠起來。

而獨個兒守着桌子却不禁浮上了一串說不出的寂寞味。

廣廳上燈光罩在古裝的玻璃罩內，一陣綠一陣紅的亮暗着，朦朧的薄霧樣的燈花下的景緻，是那麼富有神秘性，而繚繞在身外的氣氛是溫暖的、柔軟的，彷彿嗅着葡萄酒味的使你陶醉着。

於是，我的思想漸漸地溶散。

不久，老王打對面轉過來，他停了一停腿子，在幽柔的燈光下，瞅着我扮了個談諧的得意笑臉，在軟紅的燈影下，挾在他肘子那兒的有面俏俊的「卡門」型的臉孔，肌肉彈性一樣緊湊的舞娘，眯了眼珠，掠我膘膘，另後挺親暱地將下腮巴攔老王的肩胛上。嘻嘻地游了開去。

老王又驕傲地笑着，似乎驕傲他是花叢中的英雄。

——這小子倒有一手！

我聽見金質的信念崩潰下來的聲音。

聽着燈花交織映綫下，踩在閃着銀色的高跟鞋上邊，

金色的高跟鞋上邊，颯颯颯颯着的女人，全是那麼嫵媚地，笑盈盈地，像搖擺於春夜的輕風裡一朵不勝嬌羞的百合。

在一回仔細的逡巡後，我也獵獲到目的物了！坐着左邊最末梢一個穿着緋色旗袍的女人：熱情感的眼珠，豐腴的肉體感，身肢優美的曲綫感，以及飽滿的乳型，烏艷的髮型，高高的鼻樑，烏艷的皮膚色素……

稀有的西洋種的東方土產哪！心跳得慌。

不坐牢的樣子，隨着揀了隻迂緩的WELLS到來的時候，懷了顆歡悅的而又戰慄的心沖出去。

在迂緩的旋律上邊，我們開始陌生者絮絮的交談——

——爲什麼老是靜靜地坐着呢？

——什麼時候讓你看見的？

——你每一次來我每一次總是留意着的。

——每一次總是留意着的。

（立刻發現一張鸚鵡的嘴）

——你是什麼地方人？

——有椰子園的熱帶的南島，家在遼遠的海那邊哩。

——南島風光真是值得人懷憶哪，

她忽然感傷地騙着我。

——爲什麼有這樣奇異的想念？

——我的故家也是在南島的，可是……

——可是？……

——可是已經離開五年了。

——不是可以立刻回去嗎？

——命運賜予的一個人無邊的灰色流浪旅程，你說，

什麼時候才能回去呢？

突的燈睜開了眼，對話給間斷了。她走向自己的座位，我退了回來，覺得頓然肩胛沉重了好多，心神有些恍惚起來。

銅煙盤里塞滿了殘煙蒂兒，同着時間的馳去，有點倦意，夜是闌珊了。人漸稀落，桌上誌票子的火柴梗已積了一大堆，該走了吧。

跳最後一次的時候，她甩着有過八年十年以上的歷史似的態度傾向我，將完曲了，她把嘴唇上我的嘴沿邊，媚媚地笑着：

——明兒來不來？

——也許來的。

——準來吧。

——來的。

(二)

打那晚起，我的足跡便時時，甚至是每天每天地，溜

進有着各樣雜色的牆，各樣複雜的混合味的屋子里，害上透背脊根的黃昏病症了。

——一到了放開爛燦的燈的黃昏我就站在窗口前邊，遠遠地望着夜都市一幅蒼白的臉孔，嘴里吹着過時的雷夢娜。一面默默地想起生活在枯黃的夜里邊，在交雜响的流聲金屬樂器里邊的妮妮來了。想起了印在記憶上烏艷的髮型，飽滿的乳型，高高的鼻樑；以及那熱情感的眼珠，身肢的優美的曲綫感……和張會說朱古力糖的話的嘴，鸚鵡似地，甜膩的。

——心靈的愛神呵，

遼遠地，那閃耀着 Majestic Cafe 的大年紅燈的字牌的立體建築的綠色屋子好像在我招手。

這樣我的思想，靈魂差不多時刻的翱翔到她烏艷的髮上。桃色的嘴唇上，和蒙着層輕倩的媚態的淺笑上。便帶了顆愉快的心去見妮妮。

今夜是 Week-end，一個屬於上層人物所有的享樂的日子。廣廳中已擠滿了人，煙捲的濃厚煙霧濛濛地瀰漫了空間，找上半天找不着座位，背後邊忽然有人在揪着我衣角，扔過腦袋一瞧，

——哈囉，獨個兒，合着坐吧。

原來是老王那小子。

便坐了下去，叫杯咖啡，抽着煙老王打開話匣子了：

——小穆，我看你的夜遊不良症已進至第三期哩，難得有你的勁兒看你快沉到海底了。

——別老開玩笑吧，大家一窩兒，你挖苦我？

——人家總沒你的急心眼兒吧。

說着，老王狡黠地笑了笑，隨即在音樂聲中捲進中央一大片尖滑的地板去。

妮妮還沒來，自承便似氣球抽出了氣那麼沒勁兒，逗不起一點興緻來。無聊賴地喝着咖啡，煙捲一根抽過一根，折着火柴梗消磨時間眼見別人都是作夢似地，在燈影迷離里，作着巧妙的舞姿。妮妮要是不來。就這麼着楞坐下去吧，心里不由地有一陣寂寞感迴蕩着。

得到思索的閒暇，數落着這些日子灌注在妮妮身上的金子，在另一邊，便是賺來一份現實的苦楚，而在這一邊，單以力量金子早就够堆砌一些歡情的，但我是十分蔑視這樣鏽着銅臭的鍍金歡情，妮妮似乎沒有這種爲我所鄙夷的惡習性，因爲在過去幾個禮拜繁密的接觸中，倘輕便一點，恐怕已佔了她整個兒了。她總是那樣多情地，却又不懂事似地向着我，而自己到此刻亦未曾吐露出一絲兒沉澱在心底處的秘密，無人知的，靜默的戀的秘密，於是有了微煙樣的惆悵了。

——是不是同我的戀着你似的一樣戀着我，妮妮？

藏在心頭的這一句話，一句千百遍說不出的話。然而我相信終會有一天不懂事的妮妮，會懂事地說出來的。

妮妮，什麼時候才可以讓我聆到你這樣說呢？

一支尖利的笛子冲散的幻想，睜開了半閉着的眼睛，老王已悄悄地去了。

妮妮已經來了並且跟人家跳過一次音樂，在走向座位的路上，她瞥見了我，我亦瞥見了她。她眯着兩眼，掀起唇尖，我的眼前即刻盛開着那麼一朵熟悉的艷笑。闊然的心境馬上明朗起來，如同撥出雲層的青天那般明朗。

依然有着一顆愉快的喜悅的心。

——怎麼老是一個人來的？

——我是嗜愛孤單的生涯的。

妮妮嗜愛在跳着的時候這樣向着我，又不解地，張開那孕着豐饒的少女春情味的眼珠注視我的臉龐，稚氣地傾聽我的答語，另後又不懂事的學着說：

——我亦是嗜愛孤單的生涯的。

（一張鸚鵡似的嘴啊。）

（爲什麼總是稚氣地，不懂事地，妮妮你是應該懂事地知道我有一個熱慕着你的無人知的戀思，沉澱在心底呀！）

那麼暗暗祈禱着妮妮透過我的心，看出的我心的秘密。

她把左腮幫緊緊貼在我的右頰上，我的右頰火燒着的發熱了，不一下，她又用飽滿的胸脯在我的胸脯攢動着，於是我的胸脯麻痺了。我的鼻子上開着一串燦爛的笑的花蕊，她笑了一回躲下去，下巴子擱在我的肩胛上，那一串笑變成銀鈴似的鏗鏗在我的耳朵里，我在她腰肢那兒擰了一把，她怕癢的挪移着身子，又「嗤嗤」地笑。

過一回兒，她抱怨地問道：

——要買給我的東西帶來沒有？

——啊！又給忘了。

——老忘了，忘了，幾時才不忘呢？

她做着失望的嘴臉，接着嫣然一笑。

——明兒陪你上公司去吧。

她以着一個嬌嗔的媚眼代替回答。

(三)

第一個禮拜日的下午：帶妮妮看電影，沒有說一句心底欲說的話。

第二個禮拜日的下午：帶妮妮看電影，還是沒有說一句欲說的話。

第三個禮拜日的下午：罩在九月晴朗的秋空下，走出

婦女服裝店。太陽已豎上屋脊，淡淡的溫柔的日光沐着美麗的街景，從兩旁的水菓店子飄出來早熟的栗子香味，逗着路客流口涎。胳膊着妮妮的臂腕，拖着閒散的足步緩緩地走着，你細鑑賞着街上的風物，心底溢着無限的幸福哪。

妮妮提起上南京看戲。

猛的想起了我還沒有說出一句心底欲說的話，我點着頭望妮妮苦味地笑着。

在黑暗中的戲場里，妮妮上半身倒下來的牆堵似依傍着我，烏艷的頭髮直在鼻觀上婆娑，香味直沁入心脾，記起了第一個禮拜日的下午，第二個禮拜日的下午，第三個禮拜日的下午，妮妮有更加勇敢的動作，而我却有更加怯弱的心。

——你有過家嗎？

——不是跟你說過嗎，永遠的嗜好孤單的生涯！

——爲什麼不結婚呢？

——爲什麼要有這奇突的憶念呢？

——我亦是倦厭於生活而嗜好孤單的。

——爲什麼不結婚呢？

(說着，我的心小鹿般的跳躍着。)

——就要回南方去了。

——回去結婚？

——（她沒作答，祇低低隱笑。）

——真的回去？

——禮拜晚上便動身啊！

（一聲雷响打腦袋馳過去一樣，全身脛顫起來。）

她上身假着我假得越緊，好像在等候我給她一個最後的回答。而我畢竟楞住了。

我不知怎樣說出心底欲說的話。脆弱的靈魂呀！

——是不是亦如我一樣熱戀着你呢？

可是妮妮你爲什麼到底不說出這話呢？

——在不久我或許也會回南方的。

——我等着你來，你別失約吧。

——但爲什麼要這樣快便走呢？

——我是再不能忍耐這生涯的。

——回到南方後想回來不回來？

——爲什麼還要回來，等着你回南方哩。

——你也別忘記了啊！

深夜拐出舞場，迎面括來一陣砭骨的寒風，心空洞的

，覺得猛的跑向蒙古大沙漠那樣渺茫。

（四）

爲什麼臨走的時候方告訴我，爲什麼不早些時告知，但是自己爲什麼不說出心底欲說的話，而讓無人知的戀的秘密寂寂地從心坎長上來，又從寂寂地萎謝。妮妮不是一次一次地在等着自己說着？

妮妮是燕子樣的飛回南方去了。

同着妮妮的飛走，我歿去了感情，歿去了思慮，歿去了一切的興味，歿去了夢的幻念，憧憬。

——我的精神的戀慕者啊！

我遙遙地對着海的遠處，天的盡頭，出神，我不能忘却印在記憶上的妮妮的熱情感的眼球，蒙着層輕薄的媚姿的淺笑，烏艷的髮型，飽滿的乳型，高高的鼻樑，以及身肢的優美曲綫感……所有的一切。

可是現在燕子樣的回到南方去了。

悲哀傷感山阜般地陷落來，壓着我。

妮妮你說我能不能回南方，再傾吐靈魂的秘密呢？

無名碑

孟昭

第一部

楔子 章

惹囑！昨夜又夢到你了。繁星滿天，是多麼惱人的天氣。輾轉在單薄的翠衾中，一直到天將向曙時才朦朧的睡去；就在這個時候，我又夢到你了。憑着小樓的紅欄杆，臉色依然像柔靱的月影一樣動人，寶藍的輕綃，沾綴着銀白的梨花碎瓣，颯然如雲龍風鶴一樣地披在你的身上。……

惹囑！自從你拂裾而去以後，這是第三次的夢到你了。睡在自家的女人身旁，却夢到睡在別個男子身旁的你，便是夢，也該做得如何的忐忑不安呵！然而却就在這不安的狀態中，我清楚地夢到你了。一回二回三回。……惹，你果全然不知道麼？可是你曾經顫着聲音低微的對我說

過：我倆的心是相通的！

此刻，我凝着怨眼，望那窗外輕顫在曉風中淅瀝搖金的柳葉，有一兩聲短促的蟬吟驚動了我秘密的情緒。我簡直不曉得應該用什麼方法來措置我此刻的靈魂！我苦苦地想着：袒了你的胸，露了你的臂，用你烏黑的眼珠傳出的火燃燒我的肝腸，用你潔白的齒牙，痛嚼着我的肌肉！若果狂熾的熱情暴風雨似地過去了，那便借着你幽激的髮香來埋葬我溫靜的靈魂。

可是現實使我喫驚！惹囑，你不是走了很久麼？你不活我，不死我，置我於顛連無告的境地中怫然以去，你丟得我心頭沒有一點痛苦的感覺麼？你丟了你的翰，就好像丟了一隻爛蘋果。——惹囑，在一個夜會間，你丟了一隻爛蘋果之後，在你爽朗的笑聲中，我曾經迷惑了許久許久，有這樣的故事，你也該記得吧。

記得你曾經說過這樣的話：「要是在我的小病中，經過了悠悠的長日，忽爾玉爐香消，羅幙低垂，那我的頭是一塵莫染了，要是有個人，——翰，像你！要是有個像你的人，會耐心地俯伏在我的枕邊，幽幽地訴說着他的不幸，我聽了，一定會爲他搥了啼痕，慷慨地錫予我的憐憫！」爲了你這幾句話，我真是煞費心機，我不願放過一個的機會。每一回的小病，總是我伏在你的枕邊，可是，我訴說了什麼呢？在女生宿舍裡，我能爲你張羅藥餌，等到你扶病回家，我還能夠冒險去省視你。可是，我能夠訴說什麼呢？沒有的！——一直到後來，我寫了一篇自傳式的長詩，那才使你認真的，爲我痛哭了一番。經了這一番的痛哭，你是曾經誠意地憐憫我了。因此在寂寞得修道院似的第二宿舍裡，才時時地聽到你那使人心頭發熱的步聲。只是，除了一些簡短的書札，見面時，我們還不是相對着默無言語的時候多麼？爲了此，我幾次下了決心，要用我的紙筆，爲你披肝瀝膽，大規模地傾吐着對你未盡的一切話言！然而，紙筆麼？一個人到了唇舌完全失却效能，而來求助於紙筆時，紙筆又何能聽命於人，而受其指揮如意呢？因此盈腔的積悃是無日不有教我破胸而絕的可能！遷延着，到了今日，你是棄我而去很久很久了。雖然你去得並不遠，生命存留一天，我儘可以盡一天以追尋你的踪迹。

只不過，天吶！阿意的心是絕翰太甚了，阿意已把翰的影子推出了懷抱，推沉在萬尋的深淵了！阿翰便拋完了最後一滴心血，一點力氣，還能夠重新鑽進你小小的心窩麼？然而，意吶！祇要你不死，祇要翰有命，翰底肺腑的傾訴終該有它的盡期吧，我能夠相信這一點。所以在和你相見的日子尙渺不可卜的今日，我終竟痛苦的來伸展我的紙筆了。

第一章

意吶，這應該回憶到五年前一個夏天的事了。

五年前我掩埋了第二番苦戀的夢痕，偃旗息鼓的回歸我古城茂樹的家鄉。因爲正值夏天，悽厲的蟬吟鬧遍了滿城的綠樹。我每天，朝朝暮暮地，懷着空漠的心情走遍麥隴，田塍，長橋，深巷。那時候我憧憬着一種少年歌人的生活，我願望能憑藉着一隻玉簫，把滿腔慘惻之情吹弄，長歌在那無人的城裏！讓那紅粉化灰也能，舊歡成夢也好。我不再拉開現實的幕幔，走上人生的舞台。我情願死守着我那美麗的母親誕生了我而又埋葬了她的痛心處。在懷戀亡母的情懷中，我對一切兒女的私情都斷念了。我的信誓旦旦，我肯定再沒有一個女人能夠動搖我的心願，教我回過頭來重拾起我被推毀了的青春！可是，——意吶！誰料

到立刻就破壞我這個堅誓的竟然會是你那動人的姓名！

那是一個苦雨孤燈的黃昏時分，朋友瓊的信帶來了一個驚人的消息：×××轉學到C大來了！惹喲，在這裡我不敢輕易寫出你那寶貴的使人心發熱的姓名，可是在那時，我分明被這個姓名打動了心！那一夜我跳了一夜的心，天剛破曉，我便披衣坐起，立刻打電報到朋友那裡，說我也願轉學到C大來。

惹喲，爲甚麼我會那樣的狂熱呢？容許你以爲我發瘋了吧？其實我沒有發瘋，要是想明白那時候的緣故，那應該讓我們在這裡追憶到更遠的更遠的過去。——

十年前，就假定是十年前吧。在T城一個小學校裡，我們不曾交談過一句話的同了一整年的學。在那紅牆綠樹的學校裏，整日游龍舞鳳跳躍於人前的，有一位編着雙辮的女孩子。沒有憂患，沒有掛礙，穿着玄裳縞衣，宛如一朵幽香的小茉莉。時常地，我們可以偷窺着她的臉上在洋溢着無邪的微笑。要真笑了，便好像一朵花兒開了似的，在她的紅唇中綻出了一顆顆的小白齒，還有兩個梨渦兒和一雙媚眼兒，更教人一看便想起香甜的艷夢。可是，要她說話才動人呢，兩片薄唇調侃着一個小舌頭，輕清的聲浪，教聰明人的靈魂都迷惑着！惹喲，這就是你！

這一年間，我們雖然不曾接談過一句話，可是在冥冥

中，却似乎已經把什麼栽種在我的心頭了。

其後數年，聽說你曾經翻飛海外，用你美麗的心手去創造你美麗的生活。椰子，榴槤，熱帶的風，一切使你的青春成熟了。你帶着成熟的青春歸來，不期你那鷺鴻似的一瞥麗影，竟無端投落在可憐的翰眼中！

爲了那一瞥的麗影，至少要教我發昏了好幾天，——惹喲！我真恨你，爲甚麼那時候你不見我一面，你不爽朗的叫我一聲呢？沒有機緣教我親近你，反而因着別種的關係使我對你完全隔絕了。

一直一直，到了朋友瓊將你轉學C大的消息傳來之後，我才又在記憶的屏藩中發現了你！惹喲，這一回我的膽大了，我抱着一種絕路逢生的心情，決定了親近你的一切方畧和步驟。但當我一想到：「人家怕早就不認得你了！」立刻便羞愧得滿臉通紅。在如是的情緒中，我巴望着夏天快老，好讓秋風把我送到C大，好讓我從C大去發現那珍貴的奇蹟！

終於，落葉一聲，秋天降臨到人間來了。

第二章

在C大學中，我們不期竟同進了藝術學院。你進的是音樂學系，我進的是中國文學系。可巧這兩個學系因着某

種緣故，於這一學期併合到第二院來了。

我先你三日到了學校，如飢似渴地巴望着快點見你的面。第一天虛度過去了，我希望第二天，待第二天又虛度過去時，我的心頭使異常的焦躁起來。我簡直疑心你是不會轉學來此的，等到從註冊處證實了一切以後，這才安了一條心去希望第三天的相見。

果然，在我到校的第三天午後，你是翩然來臨了。這是如何可紀念的一個日子喲！惹，你可還記得嗎？穿着藍紅的綢衣，完全是個西洋女人的裝束，跑路的動律，幾乎使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呢！

然而，我們至終不曾談過一句話。分明地，你是不認識我了。除開一位西洋書系的女同學，在C大中你是沒有第二個相識的人。那一天，從在學務股辦完了入學的交流，直到窒息在禮堂裡開過了會，我知道你沒有同什麼人講過一句話。——一直到你搬進女生宿舍來了，我對你還只有用着熱情的目語！這其間不待說我是很焦灼的，可是環境不給生出機會來，我又何能遽為唐突呢？況且想起大家相處一方，來日綿綿，剖訴心曲的日子多着，又何苦急得那個樣子？因此我便轉而從間接去打聽了許多關於你的消息來。

惹，誰料得到呢？我早就擔心着的事終竟成爲事實

了！在打聽的時光中，我知道你已經有了你的人，你已經身墜你自己纖手織成的情愛之網；你就因爲有了熱戀，那才棄家出走，遨遊海外，待你從海外倦遊歸來，你的愛已經是很成熟很成熟了！西洋書系那位同學告訴我，你的愛人是留日的學生，你們相愛已經很久了。

惹！假使是你，假使你處着我當時的境地，聽了這個晴天的霹靂，你將何以自措呢？可憐我是墜到不可思議的幽洞了！絕望使我鎮日不能自安，我廢寢忘餐的過了幾個晝夜，我至終想到了走，離開C大，重回故鄉去皈依着亡母溫靜的慈魂！

然而，矛盾得很，我那時在老家中，是已經做了個第二父親的人了。自家以個有婦之夫的身分，而不遠千里的來，來追逐一位聖潔的處女，這是一件如何不能合乎道理的事！可是在留時，我却早就不作如是想了；我明白佔有的愛情是極好笑的玩意；我更承認着戀愛是不能定型，公式的，瘋狂熱烈就是戀愛的真操，對於戀愛，我們不能忽視她那博大的意義！

惹，雖則我可以這樣自解，而你，却已經沒有餘力可以來同情我了。你們的愛正值瘋狂的時期，莫說無能，便有能我又何忍做個闖入者？

是的，從此我就很怕見你了。因爲每一次的見你，我

便會醞釀着滿腔悽愴的情緒。無如在C大第二院那麼一座洋房中，天地畢竟太狹小了，我們每天地，總是莫可如何的相見着。

初時，我們，——不，我，我是裝着泰然的態度來同你招呼的，你也就照例泰然的點一點頭，或者就爽朗而驕矜的道了一聲寒暄。其後，你好像漸漸地看出我的眼睛有着不平常的乃至於不規矩的光彩了，你有幾分猜疑到我的眼睛裡蘊蓄着許多不能說出的話言，怕有一天會一句句落到你的心上來似地，你已經有意或者無意地迴避我了。

可是我呢，却因着你的迴避，反而內心地對你活動起來，儘管你同別位同學很談得來，你對別位同學貢獻了纖手爲他織帽，我總覺得無論如何沒有理由憎恨你，也沒有理由因你而離開C大，而且相反地，因着你的存在，使我更愛護C大，更努力於我的功課。終於，霹靂一聲，我以若干年來的努力益以在你無形的鼓勵中我發憤所得的結果而對C大建立了不可磨滅的殊勳了。這麼一來，在C大中我便開始受人所注意，而你，慧喲，你雖不嘗就因此注意了我，却至少已經意識到在C大中，我是相當的存在着了。

「有一天的，有一天我們會相愛起來！」慧喲，對於你，在當時我的確嘗作如是想然又不敢放胆如是想着。

你是喜歡作西洋女人的裝束的，這一天，你又是穿起稱身的西服了。雪白的薄綢，裹着一個美麗的身段。袒着酥胸，露出嫩臂，一頭柔黑的長髮，使我的眼睛幾乎射出爆烈的火燄來。我瞪着你，簡直要暴跳起來，發瘋也似地幾乎撲到你的身上。我想，我若能够緊緊地，用我所有的暴力來抱住你，吻你，咬你，便是一分鐘，一秒鐘！要以全部的青春來抵償，我是心願的！可是，慧喲，我終竟什麼都沒有表示，我徒然刺心地流了幾滴偷流的苦淚。不過，我至少要你明白我在注意你的裝束，我用間接的方法，撒了一個謊，問起你關於那件衣服一切的話了。

第二年的暮春，藝術學院有春季旅行之舉，在簽名簿上，我跟住你決定了我旅行的去處。當我的姓名同着你的姓名寫在一起時，我又滿心喜悅了。

在行旅中，有一個時候，一間小房裡，偶然只剩下你我兩個人。你因爲穿着新鞋跑了太多的路，足趾痛不過了，要把鞋襪脫下來。你望着我，暗示的微笑著。我懂得你的意思，然而我不肯就那樣地出去，我要等你請求我，或者命令我，我才能滿意。

可是你不便促我出去，慧喲，你一向總是那樣彬彬有

禮的！你終於紅着臉在我跟前露出你兩條白皙的小腿了。從膝蓋以下，一直到那足踝間，真是美得神秘，我不敢正視，却偷了許多眼。惹囑，這又是給我一次的瘋狂！窗外的春風在惱人的吹，許多人都無踪了，若使神能助我，那時候我一定有抱吻了你的勇氣！惹，你便完全不嘗注意到我這一點點麼？

夏天又到了，你和留日那位學生同居的請柬已經安放在我的書案上了。我有什麼話好說呢？我徒然號哭它一場嗎？沒有的，我倒變態地狂笑了！

學校放假了，我故意不走，我好像有什麼事等着做。等着等着，終竟等到你們的婚期。同學C挽住我，一定要我伴他去看新郎新娘。另外有一種矛盾的心理，也教我到你們的新居去走走一趟。可是在霞飛路上，我已經有着昏厥的情勢了，我要求C護送我回學校，而他却扶我更上一程，去扣你家的門扉。

惹囑！差幸你那時候不嘗在座，否則我會當你的面前暈倒下來的，即不然也會涕泗滂沱，給予新郎新娘一個莫名其妙！你知道的，我同新郎除了因你而相識，實在沒有什麼交情，那天同我敷衍的，是音樂系的你的收姑。率因天氣太逼熱，滿樓新置傢俱的油膩氣味又薰得我支持不得，半杯苦茶已把我踉蹌地送下樓了！

歸來伏枕終日，我好像遺失了什麼似地，我有時恣性的狂笑着，有時却背着人偷彈了無名的眼淚。——只是有一個固執的成見：即使惹非我有，然而有惹的地方我應該留戀。我無論如何不輟學，不轉學，我要死守C大。

第四章

又是一次春季旅行了。火車把我們帶到H州來。

感謝這一次的旅行！使我們兩個靈魂牽着愛情之網的邊緣，而且更鑽進一步了！這次車中，除了附中一大羣的少年男女，大學部的同學，我倆之外，只有音樂系的張姑娘，國畫系的陳君，和一位姓黃的理學院新同學而已。

你的收姑勸着你，要你領導附中女孩子們唱歌，你望我投了一眼，好像徵求我的意見。待我拍掌贊成了，你們便一齊唱了起來。你們所唱的都是流行一時的名曲，唱得那一羣慣會瞎鬧的少年人都安靜下來了。我屏息的聽着，有時也帮着唱唱，火車在藝術的空氣中，似乎走動得更穩定，更敏捷了。

好些少年人給你東西吃，你都謝絕；獨有我，我把香口糖送給你幾片，你倒微笑着收起了。你先把一片放在小嘴裡，再分一半給蜜司張，你知我是如何的光榮喜悅呵！我巴望能夠延長着我們的旅途，好讓我多得一些如是的樂

趣。

剛下車站，你便喊着冷。我記得：那天你是穿着白的上衣，黑的短裙的。因為車在途中遇了雨，氣候陡變，到了車站，跨出月台，你便喊冷了。差幸張姑娘熟識當地的情形，她帶了你到附近一個人家去換了衣服。等到我們在西子飯店相見時，你已換上一套絳色的袂袍子了。

「不啻凍壞了吧？爲甚麼穿得那樣單薄的衣服呢？」
「還好。——我不啻預料到天氣要變得這樣快呀！我們上車時候，不是大家都熱得滿額大汗麼？」

銀鈴似的聲音，我聽得滿心舒暢。惹喲！我只差不啻捏着你的小手，呼你一聲，——一聲什麼呢？

從西子飯店出來，我們去玩過許多地方。每到一處，都是我俯落在隊伍的後頭。在你是因爲倦乏難支，在我却是有意陪伴着你。你跑得氣喘呼呼，香汗涔涔。在一塊湖石上，我索性請你坐下休憩，你似懂非懂地望我一眼，爽然地坐下去了。人家逛了山寺歸來，我們已經坐了很久的時間。

許多人集議要回來吃晚餐，剛到一個十字街頭，你突然說頭痛，要同張姑娘到她家裡去。我不禁躊躇了。一邊要回飯店喫飯的人已經走遠，一邊又找不出適當的話挽住你，叫你別去。躊躇了片刻，彼此紅着臉都沒有話，而你

却已經在蜜司張挾持之下背轉身了，我又那能不抽起足來跑呢？然而我的心是焦灼如焚的，我內疚着自家既以蕙的保護人自信，蕙的身子不快了，却又不能隨侍在她的左右，那是如何慚愧的事呵！

晚餐席上，我默無一語地，心頭在牽掛着蜜司張家裡的。你。吃不上半碗飯，我從餐室溜了出來。第一個遇見的人是黃君。問他附中許多學生將怎樣安排。他說男的住在B中學，女的帶到蜜司張家裡。聽了他的話，我的心開朗了許多了，我可以本着統率者之一員的資格上張姑娘家去視察附中學生們的住處了。自然我的目的不在這裏，但這個恰好的口實我是不曾放過的，我立刻邀同老陳，黃君走到街上來了。

一條通黑的深巷裡，我們還是急着步兒走着。

「Halloo！上那兒去呀？」

熟稔的聲音，我們聽清是蜜司張在前面招呼着我們，再上兩步，六個人影湊在一邊了。你們三個人一位是蜜司張，一位是你，還有一位身材很高的瘦女人，是不啻認識的！

我立刻爲之忿然，我以爲「頭痛」是你故意要躲避我的口實，我的心頭不禁酸悽欲絕了！我以爲我那樣忠心地愛護你，你是不該故意來躲避我，使我難堪的。

到張姑娘家裡時，我已無心過問一切，我只在悔恨我之虛此一行。我簡直想立刻追踪着你們，我懷疑你們是去聽戲來着！

晚上，我被C大舊同學林君強着去住宿他們的B中，在第二層樓上，我還接見了蘇君，（C大數學系的舊同學）大家攀談着，我却沒情沒緒地。惹喲，我的心是跟着你跑了，我在痛念着你，我不願你與我有片刻的分離，在那意義很深的行旅間！

真是意外的，當我送蘇君下樓來時，却在B中樓下發現了你！經蘇君的說破，我才知道剛才和你同行的那位瘦女人也是B中的教員，你從前的朋友。當下，我確定你一定是要住宿B中了，熱望又冒上我的心頭。蘇君去後，我回到樓上又是忐忑不能自安，我很明白，我的心裏有一種要求，我需要看你，同你談話，同你坐在一塊。即使片刻也好！

惹喲，爲什麼那個時候會那樣的瘋狂？我不能自答。我只清清楚楚地記着，那一晚我是整夜睡不着覺的！夜半，我裝着肚餓要找人買點心吃走下樓來，可巧你也不管睡着，開了房門出來問我要萬金油。

惹喲，你披着白衣，緊着短裙，赤了足，穿着一雙木屐兒走出來，鬢髮已亂，脂痕未褪。那種纏綿的情態，真

是叫人神迷呵！我的心狂跳着，我簡直想向你乞求，求你就在那銀紅的燈下，陪着我對坐着，直到天明！

站在門檻邊，我們畧談了幾句話，我才明白你剛才並非去聽戲，乃是去看一位朋友。頭痛是事實，不曾撒着謊來躲避我。我才暗喜，却又担心你的頭真痛了。上樓來找了萬金油給你，可是你！惹喲，你是那樣忍心；接了萬金油，返轉身子，又把房門扃上了！

你的影子盤踞了我的心，不，緊壓住我的心，我遍體如焚，指尖發抖，我整夜從心裡呼喚你的名字，無夢到了天亮。

在瘦女人蜜司吳房裡，找得了一個同你相守的時間。我們不時相視而笑。許多附中的女生，各人交換着關於此番行旅的意見，而我却一心在痴戀着你，對於行旅間的觀感，一切沒有。你餓了，我送了一包鷄蛋糕來，你一口氣喫了二隻，又把其餘的分發給女孩子們。

B中歡迎會的鐘聲响了，我不得不去敷衍一下。林君要我演講。站在講台上我簡直只當講給你一個人聽似的，坦然說了許多的話。

歡迎會終了，大家都說要去爬山。只有我倆不去。可是爲了要趁着同一次的車回校，我倆只好去山下等候他們。

在長堤畔，綠蔭下，我們比肩的站着。我的眼睛表現着一種熱望，一種乞憐的光彩。很久很久，我掙不出一句的話言。我的心狂跳着，我希望你能夠大膽的看我一眼。惹喲，可憐，你竟不曾察覺出我當時的神態是怎樣的惶亂，我簡直想抬起顫動的手撫摩你的肩，叫你一聲「好妹妹！」讓你瞪着美麗的怨眼，或者就一批我的頰！

我有意地嘆息着，有意地一小步一小步挪近你的身旁。我希望環境能夠更寂靜一點，寂靜得令你聽見我心頭跳動的聲音。枝頭的落葉一片兩片隨風颺墜下來，鷓鴣在淒厲的啼泣。惹喲，若說你是無心，爲甚麼久站竟無倦意？

一陣黑雲冒上來，天是有雨意了。你望着天，望着我，望着你的雨傘。不是分明有話麼？却是矜持着，不講出來。

我禱求，禱求着一陣驟雨。惹喲，若果雨真來了，那裡是沒有避雨的地方的，你難道獨秘着傘兒，讓我去做個落湯雞麼？不然你讓出一角傘兒來，我們不就碰在一起嗎？

爬山的大小同學通通回來了，我們始終不曾交換過一句話。而雨偏些等到這個時候才沛然降下。怎麼好呢？大家都急步的跑了，堤上泥滑得很，同學們狼狽得可憐。忽而有個喚聲把我住下步來了。

「翰先生，這個給你遮遮吧。」呵，是牧姑，她交給我一條大繡巾。我立刻明白了，那是你用它包衣服的，現在你情願讓衣服被濕不包，你把它拿來給我了。我回過頭來，你滿臉堆着笑，我感激得很，只好用眼睛拋了一團謝意。惹喲，我從此的心更亂了，我不曉得應如何自措才好。在車廂中，你困乏地閉上了眼睛，我怕你傷了寒，吩咐那一羣少年人把玻璃窗全都嚴扁着。等你一覺醒來，我們的車已入了站。

第五章

旅行歸來以後，我們相見的機會忽然更密。漸漸地也談了好些寒暄以外的話了。起初是談論時事，談論學校，最後是談到各個人自身的問題了。你說，你雖然是專攻音樂的人，却也喜歡音樂以外藝術領域中各部門的功課。而我呢，也告訴過你，對於音樂雖則是個行外的人，也是相當喜愛的。

自此，我時常到音樂系去聽你們的演奏，碰到有新的歌曲上口時，偶爾也樂得跟你們學習一點。你呢，也時常過文學系來，找我談天，翻閱新出版的書報。要回去時，照例帶走了一兩冊小說，或者是一兩卷較好的詩集。中文的，英文的，慢慢兒滿架的書都給你讀完了。這其間，你

日夜在發奮，從維特，茶花女開頭，直到莫泊桑的短篇集，直到屠格涅夫的許多傑作，直到莎翁的名劇，你都看了。每看完一部書，你總肯提供你讀後的意見，而且每一部書中都有你用鉛筆做着符號的地方。每每地，我從你的談論中，符號中，追認了你思想的踪跡。

「噲，你應該還記得吧！當你讀完了維特時，你不是曾經痛快的哭過一場嗎？維特臨死的話言，使你心慘惻不可自己者累句！你說，與其說是維特的悲哀，無寧說是綠蒂的悲哀吧！那一天，我第一次見你在我面前落淚。」

另外一天，我把你交回來的 *Darling, My life* 翻閱着。——是的，凡是你閱過的書，我總高興翻它一次，我——邊是要從你手作的符號中發見些什麼，一邊却要在那些字裡行間去認取一雙聰明的眼睛所放射出來的美麗的視線的痕跡。突然在該書的三六五頁上，有幾條粗大的筆痕。被表示受注意的是其中的一小段。大意是說：

「戀愛的神奇，是在它音調之高低，節奏之變易。一個男子的愛同另一個男子的愛比較，好像聽悲多汶的樂曲和聽布登尼的樂曲不同，而那彈出這不同的節奏，音調的樂器就是女人。我想一個女人只親愛過一個男子，也像一個人只聽過一個音樂家的音樂。」

你自然是不願僅僅聽過一個音樂家的音樂的，可是你

有勇氣親愛着一個以上的男性麼？由于這一節被注意了的書，使我有好幾天對你的戀愛態度下了深刻的揣度。

「終於，有一天借着白薇的薔薇酒，你明顯地表示了你對戀愛的態度了。」

「戀愛是戀愛，結婚是結婚哩！」

「你若不是戀愛結婚哩，你的人生就閉幕了；你若不是戀愛結婚哩，你的人生就還沒有開幕！」

「但是人一結婚，她的心就安了，一安心她的一切都會死滅。人要不安心才能鼓舞勇氣，人要不安心才得狂敲警鐘哩。」

這許多句子的旁邊，你一一把它作了符號，我也一一領會你的意思了。——噲，不是有一次我苦苦要求你表示你對戀愛的態度麼？那時候，你微微一笑，答應我等在別一個機會裡！

是的，戀愛是戀愛，結婚是結婚，結了婚的人，應該還有戀愛的資格！當時，在你是戀愛結婚未久，在我是非戀愛結婚已經很久。依白薇說，你的人生是閉幕了，而我却還沒有開幕！那末，我們為什麼不能相愛呢？難道你要安心着讓一切都死滅嗎？你為甚麼不鼓起勇氣來狂敲警鐘呢？

那天晚上，我通夜失眠，我把全部思維用在考慮如何

向你表露愛慕之忱這一問題上。不知那裡來的一種力量，教我胆壯了起來，我不顧一切地，在月光下，迅疾地草了一封長信。我決定，就在明天，給你投了第一次的情書！

在樓廊下，我顫着手兒，按下跳蕩的心，赤熱着臉，終於把信交到你的手裡了。我恐怕你會拿去當一件笑話公佈于大眾之前！求愛的煩悶，已使我準備蒙受一切的羞辱

• 我能顧忌什麼呢？

，意啲！奇怪的是你既不會以此發癡，也不會以此生氣。你以一如往日那樣的微笑着的態度而對我談論着愛情以外的——好像根本就沒給你情書那麼的一回事。可是分明地，你的眉眼告訴我，如今你是真個動情了！

(第一部完)

黃昏

樓霞

海潮奏着黃昏的歌曲，黃昏是多有味呀。淡漾的風，柔和的日，交織成這黃昏的美麗！

伴着濤聲的，是風的小唱；催着落日的，是夜的簾幕，黃昏就在這一剎那間消失了。它躲進了黑暗的包圍，而趕着光明的前路，它希望，它祈求，終於在遙遠的東方出現了窺人的初月。

有了月，誰亦忘了黃昏的溫存了。殷勤的情意，轉向着天上的皓月；而月亦解事似的，依依作態，儘向着人間傳情：——柳樣的眉梢，水樣的眼睛，多麼迷人，多麼迷人呀！

迎新棄舊，於人情是過慣了的，而月竟也未能免俗的送走了黃昏，招來了黑夜，一入黑夜，什麼都沒落了，沉淪了，連她——月自己也不能逃此浩劫，而同歸於盡。

夜是多麼可怕啊！

荒野的牧歌

寒櫻

一座冷落的荒村連接着一片遙遙的曠野

晝

陽春三月，正是曠野開滿繡花，太陽正在普照的日子。

天藍似海，朵朵眩目的白雲在南天一角上飛，遠處的山峯只顯出黛眉似的一線。一道清淚的小溪從山坡下流出，蜿蜒地穿過村口外的橋洞，楓林，在渺茫的原野上涓涓地流着。岸旁的田野在豔陽下花毬似的展開，風在蘆葦叢中發出輕輕地絮語。隱約間，似有一陣嗚咽的牧笛，伴着幾聲羊羣的曼叫，從遼遠的天外涉水而來，在古老的村莊裏，蒼翠的樹林中，廣漠的原野上，綠色的山坡頂上，繚繞着，迴盪着。但却又緩緩地在荒草埋殍了的幽徑中隱沒

了。

村莊，像聖處女在晨禱時的心情一般地靜寂；風，從何處送來了誰家和淚的嘆息！

在一條靜悄悄地躺在兩列楓樹林中的小道上，這時，正有個中年漢子拖着遲慢而憂鬱的步武走着。他穿着一套髒污的油衣，從破氈帽下可以看到一付貧相的臉色；深陷的眼睛；糟紅的鼻子；高高的顴骨，厚厚的嘴唇；嘴唇的歪角兒上有一道淺淺的癩痕。佝僂的背，凹進的胸膛，處處都如實地表現出他是被饑餓和貧窮弄得如此衰瘦，被繁重的生活壓扁了的人。

這條小道曲曲折折地向前伸展着，間斷在目力所不及的蒼茫空翠裏。路旁蒼鬱的大樹枝枝葉葉地覆蓋着，陽光透不進來，林中顯得異常的靜謐與黝黑。挾帶着樹脂的濃香和敗葉氣息的微風悠悠地吹拂着，枝頭的樹葉起了微微

的顫抖；各種不知名的鳥兒，在深邃幽蔽處嘹亮地唱和着，只覺得有一種洪大的聲音在各處裏喧囂迴盪。那中年漢子默默地循着小路走去，穿出了昏暗的樹林，便來到一座古老的橋上。他突然停住了，悵然地倚着橋欄佇立着；睜大了怯弱而倦怠的眼睛，展望着村莊，山坡，曠野，樹林，和橋下的流水；一聲輕微的嘆息從他的口裏漏了出來。

——十六年了，故鄉，別來無恙！
聲音裏似含着無限的隱痛，無限的哀愁。

他在橋上小立了一會，便又拽開了疲倦的脚步向着村中走去。

這是一座小小的村落，約有一百數十家光景的污穢農家，排列在一道斜坡上。每家瓦屋的樓頭不會有明潔的窗帘，和開滿繁花的花盆；只有一竹竿一竹竿的尿布，尿裙，與破碎的百結衣，在微風中似旗子一般地招展着。道路上拋滿了牲畜的糞，污穢得令人難以舉足。無數的蒼蠅，這兒一堆，那兒一堆地騰集着。那中年漢子拖着沉重的身軀，一步步地邁上前去，蒼蠅便「嗡嗡……嗡嗡……」地飛了起來，在陽光中亮着金色的翅膀。

村中的每一個小孩子都向他投射着生疏的眼，狗的羣緊緊地跟隨在他身後，曳長了聲音「汪汪汪」地吠着；但他却毫不注意，只是低着頭默默地向着山坡頂走去。

轉過了黑松林，跨過了小石橋，他便安抵山坡頂了。迎面矗立着的是一座傾圮的莊院，短牆的周圍植滿了各色各樣的樺樹，榆樹，紫荊樹，以及參天合抱的毛椴樹；濃蔭覆蓋着半座房屋。從圍牆的缺口處望進去，院內大半荒蕪了，門上加上了生鏽的大鎖，屋頂也全部坍塌了；門樓上金漆的「柳莊」兩個大字，因經年風雨的侵蝕，也斑駁得不成樣子。滿目的蓬蒿亂草，廢壞的家私農具拋擲滿地；一種荒涼而衰頹的景象，令人觸目傷心。

——啊，這便是我的故園，我的家嗎？難道僅僅十六年的別……便……就……就成了這種……的樣子……嗎……

起始還是噁心的嘆息，但後來却漸漸地變為無聲的暗泣了。從眼眶中迸奪出來的眼淚，似驟雨，似落花，點點滴滴地落下胸前。

他踱進了圍牆門，看見西院的角門半掩着，一條禿尾的獺皮狗靜靜地躺在門檻邊。

——略略略……
他叩起門來。那獺皮狗被他的腳步聲驚醒了，便曳着尾巴逃了開去，「汪汪汪」地揚聲吠了起來。

——誰？
開門的是個十五六歲的小夥子，圓睜着一雙烏溜溜的眼睛，衝着他的臉，惡狠狠地大聲呼叱着。

「臊你哥哥的臭屁股，人家都沒飯吃了，還有剩餘給你嗎？過家去，過家去！」

他懷着「唔，這小子的面貌身段怎麼與我挺相像？那兩道劍眉，星眼，嘴唇，簡直跟自家少年時一模一樣，只是清瘦了一點……」的心情，仔細地端詳着。

「不認得老子！端詳什麼？」

「我不是叫化子，是來此地探親的。」

「探望誰？」

「不是，我且問你，這一家不是姓柳嗎？」

「是，怎麼樣？」

「你不是有一位母親，她的外家不是姓林嗎？」

「尙你媽媽的尿，老子沒臊你！」

「她今年不是四十有二，玉名叫做琴的嗎？」

「你這狗娘養的，嚼囉什麼？看看老子大脖子拳頭揍

你！」

小夥子高高地捲起了袖管，揚着一對細小而結實的拳頭，「拍拍拍」在他的胸前，臉上着實地打了幾拳。

「叫你識相點，還是走開去吧！」

小夥子的拳頭仍在他的面前幌着。

「這是我的故園，這是我的家，我為什麼要走，為什麼

麼要走？啊，天吶！難道家鄉也不容許我立身駐足嗎？」

他隻手按着胸口退了兩步，氣憤憤地嘆着；一大串，一大串的眼淚便掛在他清癯的兩頰上；他伏在門鈕上嗚咽地哭泣了。

「阿番，你跟誰鬧氣呀？」

從門內走出一個中年婦人，她是有着細長而瘦削腰支的，一頭烏雲似的頭髮結成了一個髮髻，垂在腦袋後的脖子上；白皙的臉上嵌鑲着一對烏黑而大的眼睛，曠子的週遭有一道黑色的圈帶；雖說是穿着樸素的裙釵，但却也顯得風度醉人。這時，她正深鎖着眉梢，半歪着身子，斜倚在門上。

「媽媽，這狗尙的叫化子，說這是他的家……」

「不要出口就傷人！客官，你是打從那兒來的，為什麼說這是你的家呀？」

「這不是妻的聲音嗎？」他抬起了沉重的頭，從模糊的淚眼中凝望着她的面影。「有着那樣溫柔眼珠子，和美麗的鬢髻的，不就是妻嗎？雖然無情的歲月在她的鬢邊，額上加上了數條淡淡的風霜記號，但從她的聲音裏，眼角邊，不是仍然保持着往昔的風度嗎？」

「你：你，你不就是琴……嗎？」

那女人不禁嚇了一跳，一壁仔細地注視着那叫化子的

臉孔，一壁說。

——你是誰？你爲什麼知道我的名字？

——啊，我嗎？……我就是啓榮……

她的臉都被嚇得變成鐵青色的了，遲疑了許久，纔慢吞吞地說。

——不，不，他早已死了——足足滿了十五個年頭了。你是那裏來的野雜種，頂了他的名兒來此地冒認，……

——啊，天呀！你，你果真不認識我了嗎？啊，啊，諒你也還記得這個記號……

他暢開了上衣，亮出他的胸脯，肩膀；在肩膀上有一顆足足指頭那麼大的痣兒。

——啊，你果真是他，果真是他嗎……

猛的一個虎撲，撲在他的胸前。跟着，便是一把鼻涕，一串眼淚，呼天搶地的哭泣。

阿番呆呆地楞着眼，怔在那兒。

——媽，別給人笑話了！若被那般拔舌的看見，不知又要說些什麼歪話呢！

——……我們……進去吧！

她仰起頭來，看了阿番一眼，便把一把鼻涕擽在牆壁上，攙着他的手走進屋裏去了。

二

——阿番，呆什麼，去竈下燒點茶來吧！

——媽，……

阿番，嘴裏囁咕了一聲，似乎想問什麼，但却又不敢，便轉身往廚下去了。

啓榮環視了廳內一眼。

寬大的廳內是極其淒涼而寂寞的，燻黃了的牆壁與格鬥都模糊得如同黑影一般。霉臭的氣味微微觸鼻。正中擺下了一張只剩三隻脚的几桌和三四條長凳板；几桌後面懸掛着他祖父的遺容，被虫蛀得千瘡百孔，像是患癩瘡病的人一樣地顯出垂死的憔悴面色。左面掛着的一座古老時辰鐘，無聲無息地，蜘蛛在它上面結滿了密密的細網。兩旁油污的壁間仍是如前一樣地懸吊着他結婚的紅聯，但大部分都已破爛得不成樣子而且褪色了。

——今天剛到？

啓榮微微地點頭，但眼睛却死瞪着壁上的祖父的遺容。

——行李呢，寄放在市裏嗎？

他覺得臉上怪熱的，心想「自己真是太對不住妻了，十六年悠長堅苦的歲月，累她含辛茹苦地過着這種地獄生活？現在，自己總算歸來了，被人稱爲「番客」的了，然而，自己究竟帶來了什麼？別人從南洋回來都是箱疊籠，籠疊箱的，而自己呢，除帶回了致命的急喘病與一身髒污的油衣外，什麼都沒有」。他想着，想着，痛楚像蛇那麼地盤據在他的心頭，他臉上又掛着兩行酸淚了。他生怕給妻看見，便旋過身來在一條凳板上坐下，把頭伏在桌上。

——怎麼，人有點不快活嗎？

她走近他的身邊，用手撫摩着他的肩膀，還是如前一樣地溫柔，一樣地體貼。他心裏愈加覺得難過，忍受不住內心的痛楚，便索性把頭埋在粗糙的手掌裏哭泣起來。

——真是，你剛從老遠的地方回來，也不管你有病沒病，便嚕里嚕蘇地說了這一大堆……

——不……不……琴，……我……我覺得大……對不……住你了，……我……我這次……是帶病回……來的，……除我一身……外，什麼……也沒有？我……真太對……不住……你……了，累你……在家受……苦……

他抽抽噎噎地說。

——不，一點也不，快不要這樣，保重身體要緊。走了這樣遠的路，嘴覺得乾嗎？等會兒喝點茶吧！

經她再三再四的勸慰，他纔漸漸地停止了哭泣。家庭的溫暖，妻的笑臉，使他撇開了很深的憂鬱，開始微笑了。

——琴，你這十多年來的生活究竟怎樣過的？

唉！說來話長……十六年了，啊，悠長而堅苦的歲月呵！在這十六年中你連片紙隻字也不寄給我，這不能不說你是太忍心了。從你走後，我哭泣，我流淚，成天都把自己沉浸在悲哀的苦海裏，似個沒靈魂的影子生活在長遠的夢裏。我日夜都祈待着你的來信，在十一月裏生下了阿番，那時祈待你來信的心情更加焦急了。但日子一天天地過去了，而你的來信却終成雁杳長空一些也沒有消息。是第二年春吧，鄉鄰們都傳聞說你病歿了。三伯公幾次三番把這消息對我說，並迫令我改嫁；但我想念起你往日的恩情，我寧願守一世的活寡，死守在這兒。雖然，他們儘管逼迫我，威脅我，但也沒奈何我。那時，我只希望你死的消息不確，能得早日歸來；我一千次站在門口悵望着山坡下的大路，希望你能從那邊走來，一千次都失望了。我等待着，永遠是那麼地等待着，從花開待到花謝，花謝待到花開；一年……二年……二年……五年……十年。田園賣光了，家具當盡了，屋宇也坍塌了……

說着，說着，淚便似瀑布那麼地流了下來。

「唉！琴，真對不住你！其實也不是我的忍心，我敢對天發誓，自離開你後，我是無時無刻不在思念你。我抱着「南洋遍地是黃金」的夢想，我滿望兩三年後便可發財歸來，像三喜兒的爹那麼地搬到城裏去住，使你也可以享些閒福。但命運却偏給我作對，在我到吧城後的第四天便被那狗入的水客會庭當「豬仔」賣了。賣給一個椰林主人，他對我們異常殘酷，動不動便是咒罵鞭打。他叫我們開荒墾植，我們成天在炎炎烈日下如牛馬般地工作，而所得的代價不外是一天三頓糙米飯而已。每當月白風清，椰林絮語的夜晚，我常坐在椰樹下，從風中遙呼着你的名字。有幾次我打算私私地偷走，逃回你的身傍，坐在你的懷裏，以你的歌聲和眼淚來安慰我重創的心靈；但苦於沒有機會，有一次僥倖被我逃了出來，因無身稅又被捉回去，幸沒被他們活活打死。自後，我便長年累月地工作下去，直至做完了十三年的合同期限纔放我自由。但出來後接着又病了一年多，此次回來的盤纏還是由友朋們合送的。唉！琴，我真太對不住你了……」

「不，只要人回來就好了。」

「唉……」

「嗎，茶燒好了！」

阿番把茶壺茶杯放在桌上，眼睛瞬也不瞬地注視着

他的臉。

「阿番，拜見你的爸爸！」

「……」

阿番把頭搖了兩擺，一句話也不說，只是癡癡地怔在那兒。

「怎麼，耳聾嗎？叫你拜見爸爸！」

「不：他不是爸爸，他是叭化子！爸爸已去秧地裏種蕃薯了，那裏會有兩個爸爸呢？」

阿番高聲嚷了這一句，便一溜煙逃往門外去了。

啓榮滿面怒容憤憤地坐在那兒，淚瑩瑩的眼裏放射出兩道兇光，直射着琴的臉。她被逼得慢慢地把頭低了，低了，一層紅雲便漸漸地染上她的兩頰，耳邊。

「琴，阿番說的話究竟是什麼意思？」

「……」

「怎麼，聽不見嗎？我問你究竟阿番講的話是什麼意思？」

「……」

她暗暗地抽噎起來。

「怎麼，問你話兒也不答應，難道你真的是那樣下流，那樣無恥，而另招人入屋了嗎？」

啓榮氣急得像隻公雞，趕上去；一手揪住了女人的髮

髻，提起拳頭在她的身上拼命地亂毆。

「膨膨膨」一陣空洞的聲音在廳內的空間回響着。

髮髻給扯散了，蓬鬆地披在頭上，面部和頸上有幾處被抓破了，顯出一條條的血痕。她半歪着身子坐在地下，一任他毆打着。不躲避，也不呼喊，只是忍聲暗泣。

「難為你剛才還說得那樣好聽，誰曉得你這爛臭貨却是去當婊子的……你說，你說，你爲什麼要另招人……」

「你打……你打……打死了吧……打出氣些吧……」

「你這當婊子的，說不說？」

「不……」

「你果真不說嗎？」

「膨膨膨」拳頭，脚尖如驟雨般落在她的身上。直至她忍受不住痛苦了，她纔帶哭着說。

「……說就說吧……唉！」

「你說，你說！」

「唉……事情是這樣的……在你走後的第二年……有一

天下午……爛衫袖嫂帶了他來……說他是給人短工的……

無父母又無妻子兄弟……人也老實……並且勸我招他入屋

……起初我倒沒有答應她……但經不過她再三再四的勸導

……而且那時……家內的一切都富光賣盡了……沒丘田……

沒角土……一日三餐都難以維持，而三伯公那些人又逼得

那樣緊……因此……我便答應了她……唉……榮……你想……假如我不是爲了顧念你往日的恩情……與爲阿番的將來打算……我爲什麼不去另外嫁人……唉……總之……事情已是這樣……就黃河水也洗不清了……我是對不住你……一萬個對不住你……你打吧……打死了……吧……打出氣些……吧……

他呆住了臉想「是呀，她假如不是爲了自己與阿番打算時，她爲什不嫁呢，嫁了不是更加幸福嗎？爲什麼要在這裏受苦……」，他想呀想的，眼淚便一陣陣地流了下來，高高地抬着的手也漸漸地放下了。

門外忽傳來了一陣雜亂的脚步聲。

「爸爸，就是這個囚娘養的！」

「那裏來的野雜種，竟敢在老子屋裏撒潑？」

啓榮猛的轉過身來，劈胸便被揪住了。他睜眼一看，面前站着個高大的漢子，眼裏冒着火，滿面殺氣；左手揪住他的胸口，提起碗樣大的拳頭，對準他的鼻樑上打下來。啓榮來不及招架，拳頭已打在他的鼻樑上了。他被打得頭暈眼花，鼻血像花筒一般地奔湧；他隻手按在鼻子上，便一個元寶翻身跌坐在地上。

「臊你祖宗十八代！打得好，打得好！」

啓榮一手搶住了一個碗，向那漢子飛擲過去，但他却眼明手快地閃開了；那碗便「花啦」一聲地碰在牆上，碎了。

當那漢子正想踏前一步對着啓榮打來時，說時遲那時快，琴一骨碌從地上爬起身來，橫在他們中間，大聲嚷着。

「不要打，不要打？他是我的丈夫……」

「什麼，你的丈夫？」

他突然縮回了手，臉上滿露出驚奇的神氣。

「是的，就是往常跟你講起的那個阿番的爸，現在他已回來了。」

「他不是死了十多年了嗎？還不知道是什麼地方來的野雜種，冒着名兒來頂替的；而你也承認。好，你就見一個好一個吧；但你還沒認清我——阿祥是個什麼樣人？你還不知道我是個頂天立地的漢子，拳頭上站得人，膊膀上走得馬。你以為現在有人了，就要與我散夥了，老實告訴你，天地間沒有這樣容易的事……」

他猛的一掌打來，她立腳不住，拔地倒了。他便轉身往廳外去了。啓榮氣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是睜着眼睛死瞪住他的背影，默默地坐在那兒。

晚飯後，阿祥仍然沒有回來。啓榮在廳上足足坐了一

個鐘頭，纔懶懶地走進房裏。還是如前一樣地布置，正面安放着一張木床，左壁一面大櫥，靠窗口那兒有一張條桌，桌上放着一盞油燈。那時，琴正坐在桌前默默地對燈垂淚。回過頭來看見啓榮，便趕忙站起身來幫助他脫了外衣，扶他上床睡了。

三，

是回鄉後的第二天早晨。

啓榮懷着淒涼而沉重的心從家裏走了出來，神氣顯得異常地頹喪，憂鬱，人像是已經非常地疲倦了。

「究竟要上那兒去呢？」

心裏自問着，輕輕地嘆了一口氣，站在大門前的高阜上眺望着遼遠的天邊，曠野，森林，溪流，與山坡下的村莊；這些都是他童年時所熟稔的：他曾經在遼闊的曠野上牧羊，曾經在黝黑的森林裏找尋過蕁子，也曾經在清汨的溪流中和一般童年的伴侶任情的嬉戲。然而時間的流早已把他黃金時代的童年帶走了，現在，什麼都變了，故鄉，是生疏的故鄉，家呀，也是生疏而不熟識的家呵！

「唉……」

嘆息着，淚終於落了下來。

一種岑寂的悲哀，似毒蛇一樣地緊噬着他的心；他覺

得人生不外是一片在風前颯颯的黃葉，同時又像是一隻任重致遠的駱駝，在黃沙漫漫裏走着渺茫的前途。他戰慄了，連呼吸也被窒息了，異樣的沮喪幾乎使他哭了出來。

風，悲哀地在樹梢頭彈奏着野曲，像是誰家年青的孀婦，在靈前哀哀地夜泣，又像是妻的通宵徹旦的嗚咽。聲音在他週遭迴旋着，迴旋着，往事的魅影緩緩地爬上了他淒苦的心頭，他覺得難過極了，便拽開了脚步向山坡下走去。

——據她說來，是爲了顧念自家的恩情，與阿番的將來打算計，而招了他的。雖然，她的話並不十分有理由，但總不能不說是有種苦衷在。否則，幹麼她不嫁呢？以她那時的才貌，年齡，她是不難於嫁給一個較自己勝得更多的男子的；這樣，她不是更加幸福嗎？……爲什麼又要招了那個醜陋的漢子？她說這是因爲取他老實之故……唉！自己真是太對不起她了！其實，她的錯完全是由自己一手造成的……昨天……昨夜，自己還是那樣地毒打她，蹂躪她，這不能不說自己是太忍心了……

他心裏想着，默默地在兩傍農舍中間的大道上走着。在拐角那兒聚着一大羣的婦女，她們高聲地談笑，戲謔；但當他走上去時，她們都四散地走了。

祠堂門口那兒，正有一群野孩子圍繞着一個小小的積

水窪兒，嘻嘻地笑着玩。有的光着下身，有的打着赤膊，有的把褲腳管高高地捲在大腿上。但他們每人都有着瘦削的腳踝兒，骨嶙嶙的胸脯，和營養不足的黃臘臉孔。他們看見啓榮從轉角處走來，便大聲呼喊起來。

——看呀，七洲洋浮來的大烏龜！

——這烏龜的臉真是厚如城牆，盒子炮也打不進。

——哈哈……

他們一齊狂笑起來，當啓榮走過身傍時，有幾個頑皮的野孩子把碎石塊擲在水窪裏，污黑的水花便濺滿了他一身。

——哈哈……

——入你媽媽的……

啓榮猛的回過身來，揚着手，趕上前去。小流氓們看見勢風不對，便闕然作鳥獸散了。

他的臉氣得發青，顫抖着身體走着。中樞神經失却效用，手也冷了，一種難以容忍的恥辱緊緊地抓住他的心。

龍王宮門口的大榕樹下，還是如從前一樣地麇集着一大堆的人群。他們揚聲縱笑着，他們談天年，談收穫，談劉伯溫的燒餅歌，談某家女人偷漢子。總之，他們無所不談，無所不說，即使一些些的家常瑣事，他們也會毫無厭

倦地談論了一大半天。

在這一羣中有幾個是啓榮的童年朋友，那個坐在一塊青石上，左手捏着一條長長的旱煙管，右手不停地抹着鬍子的，是三伯公的兒子阿玉；那個斜倚在大榕樹上，不住地剔着牙兒的是趙得勝；其餘的，雖也有幾個依稀認得的，但名字却大部分忘記了。啓榮一壁說，一壁走上去在一條石板上坐了下來。

——玉伯，諸位鄉鄰，都食過早飯了吧！

……
每個人都別轉了臉，給他以一個大大的不睬。靜默了一刻，一個小夥子尖着嗓子嚷。

——阿玉伯，說點新聞來聽聽吧！

——是的，阿玉伯，有什麼新聞嗎？

另一個青年小夥子附和着說。

——新聞倒有一個，就是我們村口九龍潭那兒，新近由七洲洋颯來了一隻老烏龜……

——玉伯，究竟有多肥大？

——大倒不大，瘦長條兒的。但他的面皮却厚得很可以。

——究竟有多厚？

——城牆也不足喻其厚，真是銅牆鐵壁，連盒子炮也打不進。

——哈哈……真厚得可以……

每個人都凝望他的鼻子，扯着討厭的下吧狂笑。

他全身似被火燃燒着一般地熱，恥辱已使他喪失了知覺。他輕輕地從人羣中溜了出來，懷着「殺了她吧」的決心，氣衝衝地向着回家的路上走去。

他走進了大門，一陣隱隱的呻吟聲從妻的房裏傳了出來。他忙忙地走進房裏，看見妻躺在血泊裏，一把剪刀插在她的胸口。這時，他的忿怒全消了，不由地俯下身來，用手撫摩着血跡模糊的臉。

——琴，你爲什麼要這樣……

——我……大……對不……住……你……

她說完這話後，便奄然長逝了。

他默默地站在妻的屍體前面，沒有哭，也沒有眼淚；內心的怒火燒遍了他的全身。他猛的回過身來，懷着沖天的憤怒，毀滅了全世界全人類的決心，氣虎虎地走出了家門，把村莊，樹林，曠野，溪流一古腦兒拋在身後；慢慢地遠了，遠了……

阿谷之女

棲霞

孔老先生得了楚昭王的召，滿懷着希望，從父母之邦的魯國，遙遠地趕上了南郢的路。

他們師徒——孔子與子貢——兩人喜洋洋地一步一步一搖一擺地趕着前路，這樣的迢迢，在他老人家看來，總以為是忙得有代價的，故而不感着什麼風塵之苦，只指望早些時到了郢都，那什麼都無問題了。

迢迢地，一山又一山，一程又一程，異國的風光，特別感着興味，他們忘掉了奔波的疲勞，把個急促的心都為溫情的麗日，沉醉的薰風所引誘，所迷住了！一路上，儘管徘徊着，流連着。

有一天，走盡了路，便是一派茫茫的水，從群山萬壑中傾瀉而來，那就是所謂漢水呀！滔滔的洪流，不斷地怒吼着，孔老先生看了不禁有所贊嘆的說：

水呀！水呀！好飛快的奔流。

抬頭見着子貢那雄姿英發，又不覺有些遲暮之感了。

渡過漢水，又是一番的景色。

他們雖然在炎熱的日光中走，可是南國的景物，時時使他們的脚步停留不走，迂緩地像不忍放棄似地在流連觀賞，所以一經薰風的吹拂，又覺得無限的輕快涼爽，前進的精神重新地活躍起來。

——要是趕到郢都，什麼都不要緊。

一途中，孔老先生時不時以這句話鼓勵了自己，也鼓勵了子貢。

他們邊走邊談，心也沒先前那樣急促了，只是徐徐進發，孔老先生看着後生的子貢底輕快步伐，欣慰的微笑，就浮動了唇邊，自己不覺也撇掉蹣跚的脚步，三作二的跟上去。

——後生可畏呀！

子貢回過頭來，恰好打個正着，不覺兩下都笑了。

穿過一條長滿蔓草的古道，兩邊聳着蒼鬱高大的樹林，樹末露出危危的山峯。山腰下，有着幾家茅屋，屋子邊繚繞着一道從山谷流下來的澗水。

這就是「阿谷之隧」，已離郢都不遠了。

子貢在前趨行，不覺發現奇蹟似地喊了出來。

——噢，一個女人！

孔老先生聞着聲，不免又把脚步放得慢些，瞻前顧後地探視着。

——在那水邊，那不是女人？子貢又活躍地說。

孔老先生不覺地立住了脚，定睛一看，這纔發現那女人是在浣紗。看了一眼之後，觸着往日受過了長沮桀溺一班隱者的嗤笑，也就毫不留戀地想走了，但又，若有所感似地自語自的說：

——這是女人，這不像他們的狂放，也許可以攀談了吧？

——住脚，隨解下一個大瓢，很和氣地吩咐子貢：

——天氣熱呀，我們也該解解渴，你就好好地求她，舀點水來吧。

子貢接了瓢，轉回身就要走。

——慢點，你不要太輕浮呀！

說着又不免多看一兩眼，呆呆地望着子貢走。

那女人，樸素的裝束，健美的身材，處處都透出村野間少女的丰韻。正在浣着紗，偶而抬起頭來，子貢早已端端莊莊的站在她的身傍了。她不好意思地有些羞澀，睜了一眼，又把頭兒低了。

子貢有些躊躇了，心裡正在卜卜地跳：「說呢還是不說」？回頭望一望孔老先生，她好像等得不耐煩了，於是鼓勇地說道：

——我們是北方人，到楚國來遊歷的。現在天氣這樣熱，真渴得要命，請舀一瓢水，來消消暑吧？

這時，子貢的心雖還砰砰然的動，但已沒有先時那樣慌張了，鎮定地盯住了她。

——山谷裡的水，清的，濁的，總是流歸大海去，要喝就喝，怎用來問我女人家？

然而她却起來把子貢的瓢接了。

她走到水邊，把那大瓢迎着流滿滿地舀了一大瓢，要提起來了，又再傾瀉下去，洗淨了瓢，然後徐徐地，順着流，吸個滿滿地放在沙灘上。

——男女授受不親，你就拿了去吧。
含着微笑，就坐下沙灘去。

子貢正要多說，孔老先生就喊出聲來喚回去了。

——怎麼樣啦？

——水是昏回來了，可是她說男女授受不親，叫我自己拿了回來。

——唔，我知道了！

——凝想了一回，孔老先生像是別有會心似的：

——你不妨再去試試看。

於是，就在行囊里端出張琴，抽去了絃，很鄭重的吩咐子貢：

——將這個去吧！

帶了無絃的瑤琴，他，子貢身不由主的轉到沙灘上來。這一回，她也不羞澀了，銳利的眼光，先把自己貢上下都打量過，反而使他不好意思起來。

——姑娘，你剛纔的話，真够得漂亮，我們很是佩服！現在，我們這張琴是斷了絃的，就請你接了上去，調一調吧？

——唔，這個嗎？——真慚愧，我們村姑俗婦，生來就僻陋不堪，兼之少時候就無心去學，五音都不知道，那裡會調什麼琴？

——調一調，不要緊哪！

子貢又沒精打采地踱回來，孔老先生接着不免問個詳細。

——不濟呢！一點都不動心！

——你說什麼？孔老先生問。

——她不願意彈琴啦。

——不……願……意……彈……琴，我知道了！

子貢轉過了身，面朝着天，暗自忖度着：這女人真够得堅貞呀！但是我們的老師也够奇怪呢？上一回，在衛國見了南子，已引起仲由的懷疑；現在又要這女人昏水呀，調琴呀，這就有點異樣了，正在這樣的盤算，他老先生又叫喊了。

——阿賜，你就再去一趟吧。

——琴，她是不願彈了。

子貢正有點煩膩，孔老先生忙取出五匹細葛布交給他。

——把這個送給她吧。

——送她嗎？

——要好好的說呀！不要輕浮。

她，還坐在沙灘上，紗早已不洗了。見着子貢匆促的來了，心裡早就料到八九分，在微微的笑容之中，態度是顯得更加莊重了。伸一伸懶腰，站立起來。

——你又來了嗎？

——是的，我們的老師要把這個——手指着五匹細葛布——送給你呀！

——沒的事。她搖了搖頭。

——我們感激姑娘的厚意，沒甚東西相贈，只有這隨身帶來的細葛布，你說男女授受不親，我就放在水邊，姑娘！你自己拿回去吧。要記好，是我們老師送的！

——這就奇了，不相不識的也要送東西！先生，你是怎麼樣啦？一定要把布匹棄在郊野。我的年紀又小，你們又是過客，我那里敢受你的餽贈？你們好好的去吧；不去呢，人家看見了，怕不好意思的！

——你還不走嗎？山坡上有人來了！

她撇開了子貢，逕自收拾了紗，轉身投入山下的茅屋。

★ ★ ★ ★

子貢呆呆地出了一回神，睜開眼她已不見了。於是嗒喪地挾了五匹細葛布，回來見了孔老先生。

他們懷着失意的心情，懶洋洋地一步一嘆息的離開了那水邊。出得古道了，水聲還淙淙的响，一會兒，風送來一陣歌聲——

『野有死麕，

白茅包之；

有女懷春，

吉士誘之！

『南有喬木，

不可休思！

漢有遊女，

不可求思！』

這悠揚婉約的歌聲，直刺着孔老先生底心！他不覺嘆息地說：『唔，我知道了！』

黑

貓（南旋譯稿之一）

達衛彭斯基作
掃塵譯

雨已經下了兩天了——一種紆徐的悠然的溼濛的而又
是連綿不息的霪雨。牠時常加大起來，現在又開始猛烈地
滴瀝着我的屋頂。但過了一會，又好像終於靜止了。濃密
的黑雲現在已要自消散，滂沱的大雨亦將止息。牠的暴怒
已漸次柔和，屋頂淅瀝的聲音亦漸漸地寂默，雖然還是紆
徐地悠然地下着，下得時常很幽細地好像已經晴止了一樣
。這時我探眼到窗外去懷着一線希望，希望會看見一個瑩
澈碧朗的長空。可是由於那些不斷地輾過那側道的車輪，
我又曉得雨在繼續聽着。那連綿不息的雨，那永續着的
雨……

我把窗幕放低下來，扭開了電燈，讓牠變成夜晚。我
要自己坐在我的書桌前的安樂椅上追索着我的種種思念，
翻覆地尋思——

尋思着我的幸福呢——還是我的厄運？

事情之來太過突然了，突然得使我不知要如何接受。
前天我是很快樂的，今天心裏却極悲鬱，極愁煩……我
曉得這是那霪雨的結果——是那如泣的悲慘的黑沉沉的戶
外所引起的結果。我現在還是很煩躁的。我的情緒從內心
潰湧出來——從我的心兒和靈魂的深處奔侵着我。我好像
是該抑鬱煩憂似的，但不曉得前天又怎麼樣會非常的愉樂
。我擔憂着以後不能再有這樣的歡欣了。

事情之來太過突然了，太過急遽了……
僅在十天前就能夠發生了嗎？
僅是十天。

她帶給我一束我讀了又估評着牠的手稿。
年紀青青的——或許只有二十歲，亦許僅是十八呢。
而且是生得漂亮的——俏麗的。是啊，就是說她俏麗
得會攝人的魂魄亦無不可。

我剛開了門看見她的時候，便有一種異感壓着我的心兒。

她的雙眼！在那黑油油的睫毛底下的深黑的雙眼！使我即刻感動了。我不能離開了她的眼睛。而這樣地被惑住了的我只在半自覺中感覺着那眼睛是安放在一個稍爲長了些的黛色的年青的容顏上，幾根髮髮又有意惡作劇地覆繞着一個低下的迷人的額，她的整個的姿容是很細長的鼻娜的面又是很柔媚的——幾乎同一個小孩子的一樣！

她的聲音！正如她的眼睛。深沉的幽鬱的却又是熱情的。當她問着『某某先生住在這裏嗎，尊駕不是他嗎？』的時候，我的眼睛，我的耳朵便完全充溢着她的聲音了。我忘記了該請她進來，不該讓她站在門口。然而還是她請了她自己。她遠從門外跑進我的房間來，我目不轉睛地釘視着她，緩緩地關上了門，但却好像受了催眠似的呆站着，不曉得還是先問她好呢，還是等她自己說明了她的身分和訪我的原因。

她笑，深沉的熱情的，高聲的大笑。我怎麼不請她坐呢？

啊，是的。諒恕我吧。我的臉好像在窘迫不安地發赤，我是一個幾乎同她一樣年紀的女兒的父親呢。我忙着拉着一張坐椅給她，但是她已經先找了一張坐下。

我安身在我的書桌前的安樂椅上閃視着她的時候，她滔滔地談着，我的耳朵枯渴地迷惑地狂呷着她的聲音。

她告訴她繪描得我維妙維肖。她已讀過我所有的著作，深解我一切的作品，而且已經想像我是怎麼樣的一個樣子。她所想像的樣子亦果然不錯，不過她却沒想到我已經有了這許多的白髮。然而無論如何，並不因爲白髮而有了什麼差異。因爲我之年青，她是確信不疑的了。祇有我的聲音怎麼樣，她還是不曉得的。因此她便諷示着我至今的默無一言。

她笑着，我亦參加着笑，但却躊躇着開了口。我覺得我該說些有意趣的話，——因爲在祈待着我說出有深意的名言的是一個解悟我一切的作品，而且曾經構想出我整個形像的俏麗的小孩子般狀貌的溫柔的幻影。我不願平淡的通俗的凡鄙的話，只求不要沒了意義，我因此微笑着，等着她說下去。

她審視着我的房間，睨着我掛在壁上的畫。但立刻她的眼睛又轉瞥到我的身上來了。靈警的，敏銳的帶着懷疑的一瞥，同時又顯出一種狡猾的矯飾的微笑。

因爲我的默然逼得她不得不爲自己開口。她用着一種深沉的聲音說明着。爲什麼一個人要來拜訪一個負有盛譽的作家呢？自然，她已經很久想要和我結識了，所以不敢

冒昧的緣故，祇是缺乏一個特別的理由。她現在來訪我，只像她爲要請教一個醫師或律師而作一種專訪一樣。她曾經寫了一些東西，而希望要享得一個有權威者的批評。我願不願忍受着這種麻煩呢？

我客氣地很有禮貌地回答着她：『自然的，我很樂意的呀。』

她笑了。啊，她不相信她的作品會使我這麼喜歡。那當真手寫的草稿是不該有的。我或者寧願她唸給我聽？

我要聽她的聲音，但假如她真唸起來的時候，她必要對着那草稿，而我又豈不是不能看見她的眼睛了。

她再加着對我說，『可是，我唸得很壞的，我的朗讀要比我的書法還壞。』她笑着，無意唸出來。因爲假如現在唸出來，我必得立刻發表我的意見，而她亦不能不起身辭去，從此絕跡。她甯可把稿子留給我，以便他日再來——是的，她實在要來聽我的回答。她不要我在郵筒裏答復，她一定要有許多問題問我。

她寧願來訪我，——因此我自然不會把她的稿子讀完，而她亦便可以常來。

她放下了一小束稿子在我的書桌上，我纔第一次看見過了她的手，一雙非常纖小的手——皎潔的柔美的皮膚中可以看出有許多關節的紋痕。

我拿了那稿子，瞥着那標着題的一頁，窺着開頭和中間二部分。我又覺得她的深黑的眼睛在放射着我。當我抬起頭來的時候，她的帶着懷疑的狡猾的偽詐的眼睛又和我的碰在一起。

有一些東西在輕撲着我的窗櫺，同時發出一種貓兒的叫聲。我曉得這是一頭從那連綿地傾注着的大雨中逃避到我的窗臺上來的貓兒。我深信確是那東西，雖然我從我的坐椅上往前一看。

這件事使我由了種種的念頭而有些錯亂了，宥恕我的前進吧，我的足是同冰一樣。

我捲起那窗幕，發抖了。一隻黑油油的大貓從外邊昏黑處用着牠的冒火般的發亮的眼睛在仰視着我。我的憎恨黑貓，並不是因爲我是迷信，雖然在我的記憶和腦子裏有着種種與黑貓有關的迷信所產生出來的殘渣。我急敲着那窗櫺驅逐着牠。但牠却毫不在意，牠迴轉着選了一個安適的地方躺下來。我幾乎要打開窗把牠推到街裏去，但却不喜歡觸着牠的身兒。牠亦着實可憐，外面的雨還是蕭蕭地下着，誰又留心讓牠喘息在一個不潮濕的地方呢？

我再放低了那窗幕，回到我的寫字檯來。

我心裏正要驅逐那黑貓的俄頃，我又重新在尋思着。更迭地想着我的幸和不幸——但我以前不是以爲或者

是我的不幸嗎？

我答應着她，好的。可以把稿子放在這裡，我願意偏讀一過，很用心的偏讀一過，然後纔告訴她我的意見。

都真的嗎？

自然的。

什麼時候她要來等着我的答復呢？

我告訴她幾天以後。

爲什麼要幾天以後？爲什麼不明天？她要明天來的。

這樣短的一篇東西，人家不上半個鐘頭便可以唸完了。

我因此遷就了她。好的，就讓她明天來吧。

我的女人恰巧在這個時候跑進那房間來，我便同她們介紹。我的女人慇懃的而且微笑着。可是她却孤傲的，冷淡的，剛復的。

她從她的座位站了起來，立刻就要回去。

我的女人笑着『我逼走你了嗎？』不，她有些冷淡的答

着。委實她已經坐了許久了。

她跑到門口的時候，又婉轉地有意取媚着我地問着，

『你要親讀着我的稿子嗎？』我有一個極短的時間受着強烈的刺激要退還她的稿子爲我的女人復仇。

但她未曾等得我的回答，已把門關住去了。或者她已先察覺了我眼睛裏在閃耀着的憤怒的火星呢。

『那是何種莽撞的貓兒？』

我忽然亦忍俊不禁。

下一天她沒有來，再下一天亦還沒有影子。但這兩天我早想她是不會來的。待要想把這件事丟之腦後，牠却又糾纏住我，使我快快不樂，假如她曾許定要來，她必不會食言爽信。

我讀着她的稿子，一篇精緻了的故事。大概是描述一個寡居的婦人，對着一個卑賤的人的戀慕。不但文字無力，色素亦極妄誕，使我總疑心她是寫來當做訪我的一種口實。『那莽撞的貓兒！』

第三天她來。遠在門口便向我作着轉不過氣來的劇笑。『累你久等了嗎？』

『我不見得就會告訴你呀，你，小貓兒！』

我請她進來。她跑到我那房子的中間，四下裏凝盼了一下，瞥着那前三天我的女人跑進來的房門，再把她的眼睛丟在我的身上，擇一條坐椅坐下，用着她的深沉的柔媚的聲音說話。

『你讀過了我的稿子不會？』

我預備要實在告訴她，但又覺得不能永遠和她斷絕——我還希望她來的，——因此我答，『曾經讀過了，不過還沒有終篇，你必會原諒我吧。』

「讀到什麼地方呢？」

「是呀，我要告訴她讀到什麼地方？」

「或者你還未曾開始讀過吧？」她看着我的默然不答而問。

我先敘述着那篇故事的内容，給着自己露洩一點關於那故事結果的見解。

「那麼你都唸了的！」她笑着。

「是的，」我承認。

「不過僅是外表上的——其實祇翻污了她的稿紙。」

「啊，牠是不怎樣深奧而需要複閱的。你可以告訴我你的意見吧。即使我所寫的東西卑無價值，我亦不會哭出來。我自己曉得牠的聲價是很低微的。至於我的再度訪你，亦無須煩惱。我現在又帶來了過去二天寫的另一篇東西。」

奇怪呀，那是什麼東西呢？咳！可怕極啦！

那黑貓已經跳進了房間來，我恐怖地注視着牠。更漸漸地由恐怖而驚異。牠究竟怎麼樣跳進來的呢？窗門是關住着的！

我跑向窗邊去，那黑貓擠近下面的牆壁，凝視着我，好像在懇求我不要驅逐牠一樣。我捲起窗幕，細察着窗，確又是關住着縛牢着的。再細察着那窗框的玻璃。『呀，

是了。下面左手邊破穿了一個小洞了，一個和窗框構成三角形的小洞。鑲着那洞口四邊的帶着許多銹利的粗糙的有斷口的邊緣的玻璃又在閃射着異彩。那窗框是什麼時候壞了？我為什麼等到現在纔會發見？屋內何以沒有一個人察覺？而且那貓兒又是怎樣爬進來的？一條大黑貓爬進這樣一個小洞，必定周身的皮膚都給擦傷了。我轉過眼來注視着牠，心裏起了一種有殺意的憤怒。我想要踢牠一脚，決心把牠擲回雨裏，擲回窗外的昏黑處去，祇要爲了那隻餓在另一間房間中的一個銅籠裏的黃金絲雀的緣故。然而，我自己却又不願如此，不願觸着那遍身淋濕了的貓兒，而且我想牠的血會染污了我的手指。

我喚出那媽子來，叫她把牠投出去。她不問牠怎麼樣會進來的，而以爲是有人讓牠進來，她要曉得究竟誰是這樣的疏忽。她最初想起的，最關心的便是那通家所珍愛的那頭能歌善唱的黃金雀兒。她攔住了那黑貓，跑出來，打開門帶着咀咒地把牠投出街裏去。我想要探探她的手究竟會不會染着血污，她却沒有轉來，回去理着她的事情去了。我倒覺得安心起來，因爲我們正要長談，樂得沒人攪擾。

重新恢復了故態。

她坐談了許久。更從她坐的地方站起來跑近着我。過

近得使我會聞得她的氣息，一種像新割下來的乾草般的氣味籠罩着我的周身。由她放射出來的熱情使我起了一種不安的興奮。她幾次把她的手放在我的頭髮上——多灰白了的頭髮——那莽撞的貓兒，她是多麼的勇敢呀！假如又碰着我的女人超進來驚異着我們。

她笑我在偷嘗着門，她確言她已經看見我的女人同一位少女出去。是不是我的女兒呢？她說的時候，一邊撫弄着我的灰白了的頭髮，一邊用着她那對深沉的可愛的帶着希求的眼睛在凝盼着我，再以她的柔媚的朗徹的聲音加着說，「我真憎恨作家們的女人！」

而且「一個藝術家是該自由，不該結婚的——爲着大家爲着彼此……」

我依然維持着一種有趣味的靜默。我該對她說些什麼話呢？我要當心對着這個婦人。

她握住我的手，省察着我的指頭。用着她的瘦削的烘熱的手指脈脈地摸捏了許久。

然後我便同她談論起了我創作的文字，她的手指的接觸着我真是無限的快樂。我越談越親密，越起勁，而她因之亦不忍釋手。

我正在說着一句話的當兒，她忽然把身子傾向前來吻着我的嘴唇。同一道閃光似的，她又從我的房間裏隱逝

了。

貓兒！那貓兒又跳進我的房間了，自然地又是從那窗框的破洞跳進來。我罵着咀咒着，但這回不叫媽子了。我自己打開窗門捉住牠的脖子，盡力把牠擲向街裡去。我不看牠跌下去，祇聽得牠撲在遠遠的石子鋪成的側道上。現在牠在那裡再要進我的房間之前，牠必要大大地躊躇了一下了，那即是說，假如牠還會移動的話。

我再把窗門關上纔安心嘆了一口氣，但那破洞是應該塞住的。假如不是爲了天氣的凜冽和時間太遲了的緣故，我一定要差人找那配玻璃的工人去。但現在亦總該先拿一些東西把它塞住，四下裡找了一下纔找了一張報紙填充了。

現在我又可以安心地沉潛在我的回憶裡。

一吻。一跳。幻滅了——

下一天她又來訪我，帶着她深沉的雙眼，深沉的聲音和她的可謳歌的青春。

我怕她來嗎，我亦會希望她不要來的，可是一看見她的時候，心兒便馬上興奮地在跳動了。

她這一次的重臨，恰巧在我的女人出去之後。她在守候着她嗎？在外邊伺伏了多久了呢，我詰問着她，她只是露着笑。

啊，何曾是兩樣的！她第一次來訪我的時候，不是在外邊得還要久呢。那利用着手稿當一種口實的念頭又緩緩地在她的心上浮現。

但是——我不願到她的家裡去嗎？她有她自己的房間。她可以迎接她所喜歡的人兒，她是完全自由的。

這些話她都很坦率地說出來，帶着她的熱烈的青春，那不可測的雙眼，和她的深沉的柔媚的聲音說出來，甜極了，天真極了，自然極了。

我要大聲叫出一個「不！」字來，竭力想說出一個不字。但同時我却曉得那種掙扎是無效的。

她已經在我的內心燃起了一些東西，我周身完全是熾熱的了——燃燒起來了，冒着火了。

她擁抱着我，緊壓着我的唇，給我一個悠長的纏綿的吻。在我的內心，我的生命在歡呼着，歌唱着，喜躍着。

我又青春了？返老了！我們是多麼快樂的呀！

我相信我明天會去訪她，到今天，我還在渴望着明天的來臨。可是現在我却怕起來了，我不敢再希求這件事了。我發抖着，我恐怕我畢竟還會到她那裡去。這件事究竟要弄到個什麼底止？她究竟又是誰？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她爲什麼看中了我，我已經有了許多白髮了，有了一個幾乎同她年紀相若的長大的女兒了。

那不是我用以填住那個破窗框的報紙在沙沙作響嗎？是的呀，又有人在搔弄着撕毀着牠了。或者說不定又是那頭黑貓呢！我跳起來跑向窗邊去，一點亦不錯，那黑貓已經抓掉了報紙，把頭兒伸進破洞來了。

不！這一次不許你爬進來了！我把手按住牠的頭，盡力地壓着。啊，我必定要把牠壓死！

但……但牠却是何等頑強的呀！牠緊站着前足，漸漸地從我的手向後擠出洞去。牠的前足現在已退到窗外了。我恐慌起來，身上發了冷熱的陣戰……我又開始在呼援……

噢，怎樣一個惡夢！我的心是如何地在顫動着！我跑到窗邊去。外面的雨還在颺着，夜是黯黑的，窗架上躺着的是那頭黑貓，穩穩地捲成一團。

我把我灼熱的額靠在那涼爽的玻璃板上。我受了一種熱情的渴望所吞咀了。其他的亦許亦是惡夢了！我戰抖了！啊！啊！

明天——明天——明天……

求學捷徑

金滿成

你應當把這小品當作幽默的文章看，至少該當作滑稽的文章讀；否則，如果你要老老實實地相信，我們也不願意發表反對的意見。

天明白，要沒有鬼，無論如何也不會遇見這麼一回巧事的。四年前有一天，我剛剛要同密司王進跳舞場的時候，一個窮學生樣子的人一下攔着我。他說「你不認得我！」自然，何消說得，我甚麼時候認識你這窮小子！他又說：「但是我認識你，我有一件很要緊的事情同你商量。這件事說出來會使你嚇一跳……不過……」

「甚麼事？你說呀！」我不由得不問。

「就是請你借我幾百塊錢讀書。」

——真是見你媽的鬼！

——不要罵人，我這讀書的事，不是爲我，而是爲：

……總之，這裡也不便明說這其間的奧妙。你若果允許，我明天到你住的地方，你就會恍然大悟你今天的錯誤。

——滾你的，那裡來的流氓！

——總之，你明天最好起一個早，我一定來找你，包你一聽就十分滿意！

——沐華，你怎麼儘同他閒聊，快進去了！」王女士實在生了氣。我當然別開那窮學生進跳舞場去了。這舞場內的經過你們都知道，用不着多說廢話了。

由舞場回去，是夜深四點鐘的時候，天氣熱，又時時總要想起那窮學生的妄想總睡不着，至少也總睡不好。不過七八點鐘就醒過來，再也不能忍耐待在牀上了。起來，房東的用人送過了早點來後，我就覺得心裏空空，無聊已極。想起昨晚遇到的窮學生，到想見他一見，看這其間有

甚麼把戲。若說是流氓騙錢，在我身邊，三五七八塊錢又算得甚麼！這時要這怪物來談談也好。他既說來找我，當然一定會知道我的住處；但爲甚麼到了九點還不來呢？

「王媽，打個電話問問王小姐起來了沒有？」我丟開了那窮學生的思念而下命令。

王媽未回答我的命令之前却先報告我，樓下有一個人找我。那正是他——窮學生。坐下，他沒有許多客氣的詞語，他立刻滔滔不絕地說起話來：

「你的時間很寶貴，得，我用不着說廢話，剛才你已經叫用人打電話給你的王小姐了。（好尖銳的他呀！）總之，我不能耽誤你的時間，我得把話快快地說明。我，叫甚麼名字，你用不着知道。但你的事情，我打聽得清清楚楚，這也許稍稍使你詫異。不過，更詫異的自然是我這個不三不四的人要叫你一下借許多錢給我讀書的事了。聽我慢慢地說來——

——先生，王小姐還沒有起來呢！

——好罷，等一等再說。

——我知道這幾天你正在忙着找人代你考學校，你還想各方面托人去運動註冊部主任換像片，而你找的那些人，英文好的，中文未必好；中文好的，數學未必對勁兒。明白說罷，你用不着找人了，全憑我一手包辦。我是一個

用功的苦學生，代人投考沒有一次失敗的。這考的問題解決了，你所愁的註冊處換像片那一關，根本就用不着過：

……

——你見了鬼，難道別人不對像片。

——我問你，外省的高中畢業文憑上有沒有像片？

——這自然沒有。

——那麼，你就把你的文憑給我，照我的像片去報名。

——蠢才，就是說這一關難過了。由你的像片考進去，就說的是入學時要對像片這一關呀！所以如果註冊處沒有運動好，這代考的辦法很難的；你剛才簡直就沒有聽懂我的話！

——你才是蠢才呢！由我的像片考進去，由我去入學對像片，這難道有甚麼問題。

——好，第一天過去了，第二天呢，以後幾個月幾年呢？

——以後一直由我替你對像片呀！

——幾個月，幾年，你都在我的旁邊？

——不是在你的旁邊：根本作你的全權代表。上課，考試，畢業論文，完全由我一手包辦！

——那豈不等于你讀書麼？我呢？

——但是名字完全是你的呀！比方你叫孟沐華，我在學校當然一直叫孟沐華。于是你儘管在外面跳舞打牌，玩一身花柳病，但你一點也不操心，四年之後，好好的一張文憑到手了！至于我呢，我只是想讀書不要文憑；因為我窮，錢就由你出，反正大學生出錢讀書的目的是在買文憑；但自己爲買一張文憑還得在學校去受四年死罪。現在我不要你受罪，就把一張文憑照原價買你，這生意你不幹麼？

——太滑稽一點罷！

——有甚麼滑稽！有錢讀書的人不想讀書想跳舞，沒有錢讀書的人想讀書！我這辦法就叫作「實爲兩便」。

——那麼，我自己就沒有學問了？

——難道你自己去讀就會有學問麼？難道凡在學校念書的學生就一定有學問麼？誰不是在那裡想文憑？若果那最重要的畢業論文可以請人作，這讀書請人讀是無傷大雅的。況且，學問是甚麼？還不是會寫信麼？寫信我代替你！還不是會作文章麼？作文章我也代替你！

——不過，我家庭一旦發現，這一年的三千多大洋就危險了！

——我敢保怎麼會發現呢！你家遠在四川！我自自然然會代你收家信，上面不是說過，代你寫回信也可以；總之，完全是你一個替身。成績單會寄到你「父親大人」那裡，

根本我就變作了你父親最誠懇，最努力的兒子，這裡最大的問題是你親戚朋友來找你。首先，聽差會引他們來見我，我就說我是孟沐華的好朋友，孟沐華出去了。有甚麼事，留條子。這時你的親戚朋友甚至於父親自然會走了，我就馬上打電話告訴你。（自然你得隨時讓我有地方找你。）聽差們看見我這個孟沐華面對面地說孟沐華不是我必定會詫異，但我當然會同他們解釋，說我很用功，不願意那些不認識的朋友來找我……

——比方說，那來人聲稱是你的親生父親，難道你這位假孟沐華敢于當面說你不是孟沐華麼？

——在這種嚴重的情形之下，我自自然會首先把聽差打發開再辦交涉。而且我又可以叫聽差不引任何客人直接來見我。比方說，你的父親來了。我就可以告訴那聽差說：「那老頭子不准我念書了，有些老糊塗，你可以說我不在。」如此你的父親不會發現，聽差方面更無問題了。況且，你的父親何至于先來找你呢？他來，必先有信：你早到船碼頭去對付他了，而我還是讀我的書……

說來真是滑稽，我竟自受了那青年的雄辯的催眠，而接受了他的計劃。結果我們訂了一張十分詳盡的合同，這合同的最高原則是他永遠不得宣佈此事。而我呢，供給他一一切學宿費用。事情的經過的途中，也有一兩個人發生過

真孟沐華假孟沐華的懷疑，但大家的結論都說『人有同名姓，焉知不是兩個？』有一次也有一個人問我『你們貴校還有一個孟沐華麼？』我說『人多，說不定有呢！』就這樣輕忽忽地就把那四年的難關渡過了。

四年之內，我真是玩得痛快。老頭子來信沒有一次不誇講我的成績好的。那窮學生十分努力，各種考試，百考百成毫無失敗。最妙的，是我直到現在還不知道他真叫甚麼名字。因為我想叫他作假孟沐華而省畧喊他作『老K』。

有一天，我忽然問道他：

『你爲甚麼會想出代替我讀書的這樣『實爲兩便』的妙法呢？』

——老實告訴你，因爲我中學也是代替人讀的，可惜那位少爺得病死了。

——『那麼，你中學時又爲什麼會想到這妙計呢？』
他只是『笑而不答』。

醒來吧！

白鷗

星，姊姊！

今天讀到你的信，一連五遍，我的心是隨你的字句沉重下去，終於不可支持地乏倦了，震顫了，我繞室彷徨，拚命抽煙，喝着濃厚的茶，用力敲那輕薄的琴，煙絲，茶香，琴音，零亂的，苦澀的，重濁的，我更深陷下去，輕聽起來，姊姊，我瘋了！然而我是倔強的！我是薄弱的？我終須把一盆冷水來洗去我矛盾的興奮。緊閉着眼睛，息了許久，喝了一碗藥，我就起來寫信給你，我願你相信我是愛你，我所要對你說的話，並不是對你的苛責，我亦希望你不以我這些難亂難分的情緒而驚異，是的，你相信我，如其肯聽我的話，我能够救你，雖然我不能自救！

這些年，我在關山顛蹶，我在湖海漂浪，我用一顆強烈而火熱的心，向前衝，用一雙剛硬而粗暴的手向前攀，雖然我衝不出一個驚浪狂濤，越不過一個巖峯峻嶺，我亦

攀不到一枝可靠的林木，攀不到一片足恃的牆垣，衝的更加跌落，攀得更加傾陷，然而姊姊喲，我還活在這里，活在這里，於是我撫摸着斑駁的傷痕，環顧淋漓的猩血，慘笑了一陣就站起來：

「你不能衝出一條生路是你的脆弱，
你不能攀得一線活機是你的荒唐！」

姊姊，我責罵你自己，我決心向人間作一次最後的宣戰，於是我狂吼着，女性們，團結起來，我們都是羔羊，被宰割的弱小，爲什麼，到現在，還這樣默默無言，讓各個單位去忍受！聯結吧，救救自己，然後再來談談人生，談談救國，談談那無聊的風情！

正在這樣苦勵的時候，淑忽然說：這數年來你不曾給任何女人作過長書，你亦不曾爲任何女人而去披星戴月，你更不會爲任何女人狂流着緋紅的淚波，這當兒，怎麼就

對女兒這麼好感？希望她們會來和你聯合，像你一樣會去向什麼人間作最後的戰爭？

淑的冷水不爲無因，爲了她看過我受够多少女人的摧殘，那種同性相戕的慘痛不次異類的圍攻。可是我說：妹妹你錯了，在從前，我受她們的欺負，我會憤慨，受她們的凌虐，我會淒涼，我是一個小孩；我怕！於是趕着未被刺死的時候，我逃去她們的圈圍，離去她們的巨掌，所以有一個時期，我幾乎和她們完全不生糾葛，杳無往來。

如今，我已經是個步上中年的旅客，旅路上我聽到她們的哀泣，她們的淒啼，旅路上，我見到她們伸出待援的手，展着待甦的魂，凡是稍具慧根的女人定會失悔相戕的錯悞，回頭相愛來彌補畢生的餘哀。你看，求救的人已那樣多，待援的手是這麼衆，我不是生的巨靈能左右她們的命運，我不是福的使者，能渡拔她們超過苦難的鴻溝，可是我，我不該視她們永遠如仇，我須振臂奮呼，使她們悔悟，我更須咽淚哀懇，求她們聯合起來：不要把生命投給『虛榮』的野獸，碎在『嫉嫉』的石頭吧！女性們！

淑張大了眼睛，作個會心的投射。

星，姊姊，十二年前，在那大都市的一角，你帶着瀟灑的芳姿出現在那高譽的學堂，你流星似的雙眸，動蕩着

那一角的人心，你翩翩的麗質，毀碎那一角的靈魂，你一顰一笑，令人愛慕，一喜一嗔，教人魂銷，你的才名有如近來的收音機，時時流入人耳！你的成績，像薄暮的雲霞般，天天聽過人們的眼前！

『誰不認識，我們的寒星姑娘？』菱一天這麼獨自高叫，我回答他道：

『我就不認識，還說誰？』

『她說要見你，因爲你是偉大的女性！』

『不要撒謊，她那能知道我！』

『人們天天來這裡說到她，人們亦會天天在她那裡談到你！』他興奮着拿出你的照片，我深沉的凝視，爽然的嘆息：

『無怪你們會這樣傾倒，果然是麗質翩翩。哎喲，這雙眼，這雙藏着無限神秘而溫純的眼睛！』

那是一個大流血的時代，我們恰恰生活在那末的漩渦，於是我們不得不隨着狂潮而波蕩。戰爭爆發，你恰巧住在公共租界，那還危險，於是安奇每天都冒着戒嚴的鋼網去看你，他愛你，他對朋友們說決定把你包圍！他因爲你而去拼命讀英文，他因爲你而棄去他大學的課程，他因爲你且夕都在那相隔數十里程途中奔跑，他教朋友們向你勸說，他更集中力量做着在你所認爲有情的犧牲！

寒星，我的好姑娘，你終於投入愛人的懷裡，有如那小鳥的依林！

你跟他到杭州去工作，你跟他奔回上海來，你跟他流落在那煙灰彈屑之中，你跟他過着時代青年男女瘋狂的生活，末後你以絕大的決心，辭別你的母妹，跟他來到這陌生的南方，你生了小孩，做了母親，只消一年，你便變得憔悴，你便變得沉鬱，爲什麼？爲什麼你沒有一年前的麗姿？爲什麼，爲什麼那歡悅的眼睛常凝着淚？

唉，他雖用過畢生的大力去挽住你那多人待扶的纖腰，他雖費去無限心血，包圍緊你使你不曾落到另一個人的手中，他喜慰，他暢懷，然而他是男人，不以欺負女性爲傷的男人中之一個，你已經在他的範圍內，你已爲他養了兒，他怕什麼？他管什麼？他崇拜什麼？他小心什麼？是的，他忽畧你的感情，他不曾以一個女人的心爲意，所以你將臨盆那一月，他還出去遠遊，那一夜，你住屋的另一角起火，你無援地帶了你那出生數日的嬰孩跑到馬路徬徨，幸而神靈護衛，你的屋不會被燃燒，你母子無恙，那時，華跑去問我怎樣辦，說安奇還在鄉下不曾來，你驚惶過度，有點傷心，除個小丫頭外，設有人調護，你那三餐的飯菜要在外面買了來，華說得憤激，擊着我的臥床，她也是熱情的女性，她幾乎要流淚。不幸我也正在病榻之中，我

無力去顧你，我給華的地址，教她立地打電找回你的愛人！——寒星，姊，我可憐的女性，也許安奇不是故意讓你難受，然而男人的劣根性原來是這樣，享樂自己之外一切都不在乎！除了天地變，人類變，此外無可如何！因爲上天不仁，教女人非負這個苦難的十字架不行，上天無能，似乎非女人的十字架，他就無方創造人類，這將怎樣說？這真是一個謎！我不懂！你不懂！問天？天又無言！嗚呼！你再度跟他北上，又跟他南來，這小鳥，我第二次和你相逢，你已經是第三個兒子的母親，而你，你那少婦的芳姿雖然未嘗褪盡艷逸，但生活的担子壓得你三日病了五遭！你成天吃藥，你日日說你落伍，再也鼓勵不起往昔的剛強！你動不動就落淚，你已開始把你那愛人懷疑！然而你是個溫存的女性，你不肯給他以厲色疾聲！你隱忍，你的心又時時反動！寒星，從那時，你就墜入無底的悲河！你不大向我訴苦，因你會句涵，不肯把夫妻間的陰霾飛流友人之前，可是他，他反而坦然地對我說：「寒星姑娘只配做個良母賢妻！」

「良母賢妻是你的幸福，你不該辜負了她，你好好對她負責，她是個多思慮的女人，你不可任情豪放！」

我才轉了一陣從閩海歸來，哎喲，寒星，果然他有着第二個女性！

他說那是沒有什麼。值不得驚奇，只是高興便交遊交遊，娛樂娛樂，你不可忍，你前終于用大量的忍，但他明明疏忽，高興得幾乎忘了你！

「男女之間，不可容髮，我那能讓他！」寒星。這是你那時對我說的話，我只能教你看開：

「或者沒有似你所忖度那樣糟，你勸勸他，念着你們的孩兒。」

「不！不！我要拆臺！可恨我已無力，我完了！」

以不了了自了，他們亦就分散，你也稍稍安心地出來教書，恢復你當年的綽約與天真！一接近了童心，你依然有了愉悅的歡笑，在一個寒燈下，我的旅舍中，幾盃薄酒的溫炙，我見到你數年前那神秘而溫純的眼睛！

「寒星，好好努力，不要爲那無益的糾紛而痛苦，你是多麼聰明，多麼才幹，你不該想你已繆完！」

「你鼓勵我，我感激，但是阿姊（不知什麼緣故，你一向都稱我阿姊，）你又快要離我遠去，我又會孤立，無援，悽惶！」

「不！你勇氣比我大，在以前。你才力較我好，就是此刻。你不必需要我的陪伴，只要你提出往昔的剛毅，只要你不死心葬落情愛的墳墓！」

如是我在幾天熱狂的踐行之下，我背着生活的重負，

毅然他行。臨開航，安奇和我們的好友，那個仁慈的醫生死在勤奮過度的那個，帶了一打啤酒，許多果子和雜食，登上輪船的艙面；殘春的金陽有點熱，酒的氣力又使熱度激增，朋友越來越多，大家對於這個漂泊的旅雁具了盛大的希望。敦促她務須努力向前，說重逢時將要看到她無限的成績！我喜慰，我悲涼，我喜慰這只旅雁在朋友們眼中還不全然無用。我悲涼這百無一用的旅雁將會負盡朋友的深情！

我悄悄拉着安奇的手，倚着船舷：

「青春在你我輩早成過去的陳迹，我們已談不到怨望春去春來，我們需要做點事業，發展各人的所能，夏天擺在面前了，那酷熱我們無須驚怕，那長晝，正可給我們用工，你，可以有爲的青年，不必再演愛情的悲劇，寒星，是個絕對有希望的女子，你不能毀碎她的前途！」

「把孩子留在家裡，不久我亦將帶她遠征，你放心，我懂得一切！」

然而，寒星，我的姊，事實怎麼樣？

百無一甲的我果然百無一成的歸來，可以有爲的你們果然在多角的糾紛中消去盛壯的生命！

就在一個初冬的夜裡，月圓的寒宵，奇，林，來找我

去步月夜的寒郊，泛着扁舟立在月夜的寒流。林開始發言：

『你已接到寒星姑娘的警報麼？她向所有的朋友們告急，要希望人家援助她！』

『安奇，你聽見麼？你何苦如此？要人家把她救援，莫若你自去解圍，因為男女之間第三者原是不易爲力！她來信說你們的家庭已將爲一個浪蕩的女子而紛碎，她的殘命亦將爲這女子而埋落無底的墳塋，她說你還肯聽我的話，我須向你警告，教你速速回頭，如今趕着林在這里，你說吧，你將何以處置？』

『寒星太小氣，她何曾痛苦？我不曾對不住她！若說男女的愛，那簡直是騙人，一個男人怎能持續十年以上的愛意？寒星還年青，她怎麼不各行其是！』

『你簡直迂闊，她忍得把你捨棄而去各行其是時，她何苦對你爭持！她那頻繁的酸淚，不止是醋意而已！』

『總之，我須對人家負責，人家不是隨便給你睡了個多月就能休！』

『你負責了「人家」，你就不負責寒星麼？她已跟你睡了十年，果可任你叛變？』

『我已無可如何，那是絕難分解的謎。老友，你不必對我苛責，因為你是女人，你不懂男子的心理，我是男子

，我明白，沒有一個男子肯認真，沒有一個男子會維持十年以上的愛情。喲，寒星何苦以此不滿？她，她可以安居樂業，她有田畝，有宅第，有小孩！』

『這是什麼話？總之，我告訴你，支持雙重關係未必會有幸福，那「人家」我雖不識，想來未必能勝寒星，你偏要，要自尋苦惱。唉，朋友其奈你何？』

寒星，姊，我總算不負你的囑託，替你爭辯了許多絕無助於實際的理論——因為他不聽，什麼理論都是廢文——是的，朋友其奈他何？阿林亦默默，阿林亦只有默然的太息！

接着你又是來了長信，大聲疾呼，說你不可受那樣的侮辱，說你寧爲玉碎，毋爲瓦全，說你受安奇的騙，他騙去你的青春，騙去你的血淚，兒女們又會把你的餘生拖落黑暗的墳！你說十年前，杭州之役，安奇叫菱來上海對你說，說他——你將發狂，將自殺，將投到黑暗的牢囚，將：菱敦促你，你相信，於是去杭州，如今悔已太遲，如今悟之太晚，你已無力自救，你也無力可以衝出這悲苦的重圍！可是你又不甘被殺，不甘受欺！……

星，姊姊，這是你的自白，你的哀音，亦是千萬女性們的冤情，你這麼說，我彷彿聽到千萬女性在怒號，在求救，然而誰來理此微弱的呼號？誰來把弱者垂救？

春問你來，踏進門，一聲阿姊便那樣涕淚珠垂，你哽咽，你悲泣，唉！我無力助你，我要助你的只有一枝刀，然而，星，我是深知你，深知你太愛他，你不能接受我的刀去切斷愛情的疑問，所以我亦只有無言！只有無言！

他臨走時曾帶那「人家」來見我，那「人家」料必知道我對你有深誼的濃情，所以不說什麼，當然我亦難以置喙，我寂然地看看了安奇，又望望那「人家」。安奇苦笑，他說人生是不幸的聯結，他無意解釋無聊的遭際，一切讓其糊塗地過去還好受。那下午，他們就上了旅程。

第二天，你哀哀的呼籲令我慘然，我憐你，我也憐那個「人家」，她何苦帶桎帶梏地來和你結仇？她不是有着一個按月寄錢給她的男子？她不是和那個男子沒有「不滿」的感憤？

爲此，你更怕你的安奇被那男子加害，你想制止這悲劇的演奏，你說，那是女性的敗類，她把你欺凌，把你侮辱，你要殺你的敵人，以洩此不平之憤！

你果決的離家，雖然你絕無成功的計劃，好似受不了那末的激刺般到這裡來。這一次的相逢，使我驚愕，使我惆悵，星，你怎樣就老了許多，你的柔髮落到那裡去？你閃爍的眼波怎樣突爲霜凝？你那纖纖的素手怎樣變得這樣粗糙？你那緊束的腰肢怎麼如許寬弛？你那犀利的談鋒，

只換得沉重的嗚咽？你那薄軟的紅唇，只能頻繁的顫動？若果不是到我家來，在路上我幾乎不認得你！唉，這些話太傷你的心了，你說：近來還好啲，要是兩個月前看到我，那一把支離的病骨，那一條空虛的幽魂，……這樣就咽住了。

到「夜裡」你才說，你爲了照護那四個小巴戲，使你過度勞碌而抱病，病得兇！操持那個高門闊的家庭，把你的手粗糙了！你的頭髮脫落淨盡，你的身體不支，然而你還懸心那愛情的毒箭，於是深夜的淚珠，使你的眼睛變壞，那千條萬緒的怨抑教你只能顫動着雙唇！……

你說你不能老死在那鄉僻壤，而就愛那邊遠的愛人，你又說非你自行出征，安奇的舞臺不肯變換角色，於是這麼歸去之後，你勇敢地帶你四個兒女到都會去追尋那風流的丈夫！你對我說，這回到那里安定之後，你要出來謀生，你不願長遠放棄你的才力，而唯一的目的，當然是驅逐那個人家！

男人是機警的！男人是貪戀的！

他們雖然有了新知而盡歡的優遊，然而對於故識實亦戀戀不忍分解！他們雖然屢是悲劇的導演，却又不肯盡情地把血刃來結完終幕！所以安奇亦是這般的機警，這般的戀戀，在你未曾到達之前，那「人家」已悄悄地離去你所要

到的都會了！

星，你已然佔了上風，表面上你也已經勝利！你可以安然過活吧！你亦可遠志地謀了職業吧，抑或重新進了學校藉以深造吧？怎麼？怎麼今天的來信，仍然滿紙憤慨？滿紙淒涼？

你又把十字架負擔起來麼？你說終生勢必為兒女累盡了！你怎樣能去尋職業？那有勇氣重新入學，培植你那將成的藝業？——於是你不勝淒涼！

你說那女人已經走了，然而他們還是貌離神合，只不過避避你的眼睛！你問我可曾知道她？唉！寒星，你無限憤慨，你說她自己亂來還把其他的女人肆口亂罵，在上海，在南洋，她都有了許多敗辱女人的舉動，可是她，她以已度人，恣意毀謗！於是你又不肯罷休！

寒星，姊姊，如今我所要教你走的只有兩條路，待你自己去擇取適者而行，你不以為我是偏袒着人家來向你苛責吧？

人家已避你而走了，你何妨伴雙裝癡？任他們怎樣去神合貌離，此刻的實現，你是擁有四個兒子和安奇，你何苦老把那些無聊的糾葛來苦惱？用你有餘的精力來作無益的鬥爭？決然捨棄吧，那「虛榮」，那「嫉嫉」！——愛情到什麼程度，嫉嫉就長進的緊迫，是的，男女之謎原來就複

雜！然而你怎麼不把這些嫉嫉運用在其他的方面？你不見邇來有許多成就的女兒們？文壇上，藝苑中，天空，地道，舉凡男子所能的，已經有許多女子亦能！你緣何不把她們嫉嫉而緊迫？要是天生蠢策，那實無可如何，只好坐着她人的成就！然而你，我的好姑娘，天賦你是何等的聰慧？你已學得的智識又是何等的高深？你怎忍得把宏才孤負？

你眼前錙銖計較的不外一點「虛榮」的作祟，你說你不肯即休的原因，只為了打不破他們的好夢，是你的無能，是你的恥辱！你終須做到他們貌離神離方可停戰！好姑娘，你是聰明人，怎樣一登了舞臺就懵懂起來？這人間，無論純粹的愛情，純粹的肉慾，一到兩個單位決心携手飛躍，携手陷落，任何阻撓都是不能擋住！你要打破？你有力？你要拆開？你有方？捨棄吧，何苦把巨大的力，纖巧的方，來換取這一點勝利的虛榮？

你果然決定非如此就不甘心麼？那末，也好，寒星，安奇亦是我的朋友，我當然不便怎樣慫恿你去破壞他的好夢，但為了先「救救女人」，我只好且把他放在腦後。你有一條絕對平坦而易行的路，你怎樣不走？只消你幾個字，一張呈文，去求那統治階級的援助，他們的夢不是立

刻粉碎在你的眼前？然而投鼠忌器，你顧戀着安奇——因為這會使安奇受現行法律所鎖鍊。你不忍，你不願，你又不肯伴裝裝癡，好姊姊，你不是永遠要被這淒涼的結所纏死麼？

我再懇切的求你吧？你須速速回頭！爲了同是羔羊，被宰割的弱小，你竟一步讓她吧！女性和女性之間，說不到什麼了不得的仇恨，若非這些虛榮和嫉妬，女性和女性該是何等親熱啊！你還須再遠想些，若果沒有這些朝三暮四的男子，女性果能自演獨白的悲劇？若果不是見異思遷，已是男子的慣性，女兒們豈敢憤然而進攻，自討沒趣？安奇是男子，他決不會自造謠言，使他們男子的陣線先行崩潰，所以他說的話決然無虛！並且這十年來我們聽到的，見到的，受到的，亦就有草樣多的事實可供鐵証！那末你悲涼什麼？你的憤慨亦是徒然自傷！你不能讓他們十年（？）看他們是否能長遠的做那「好夢」！何況他們，他們自知理屈，不敢來和你對壘！何況她，她更自覺赧顏地逃避你的視線，向後轉走？總然能够「神合」，亦已經不得不「貌離」？

棄去吧！不要這樣自爲矛盾，自爲沉溺，努力自救，讓一讓，養成堅強的勇力，救救她們！用理智，去使一切

人類覺醒！

看！狂暴的風雨已衝破濃雲之黑層，馬上會掃擲到我們的頭上來！聽！幽囚裡的奴隸已在悲呼，求生的號角亦在哀鳴，我們還沒有死，我們怎能不站起來？還思睡？還思做夢？姊姊，有爲的女性！你說你要「以牙還牙」「以血還血」，那是很好，你還有毅力與勇氣，但你真個想把如許的巨力來對付一個淺薄的女人而已！你不曾覺出你是個時代的女性，你不曾記起你當年所抱的壯志與偉懷？你應有更重要的使命？要鬥爭最低的限制亦須把那數千年來籠罩着女性的鎖鍊來做對象！你果然無力跳出那「愛情」的重圍？你果然願永遠做着哥兒小姐的副角，長此合演那謎結着謎的悲劇？

醒來吧，寒星！

我這樣的呼喚你，

我這樣的呼喚我自己，

我亦這樣的呼喚一切的女性！

最後我再嚴肅的喚一聲：

醒來吧！女性們!!!

你好。

旅雁一九三六，五，十七夜。

彷徨

侯汝華

——謹以此篇答報某一個人的緘默

誰能說出我的需要呢？

我竟不能說出我所需要的。

黎明的時候，我時常起來站在窗前。我的窗前，是一片草地，過去便是一條小河。從草地上，我可以看見許多幸福的牲口，在馥郁的晨光中，讓清新的空氣吹進牠的開窗的靈魂；從小河上，我可以看見許多從故鄉來的船，或歸故鄉去的船，牠們的帆布雖然飽受了風雨的欺凌，但在晴朗的長空下，也有恬靜的日子的。我因為久別了幸福，久別了故鄉，自然這些也不免對於我的眼睛有一些的炫耀和訥嘲，却是不見得怎麼會使我傷情的。

我是站在窗前送走了我的黎明的，自然，我也不是爲

着愛好黎明，希望黎明能給予我一種靈魂的沐浴。老實說吧，我是有所期待的，我期待着太陽！

可是，當我看見太陽從東山乘輦而來的時候，我並不覺得驚奇，因為這太陽仍然是習見的東西，並不是我想像中，期待中的神品。於是，我又開始焦燥了。

誰能說出我的需要呢？

我竟不能說出我所需要的。

正當是太陽燃燒着牠習俗的餘烈的時候，一朵雲，黑色的和灰色的雲，漸大的漸大的，一直擴展到蒙蔽了無垠的長空；長空之外的雲仍在擴展吧？

於是，我不由得高聲嚷起來——
偉大的清涼來到了！

我坐下在椅子上，我歡悅地在等候着偉大的清涼的到來。然而，我又是可憐的失望了，所謂偉大的清涼，只是綿綿的雨，陰沈晦暗的雨！

雨啊，你是天體毀滅的象徵麼？

固然，我是沒有什麼儀器來實驗，或者什麼方法來蓋測，而當一滴滴的雨水譁動在我的窗外的時候，我的心却在霉腐了。

雨啊，你是我的心底屍水麼？

我淒然的問。

我知道宇宙也是愁慘欲絕了，因為青的山，綠的水，濃鬱的森林，和絢燦的川流，都是啞默在迷茫的一片灰色裡。

誰能說出我的需要呢？

我竟不能說出我所需要的。

是造物主的玩意吧，牠是不願意天體的毀滅，和一顆心的消亡的。

雨停了，晴朗的日子。——已是下午四時。

東方的天末，懸着虹的掛幅；西方的天末，懸着愀紅的彩色繪。灰色的天體的中央，也開了一個大窗子，從這窗口可以望見窗外的九月的明空——可愛的好像麗芒湖的湖水。

我是看過不可勝數的展覽會的，但從來沒有看過這樣的傑構。

我的心從屍水中復活了！

我發狂地，我知道世界是還有這一天的。

於是，我又站在窗前，我完全炫惑於夢幻裡。

可是，夢幻是欺人最甚的東西，牠像一朵花，剛剛開盡牠的蓓蕾時，便爾謝了；牠像一朵雲，正是閒散恬逸的時候，被風吹去了。而在一刹那的炫惑，以後，我完全陷入於虛偽和毒害的殼中，一顆心又要忙於掙扎了。

我抱着空虛，

我是祈禱着安息的。

誰能說出我的需要呢？

我竟不能說出我所需要的。

寧靜的夜來了。

蝙蝠的翅膀斂了下來，細小的眼光在凝視着宇宙，牠

是在觀察一切偽造的總爆發吧！

一盞菜油燈亮在我的桌上，借着這式微的燈光，使我重復碰見了許多昔日的殘夢了。

這些夢，都是我的債主，牠們伸出可怕的黑手——怎麼？這已不是以前的小掌了，——來向我提取。我一面是感到舊友重逢的歡娛，而另一面却是在極度的恐怖和悲抑中。

最後，我想逃遁，然而，夢的眼光足厲害的，而且所有的門都給牠們把守着。

我只有雙膝跪了下來：

「朋友，饒了我吧！」

現在，我的生命史上的記載，是不能不算冗長了吧。在這兒，我祈求光明，但光明是假的；我祈求清涼，却得到霉爛；我祈求炫惑，結果是被騙和被害；我祈求寧靜，也是一段煩擾。

現在，希望從此夭折了！

誰能說出我的需要呢？

我竟不能說出我所需要的。

——一九三六，六，五下午，於汕。

橋

方之中

有一座長長的木板搭起來的橋，把市鎮鄉村連絡着，它是重要的，彷彿人體上的骨絡那樣。有着他，一座橋，兩端的人們於是開始繁密的來往了，想着從前沒有橋的時候，雖然有舟子可以代替橋，運載兩端的人們，總是花去了太多的時間和人力。

爲着這一邊那一邊都覺得需要，于是由兩邊尖兒人物唱頭，向有錢人捐款，向店家攤派……結果的數目有多少，是一個謎，但總是一個大數目的吧？

于是橋造成了，可是是那樣潦草！

打幾隻木椿進河底里，在木椿上架幾根橫木，又鋪上三大塊木板，叫鐵丁子釘牢着，一條橋完成了，兩個月的工程還不夠，而橋上兩旁的欄杆呢？是用薄弱的竹竿子圍起來，人打橋上走過，還沒把胳膊攔着，那欄杆搖搖振動了。

然而總算有那樣一條橋，讓人們做走道兒，一種新的快樂的感覺也會浮上人的腦子。

像不着地的懸在半空似的够危險啊！

跟着人從腦子上浮上這樣的念頭，因爲從上面走過，木板便噼噼作響，似乎會一下子掉落去的樣子，而從橋下坐在舟子上往上望，瞧着那木椿接着木椿的中間，因爲當河水漲了的時候，被水力沖擊着，一次又一次，那唧接着的地位便漸漸移開，如同放上去似的。人從橋上走、動着動着，會坍下來的幾乎使人隨時隨地發生一種可怕的預感。而每天在橋上經過的人，是熙熙攘攘，數也數不清。終有一天出亂子的，從橋下來往的船上人會往往替橋上的人担心着。

春天的雨水特別多，常常一連子淋幾天不停，于是河水漲了，水緩緩朝上湧，水平面差不多跟橋岸相齊，伸手

可以浸進水里去，木樁是掩沒在水中看不見了，于是那橋，更彷彿浮在水面上。

而春天，在橋的這端是城市，那端是村莊的區域，照例子，每逢春天，是舉行賽龍舟的盛大的季節，因為有了那橋，人站在橋上瞧多趣味，于是地點從別地方改在這里，橋的那面了。

那天下午，從村莊的，從城市的兩面來到橋上赴會的人不知有多少，橋的兩端欄杆自頭至尾是擠滿了人了，龍舟在滔滔的水波上飛奔着，一隻對一隻，擂着鼓，打着銅鑼，互相競爭，橋上無數的人們看到高興的時候都鼓着掌，放開嗓子叫，仗助勁兒，有人給推在後面，瞧不大清楚，便用力往前軋，而前面的人又往後軋，大家都忘記自己是踩在浮在水面上似的橋，軋呀軋的結果，由開頭被軋斷的欄杆起，其餘的欄杆都連帶地倒下去，于是人也一個個滾到水底，而橋下的潮流既湍急，且深不可探底，滾進去的即刻給捲進怒吼的大漩渦里去，沉了！沒了。

沒有滾下去的，看見自己同來的人叫水浪吞了去，于是一片偉大的叫喊聲充滿空間。

亦成爲賽龍舟偉大的祭禮。

那一回的事是距離橋落成後的三個月，這罪過到底讓給誰呢？也許只有讓無知的橋，和人們無知的詛咒。

繼着，雨還滂沱的傾瀉下來，十天或者半月綿綿無休止，河水是一步一步高上來，連全座橋給浸在濃濁的黃色的水中了，最後城市的城門也落着水關，舟子駛到江邊，縛了根粗繩子在岸上的大樹幹，籠緊起來，于是兩端的人們暫時只好斷絕關係，叫一片茫茫的大水分開着，等過一些日子，雨停，河水逐漸退落，可是橋幾乎全部被毀了。而一座橋是不能少的，自然得重新造作，但這回爲了前次賽龍舟悲劇的教訓，大家要求永久安全一點，最好是用士敏土合鐵筋來鑄造，可是須有一筆很不小的工程費，大規模的募捐與攤派又開始了。

數個月過去後，聽說收穫是滿意的，兩端的人是異樣歡躍高興着，一邊兒造新橋也開工動土了，又不久新橋是成功了，却跟老底子的橋還是一模一樣，潦草的；不同的是稍爲寬敞些。

人們是失望了：有着要造士敏土鐵筋的橋的錢，爲什麼又是一座拚七搭八的木橋呢？

造橋的錢爲大家所集湊，以往沒有橋雖是往還很跋涉，可是亦無爲着修葺橋造橋的意外的負擔，而現在，橋有了，同時多了一種想不到近于強制的攤派，重于一座安全的橋，倒是直直不會產生出來，看到那座橋，人是會不禁忿然和詫異。

水

清明節渡過後，是雨季的時候，莊稼人差不多將開始播早種的農忙了。雨，不多也不少的落着，引到田區里去，可以省却厚水的一番工夫。人不知在怎樣喜悅，感謝老天，對於落下來的雨，就會感到彷彿落金子一樣滿足着，各自慶幸着。

『今年的收成會好一點吧？』人都有這樣一顆低微的希望的心了。

清明節是過去了，雨是落着，一天又一天，不曉得多少日子，老降個不停，該放晴了吧；人看到田裏需要的水已够足，不再出太陽，再落着就要成災了。可是天並不聽取人的祈求，發狠似的，成心作梗似的，一陣陣嘩啦啦傾瀉下來，幾乎不是落，而是在倒着了。天像破了大洞，不知幾時方肯停……怎樣啦，人是不能不開始憂愁着了。

雨落了一些日子，起先水是讓乾燥的地層吸進去，往後地層已經浸飽，只有吐出來，不會再收了去，于是水洩到地面上，而水溝的水原有村前的大溪可以流入去，可是現在也湧到地面上。每一個窟窿都積滿水，每一隻地孔都出水，到處是水，水，無邊的水，奔流着的水。

大街叫水浸成泥坑一樣。

往田野的去處瞧，也還是一大片茫茫的水，越過阡陌，像面深沉的海，躺在陰沉慘淡的天幕下。

而更大的恐懼和擔憂，接着緊抓着許多人的心——由一幅長長的高高的土堤分開着的，這一邊是棲息着無數的郵務，無數的生命；另一邊就是大溪，大溪的水隨着繼續不停的雨，繼續往上漲；隨着四方匯合來的溝渠的水急驟地昇，昇。

水把溪邊的石扶梯的石級一級一級吞沒，看見石級被昇上來的水淹了去的速度，人們的心跟着加速着跳動着，綳緊起來。

因為堤的構造很不牢固，雖然是那麼龐大的體積，除了裏外兩邊蓋着一重薄薄的泥灰，內底全是用泥土堆成。並且路上，長了不少高壽的大榕樹，樹根一根根穿進地底去，有樹的地方便越發發鬆，頂容易闖亂子了。

堤是像維繫着這無數郵莊中的人的繩子，這繩一斷，無數的生命也同時完結。

現在人都閒着沒活做，每天大家便都走向堤上看望水到底退了，還是再漲。自早至晚，堤上隨處站滿了人，亦隨處可以聽到這樣的話：

——不得了，快爬上岸頂來了，怎好呢？

人的臉色全是愁苦陰鬱，不見一絲笑，望着展開在眼底一面盈盈的洶湧着的江水。江水是赤褐色的，混合着濃濁的泥沙，浩蕩地流着，捲起來一個個的漩渦，沉了，向前滾去，水面上有時漂浮着在上流的人家所刮毀下來的各種木器，傢伙，甚至于整個的木屋子，那些東西告訴人水的偉大，水的魄力，人看着東西紛紛流過去，一壁是太息着，一壁更覺得水有驚人的殘酷，使人戰慄的破壞的力量會毀滅人所有的一切連生命。

那赤褐色的，混着濃濁泥沙的水，給人以最大的威脅和恐嚇……有幾多村落，幾多房屋，幾多生命，祇要它一發怒，大步子蹂躪過去便立刻當作點心似的吞嚥下去了。

而天正像人的心境一般愁苦陰鬱。太陽如同以永死了，再不會放出光芒，簇簇的黑雲朵遮蔽了整個的空間，彷彿就要崩下來，又彷彿預告着人間將有一幕絕大的悲劇出現。

伏在陰霾籠罩的淒慘的天體下的江水，怒吼着，澎湃着，愈加令人害怕了。

——不好了，只差上半尺水就爬過堤了，不好了。不幾天後，誰都謊張地喊出這樣一句話，而誰聽到這句話心房即突突地狂跳了一陣，如像快打喉腔跳出。

于是莊邨騷動起來，混亂起來。于是各邨莊的鄉長集合開會議，商議預防堤決的工作。

于是大鼓、銅鑼子一村一邨敲着，響着。一村一村叫過去：

——不好了，大家自動出來作事，不好了。

這樣地直響到堤上去，使勁地響着，人聽到銅子鑼鼓的聲音，心更跳得兇，也許夜裏還睜不落。

夜中：自堤的盡頭到開站，分成幾段落，派漢壯子巡守着，有人提紙燈籠，有人帶麻袋，沙包，來往巡視着，一直到天亮，換三次班。

日裡：祇教肩膊有氣力，沒個想偷懶，逃避，都帶了扁担子，出去挑沙土，舖在堤上，把防守綫增高。

到此時水的憤怒似非稍為平息，雖沒有即刻退落，却也不再往上漲，人的心才畧畧放鬆點。

憂懼，恐怕，騷動，混亂所充滿着的半個月的時間好容易挨過了，堤畢竟沒殺野，也沒開了嘴，但那半個月是比一輩子還悠遠，艱難。

而無法計算的損失，再度荒蕪的村莊，人的日子越難支持，這些，依然是它；水，所賜與。

夜來香

林希雋

晚上才綻開着的百合似的，當霓紅燈放射出迷茫的光彩時候，當紫色的黃昏籠罩着大地的時候，這都會的夜街頭便塞滿了繁密的笑語，嬌嫩的聲音，和一幅幅纖細的身影，描在明亮的柏油路上，搖曳在旅店酒家的溢着琥珀色藍色的門前，一行列一行列的有機個體，展覽在行人的眼上、心坎上。

她們有着蒼黃的臉色，焦急的臉色，以及藏過憂愁硬砌上去的，性慾誘惑邪狎的臉色。

夜遊者却有睥睨的眼色，貪婪的眼色，和臆奇的眼色。

而她們更有着鉛灰樣沉重的鬱情，比荒谷更空寂的靈魂。可是嘴角上邊老咧着一截淒然的，怨苦的媚笑，送迎着一些匆忙的來往者，人們漠然地走了來，又漠然地從她面前走過，彷彿沒那麼一個人的存在。而她還是一直靜靜

地凝望着、眸子不時地在旅店的門，酒家的門掃巡。

夜漸漸闌珊下去了。

十二月風呼嘯着。

人的鼻子都給凍紅，紳士貴婦們連脖頸也縮進皮氈外罩的高領之邊去，而她也穿着薄玻璃紙似的輕颺的衣飾，站在北風的襲擊中，她不怕冷，不，她是有燃燒着熱望之火的一顆心啊！

從一襲色彩鮮麗的縹緲服裝所反映着的風韻。她因此稍能夠逗引人們作短促的一眨眼，當足步聲攢進耳鼓來的那刻，一個吹着口哨的摩登男子跨出來，無意地瞥了瞥她。於是她伸長了頸，沒點兒遲疑用了濶步笑颼颼地飛了過去。一把拖住那男人的胳膊，肩挨肩膀着走，發出低韻的調子，說着第三人聽不見的話。這時猛烈的打背後趕來一個有棕色的髮髮，大眼珠，一張混合種的臉，高個兒女的人

，跳出一支嘹亮的嗓子：

——差利，差利，爲什麼走向那邊去了？

那男子扔過腦袋，幾分微醉的笑了笑，兩人的臂腕即刻纏在一起，朝相反的大街走去。

被摔開的，迷惘了，一下子的她，馬上一座無情感的白臘雕像似的楞立着，失神地望着漸漸模糊的前面那兩個差不多溶合了的背影，另後：

『異味的，異味的，要西洋種的口胃，要西洋種的口胃啊！』

那麼暗暗咒怨着，太息了一陣。便收拾起散失的情感，還是一顆越加寂寞的，鉛灰樣沉重的鬱情所浸透了的心，腿子彷彿抽去氣的車輪般緩慢地踱回來，輪着沒勁的眼睛。在旅店的門前，酒家的門前，呆呆地站着，或來回徘徊。與一群蒼黃的，飢饉的，焦急的臉孔一同地。

然而她是有惹人留意的異樣的風情的。

於是在別個時候，在一盞露天的，水綠色明亮的大電炬下，在立體的高層建築巨型的牆陰下，她又興奮地，優柔地，把身上緊偎在另一個人的臂腕上，眼里注滿強烈的慾念。

——可憐一隻不幸的灰色的夜鶯啊！

流瀉在岑靜的夜空中夜鶯婉轉般的音子。

面着一朶枯黃的却又魅人的將凋未凋的夜百合，那個人不禁用左手托起她的下腮巴，嘻嘻地笑着，輕狂地把嘴唇貼在她鼻尖上印了一下，隨即邁着大步子，向旁邊被高建築物約束爲一條深巷的街沖去，颯颯然像一陣風。她叫了上來，趕上去，那人是頭也不回的沒了。她差點沒哭出來，腿肢軟癱到幾乎支持不住自己的身子。用食指塞進嘴里輕輕地咬着：想——：

『和這個人一樣，許多人同樣地，在那許多人冬季流行裝白色的灰色的外套硬領上，灰色的白色的衣襟上，不都印過自己顏頰上的胭脂，但颯颯然去了像一陣風。』

在燈光上，她凝視着自家孤單的影子，無依無靠地，好似一張零落的木叶。深沉的哀愁鎖住了她的眉梢。她顫抖着，身體微微搖動，像要倒了下去。

午夜露霰已給水綠色的電炬蒙上一層乳色的水蒸氣。灑濕了他的外衣，人是愈少，風是愈刮的使勁，而街是愈冷清了。她才馱着一胸膛的空虛，感歎去來時淒然的笑，歿去了希冀，也歿去思想……只拖着一幅伶仃的身影，同來的時候那樣，可是現在沒有了，一切，幽魂似的，彳亍在開闢的落漠的回家道上……

夜

海若

夕陽，斜掛在天邊，椰樹拖着瘦長的疎影，那遙遠的天壁，好像着了火似的，映射出烘烘的紅光，幾平溶解欲滴。

那是黃昏的時分，一輛汽車，從P城的一角偷偷地出現了。這，不是往常傍晚的兜風，是逃亡呀！那法蘭西帝國主義的惡魔們，和他們所御用的獵狗們——猙獰兇惡的巡捕——處處都有。我爲要閃避他們的眼睛，已改換了一個模樣，——和往常完全不同的裝束。惶惶岌岌的坐在這車裡，想逃出這天羅地網密佈着的P城。然而，必經的途徑，仍是那寬濶的馬路，和洋鬼們麤集着的政治機關的場所！我的眼睛不敢斜視，屏着氣息，連呼吸的聲音自己亦聽不出來，然汽車一閃，却一溜煙過去了。

太陽從山後溜走了，沒有留下踪影。夜幕低低地垂着，前路蒼茫的景色，使我感到無邊的空虛，好像一些主宰

都沒有，不知要向那里去呢？

風，捲着地上的沙土，迎面吹來，聞着辣味，而且感到臉上有些凝滯。車，向前沒命的爬着，爬得很快。一會兒，望見前面發散着光輝。——有房屋，亦有人影，漸近漸現，便看清了出現一個打着綁腿和穿着制服的傢伙！『啊！糟糕！這傢伙會來盤駁的！……』我心裡這樣想着，便一上一下跳得很利害，週身的血液，加緊的循環着。等到車快近前時，我準備他要阻擋去路，要盤駁檢查。可是，『呼……』的一聲，終於向他的面前馳過了。大概他是覺得沒有什麼不平常吧。我捏了一把冷汗，像閃過了一隻從黑暗中伸張出來的惡魔的巨爪。

夜，是黑魃魃的，四圍都沉寂，如墜入了死城一樣的可怖！只有車頭的二道燈光放射着，才能夠辨認出前路。冷風像一把利刃，刺透着一顆空虛的心。在這陰森恐怖的

夜裡，不禁起了陣陣的顫慄。然而離開城市却已很遠了，「那些帝國主義的獵狗們，不會跟踪追上來吧」，我想在這深夜的曠野中。於是，那一顆脆弱空虛的心，便放鬆了下來。

車，爬上了山坡，穿過了森林，都是沒命的向前鑽。守着沉默，不敢聲張，車夫只注視着當前的去路。忽然，

「嗚！……」的一聲，

這好像是晴空的霹靂！嚇得我和車夫都惶惶失色，驚愕了一會。——前輪的輪胎破了。

「啊！……精透！這怎麼辦？」

我驚惶失措的問。

「不要緊，不要緊，還有個新的可調換。」

畢竟他們有經驗，有準備。於是從容的跳下車去，取出了修理的機件，另換新輪。我坐在路旁獨自凝想着：「這裡是荒郊，是虎豹所出沒的地方，這會兒，牠們倘若來光顧呢！……而且，這裡的土人年來因為窮得兇，常時截車打劫，尤其是缺乏了理性的他們，要打劫，必先殺了人！……」本來不敢胡想，而終於想到了這類事情，不覺打了幾個寒噤。

車，仍是向前沒命的跑着，像老鼠發見了貓兒那麼瘋狂的逃。這裡，沒有森林，沒有山坡，是平原的坦途了。

「阿新，到B埠還多遠呢？」

我把鬆懈下來的心，好像喘了一口氣似的問那車夫。

「不遠了，不上一百里路吧，今夜一點多鐘的時分總會到的。」

他表示路程很熟，有把握的肯定說。

「那麼，你到B埠後，打算怎樣呢？」

他又表示着同情，很關心的樣子，想知道我的行踪。

「啊！……到那時再打算吧！」

我籠統的回答他。其實這回也沒有成見，就是有了成見，亦不能老實對他說。

「其實……你暫避一避，過了些時，事情平息，再回來吧。」

他帶着勸慰的口吻，有點惋惜着不能再回去的微意。

「哦！……我常看……事情怎麼樣。……」

我還是給他一個沒有邊欄的回答。

我們一邊說，車一邊跑，在前面，那遙遠的天壁，放出烘烘的紅光。

「那是B埠吧？」

我充滿了希望的問那車夫。

「不錯！那就是B埠。」

車夫看看快要到了目的地，精神抖擻着說。

椰樹，檳榔，高高的，又綿密，又陰森。在市郊的路旁，還有着一定距離的路燈。燈光給周圍的深藍與濃黑的夜幕籠罩着，發散着迷濛的粉黃的光輝。車，跨過了一座士敏土的長橋，有寬濶的馬路，有嶄新的建築，充分地表現着時代都市的典型，——這B埠。可是，馬路上却沒有行人，連一個影子搖幌着都沒有！夜，怕很深了吧！沉寂的，好像湖上的死水那麼的幽靜。——洋樓，商店，它們都睡着了。

我停下車來，辭別了車夫，蹣跚躑躅上了街頭，昏黃慘澹的燈光，照着這離人的瘦影，迷離惘恍，我惶惑了！拐了一個彎，轉入一道街，這是我往日來過的，我的朋友F君的家。然而門牌却已忘記了！而且這陰沉的街道，亦辨認不清。究竟是那一間呢？——沒有誰可質問，又怕會有警察出現，對我這樣行踪要起了懷疑；於是，摸索着，一間挨過了又一間。終於給我發現了過去印象很深的標記；那就是門眉上掛着一塊畫着八卦的木牌，和簷前底下懸掛一個古舊的香爐。這是和F同住的人家那位老婦人所供設的。這便是他的家了。我上前扣他的門，等了好久，才聽見裡面有些聲响。大概門內的主人已給我吵醒了。這是住在樓下的人家，不是我的朋友。她在發出極不耐煩的聲音而帶有點討厭的問着：

「是誰？……這樣夜深在敲人家的門！」

「我是F先生的朋友，剛從遠道來，要找他，請你同他說！」

我很懇切的對門內的主人說。

「那麼……你等一等吧。」

她大概是上樓去了，沒有多久，聽見有沉重的腳步聲從樓梯下來。接着又是問了一聲：

「你是誰？」

這是F君的聲音了。

「我是C，F，請你開門吧。」

他把門開了。可是他却突出了一雙驚訝的眼光，好像我不是他平日的「我」一樣，上下看了看。

「啊！誰？……原來是你！你怎麼？……這是想不到的！……請進來吧。」

他是夢樣的驚訝，我也夢樣的跟他進去了。這回，好像跋涉了長途，得把担子放下來休息一樣。然而，悽愴的情緒，却不能遏止的湧上了心頭。鼻，感到了一陣酸。

「怎麼啦？……發生了什麼事體呢！」

他仍是驚異的不耐煩地追問着。

「這……這是橫禍，連自己的夢想亦不會夢到，……今天會這樣逃亡呢！」

我搖搖頭嘆息的說。

「究竟是闖了什麼亂子啦！你說罷。」
他很不耐煩的追問着。

「這事件的起因，說來，那是幾月以前的事罷。——但記不清是那一天。那時P城的安南人皆在開着半公開式的追悼會，哀悼他們剛死去的革命領袖潘××……」我把原由詳細的述說着。

「啊！……這里好像也聽過有這樣的事。」
他沒等我說完，便插了這一句。

「那潘××奔走革命，據說有數十年，從前住過中國，追隨着孫總理……他實在是安南民族革命的領袖。我因為同情他，所以，就跟那些安南的朋友去參加他們的追悼會。後來遂被法政府叫到警察局去。問這問那的盤駁了許多。雖然沒什麼，但還被警告着：「你是中國人，不該參加他們——安南人——的行動……」可是盤駁後也就出來了。」

我繼續着說。

「這既然沒什麼，現在怎麼闖了這亂子呢？」
他仍沒明底蘊的問着。

「我亦以為不要緊的事，殊不知他們還時時在注意呢！最近因了一安南人在我的樓上租房住，他不知闖出什麼事，給法政府捉去了。因為他的事情的嚴重，就連繫到和他

同住的我，說我是他的同黨！——這是一個在機關裡的朋友秘密告訴我。才能夠跑掉的。」

我把事情的前前後後敘說得很明白。

「他媽的！我們僑居這里，並沒犯法，亦未拖欠過人頭稅，安分守己，還要無辜受罪嗎？……這真豈有此理！」

他表示很憤慨，為我抱着不平。

「唉！什麼叫做「理」！從來帝國主義對待我們中國人就不用不着講理的。他說你什麼就什麼，橫豎苛待了中國人，就和打死了狗一樣，不算一回事。所以，我這回非逃不可呀！」

我悲憤填胸，而又無可如何的說着。

「……」

他沉默了，我亦感到日來沒得休息的疲倦，低下了頭，有點想睡的樣子。

「那麼，更已深了，你也很累罷！暫且歇一歇，明天再想辦法罷。」

他指樓上鋪着的蓆子，教我在那上面睡覺。

「好的，你也該睡罷。」

我已躺下去了，想讓睡眠度過這殘夜。可是翻來覆去，眼睛總是合不攏來。——想起了我的妻，我那可憐的妻

。她剛生下了小孩，昨天才從醫院出來呢！她那瘦弱的身體，又碰了這不幸的事情，那淒涼，悲傷，痛苦，使我不敢再繼續想下去呀！然我已感到了眼角已有點涼濕了。而

且，我的大孩子她醒來時，常要喚我！——挨近她媽媽，還叫着爸爸。她們今夜都不知道怎樣了呢！我翻起身，走近窗邊，望着窗外仍是蒼茫的遙夜。

海上謠

侯汝華著

定價四角

這部詩集是作者在『單峯駝』以後的結集。在三年前，當『單峯駝』出版的時候，怎樣得許多批評家的喝采，讀者當還記得吧。而這一集却比『單峯駝』寫得更精警，更動人，比之時下所流行的一般詩集當有霄壤之別。即去年四月間上海『文藝畫報』里，李金髮也說是『中國現在的詩可以讀的只有作者，戴望舒和林庚』，今年二月間的『六藝』創刊號的一篇『一九三五年中國文壇之動向』里，更推作者及其他二人為中國有新詩以來的最寶貴的收穫，足見作者在現代詩壇的地位的重要。希望愛讀新詩的朋友，都能人手一冊！

上海時代圖書公司出版本市商務大東均有代售

水手

侯汝華

許多陰鬱的少年，
生活在海上。

許多美麗的憶戀，
埋藏在暗的水裏。

人家問：

「海的悲哀怎樣呢？」

皇子照着汪洋的波濤，
和海藻的屍體；
但海藻還生存的時候，
却沒有見過天空。

一枝修長的桅樑
是寂寞的標誌吧，
許多陰鬱的少年，
於是有海水的淚了。

被海水吹苦了的心，
只有大海知道的。

一九三六，三，十三，抄於汕頭。

指環

侯汝華

靜默的芳子，
人家都說她有美德，
不輕易跟人拌嘴唇。

每天，她匆忙地工作，匆忙地燒飯，
晚上，在燈下，在窻前，
又要玩弄她一個指環。

她不懂心兒跑得多遠，
也從來沒有一次的凝眸，
然而，對着指環，她往往說話。

人家都說她有美德，
不輕易跟人拌嘴唇，
怎會懂得指環的魔術！

紅棉

侯汝華

傲岸的紅棉

終於開了，

在靜默中。

無需看你的眼睛，

我知道，一株小草生長了，

因為你是女人。

而我却悚然呢——

烘人的東西

都是烘人的。

於是，

我拐着手杖走了。

短吟三絕

林英強

春的潮上

煙嵐綠呵

新波也是綠的呵

槽聲

清夢如水了

小傘

流呵

Parasol中

讀出了你是

傾城的

手頌

一握手

纖笱也難比

這的呢

玉的柄哪

漁家

黃昏

貓兒閉着眼

狗 吠着將墮的夕陽

粗黑的雙臂不住在船頭揮

用力把舵的婦人凸出了肚皮

筐邊 背上 孩子們都無邪地睡

魚在艙裡跳

螃蟹在籃裡呆

牠們的身上都閃着漁人的希望 也都凝着自己的悲哀

哈囉哈 哈囉哈

男人叫 婦人狠命搖

不提防 又把背上的小囡囡攪醒了

寵

其 敏

誰在我的夢裡

偷撒下一點香露？

黑色的鬱金香呀，

挑情而又撩愁地！

是那樣熟稔的香哪！

你的髮髻有過的，

你的衫袖有過的，

你的心窩裡有過的。

敢是你的纖手

伸進我的夢裡來？

你這妖嬌的小龍！

怎不也捏我一把？

銀帳印上你的指痕，

它比我還幸福多啦！

我便寬容了它，

可是我怎能不同它生妬？

夢的蹤跡

其 敏

關鎖不住那艷紅的夢，

讓它妖精的狡魄似地，

偷偷走出雲母石的窻櫺。

霧撒嬌地，

藏匿在都市的核心和邊沿。

夜的角落裡，

它迷失了路徑哪！

海上的漁燈不紅了，

天空的星兒再也不金。

祇有那藍色的愁情，

所說夢兒的去處，

才真不是撒謊。

幽探

其敏

一隻青蛙在暗泣，

一羣青蛙在暗泣，……

黑色的兩廓上，

也和白色的月廊上一樣；

寂寞喫了我一半的心。

在邇的遠人，
容許今夜有個差使，
來窺探如霧的藍燈？

當心那樓頭的人影啦！

差使回報給你的，

是不是一樣稜瘦——

同你烏圓的眼珠中的？

同你雪輕的胸懷中的？

詩二章

寒櫻

1. 月下琵琶

窗外是一片銀光的夜色，

黃月斜掛屋角的林梢，

風搖曳着古樹的影子，

靜寂裡：

聽來了誰家深院的琵琶？

絲絃上低囀着——

繽紛的哀怨之雨，

似水的音波，

流過薄紗窗幔上，

播散在大都會透明的夜間。

哀怨的音雨，

在夜空裡迴响着，

——似幽靈在花影後啜泣，

似夢在星野裡巡遊，

一絲的憂鬱，

輕微地噬着我的心。

已是夜靜的深更，

風簌簌地吹動樹葉，

柏油路上的影子似魔鬼般搖幌着，

在這如夢的夜幽裡，

聽來了誰家深院的琵琶？

2. 夢埃及

在高聳入雲的金字塔旁，

在Sphinx女神的像下，

每當皓月從棕櫚叢中，

篩下破碎的影子時，

我的魂常在那兒，

傾聽着尼羅河中的流水，

在夜風裡低淺地夢囈。

是悄然不寐的夜晚，

疏星在青空裡眯着迷眼，

月影緊緊靠着墓門邊，

夜鳥掩蔽白楊之林裡，

喃喃地與野鬼合唱着輓曲，

似從遙夜的軟風中，

低低地輕喚着旅人的名字。

在陰森黝黑的墓林裏，

有幾個女的木乃伊——

在美麗的月影下踟躕着，

她們鄙視着似水的年華，

懷着海樣的戀情。

站在墳塋頂，伴着風，

高歌着古老的愛情的古調。

編後話

霞

『海濱文藝』的發刊，遠在四年以前；在這四年之中，我們把所有的力量，時間，都用在別些方面去，——雖然我們還不曾把它——文藝完全忘掉，可是一擱就是四年！

是去年的冬天吧！我們在品茗談天之餘，又提起了『海濱文藝』復刊的話，熱情隨就佔着每一個人的心底，誰都被鼓動了，提醒了，於是，熱烈地開始了集稿的工作。經過了好幾個月的努力，得着東京，上海等處朋友們底幫忙，督促，這纔把本刊編好付印，而今算是僥倖地出版了。

我們回顧到四年前出版的本刊創刊號，真不覺毛骨悚然！就是隔了四年後的本刊，看來雖尙有點兒的新鮮，也還依然是不大滿意；我們還要不斷的努力呀。

承諸友好底惠稿，使本刊增加不少的光榮，我們就趁此機會向他們說聲『感謝』！今後的本刊，只要客觀條件容許我們繼續刊行的話，我們當不辭勞瘁地來把它培養，灌溉，使它蒼翠起來，美麗起來！也許今後的本刊會從此時時與讀者見面呢。

海濱文藝第二二期

版權所有

不准轉載

中華民國廿五年七月一日出版

編輯者

汕頭海濱師範學校出版委員會

發行者

汕頭海濱師範學校消費合作社

承印者

汕頭市至平路藝文印務局

代售者

汕頭 廣州 上海 各大書局

定價

大洋 貳 角

海濱師範改辦中學啟事

頃奉

廣東教育廳訓令第二六四號略開查該市私立海濱師範學校於廿三年六月經本廳核明准予該校立案有案本廳現正釐正各中等學校系統以便改進該校應自廿五年度起辦中學或職業學校其原有各級師範准予辦至畢業爲止等因奉此遵於二十五年度起辦中學並招高中普通科一年級新生一班初中一年級新生一班原有各級師範仍繼續辦至畢業止此啟

二十五年六月廿四日

